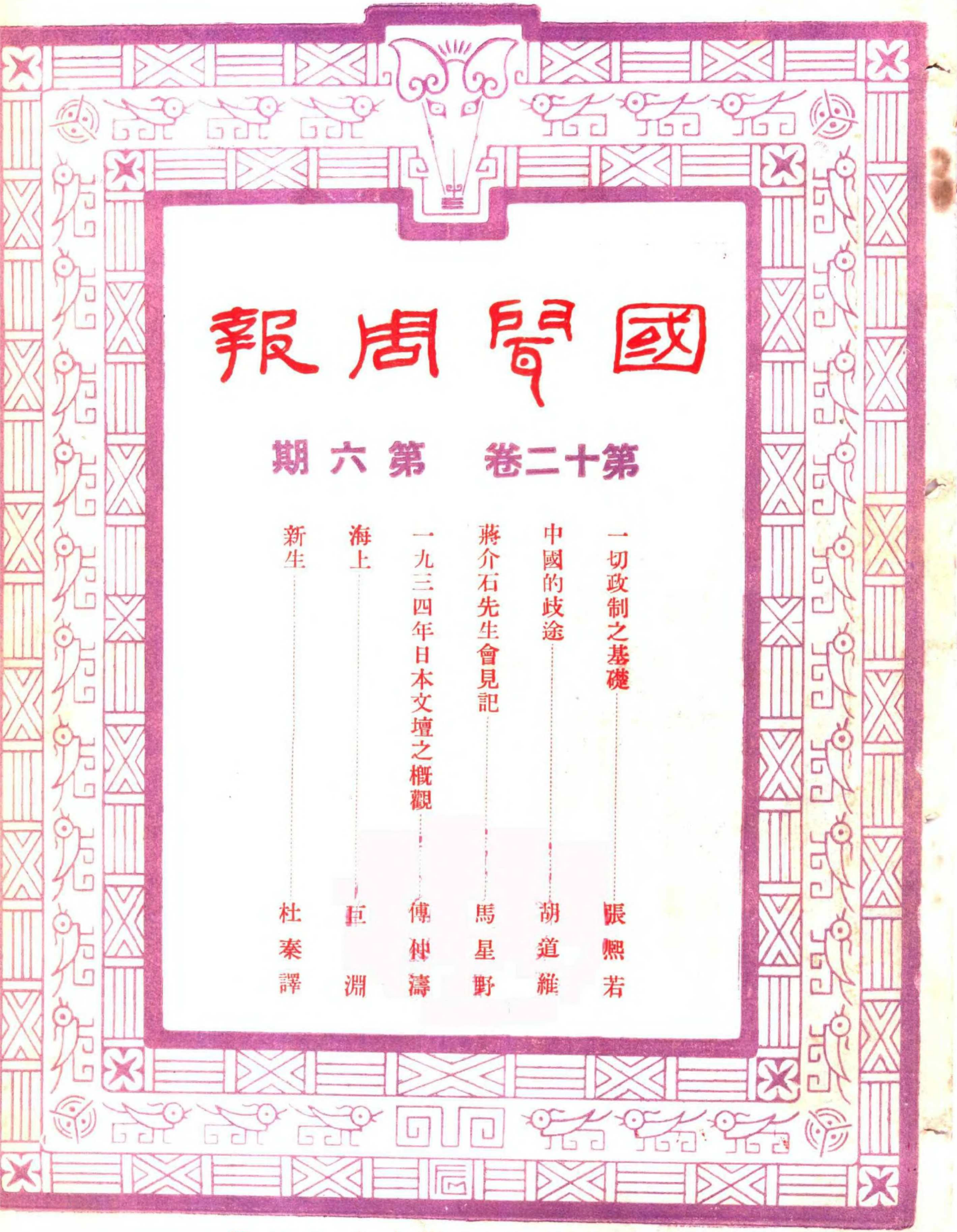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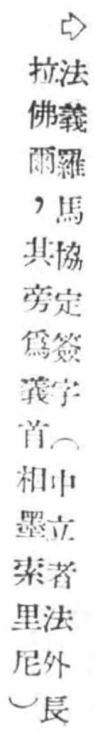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第六期

民國廿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一月二十五日義大使羅亞谷諸遞國書時與林主席汪院長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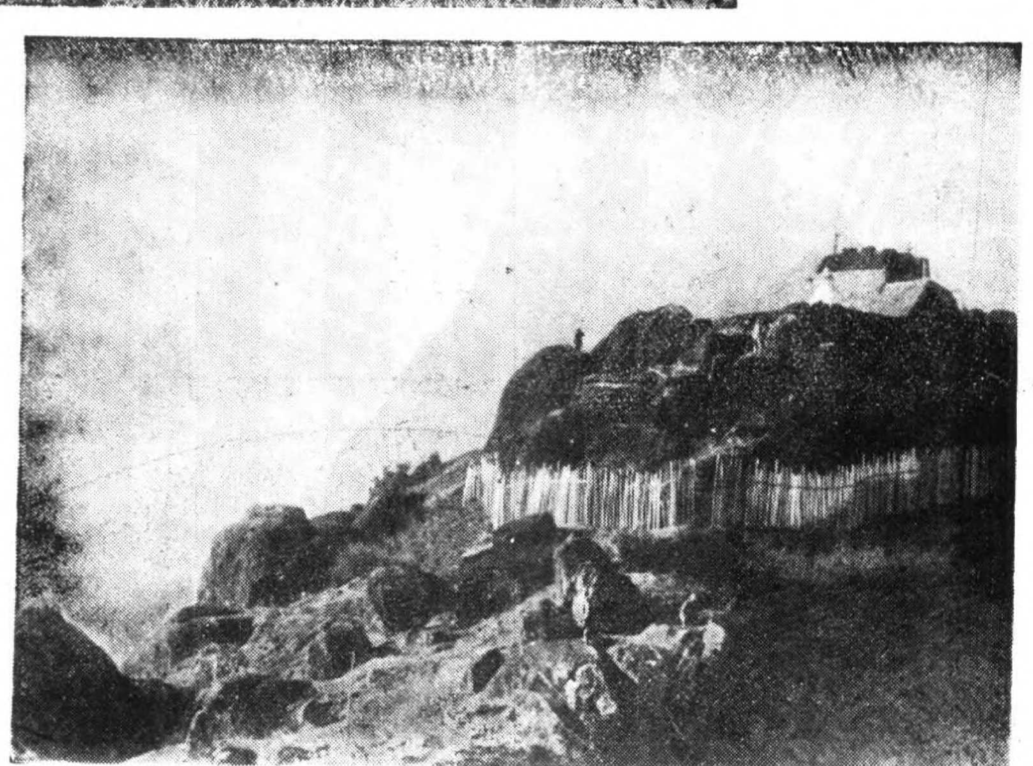


⇨法義羅馬協定簽字（中立者法外長拉佛爾，其旁爲義首相墨索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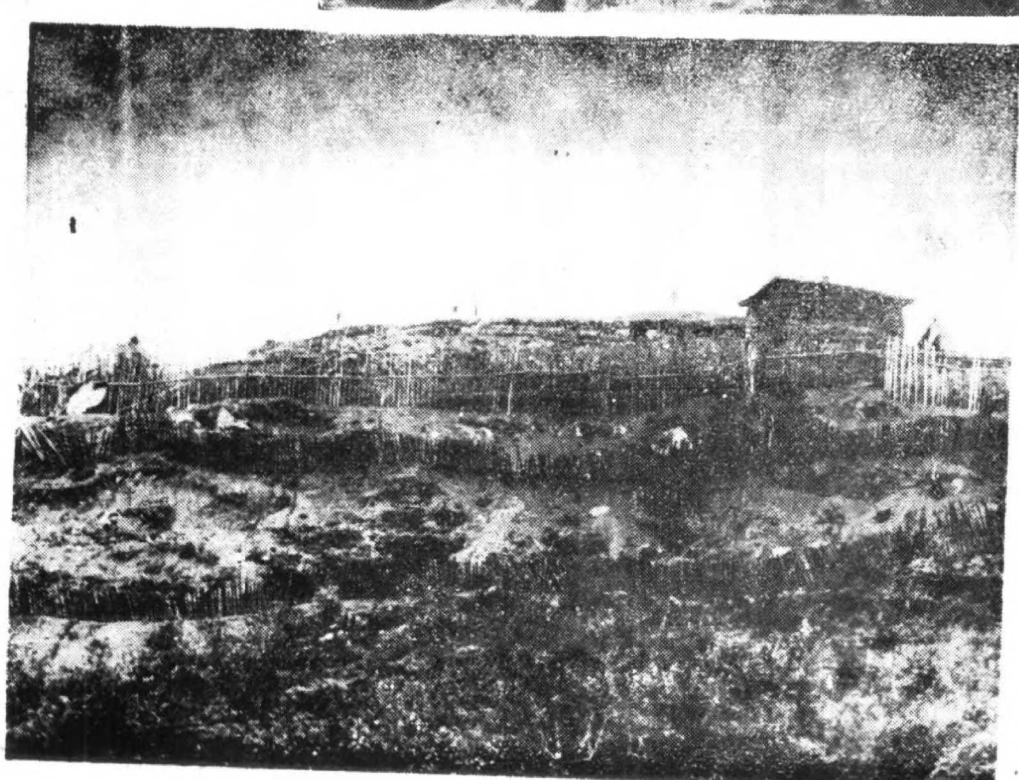
最近收復贛東匪區



⇧茗洋關　絕壑懸巖，古稱天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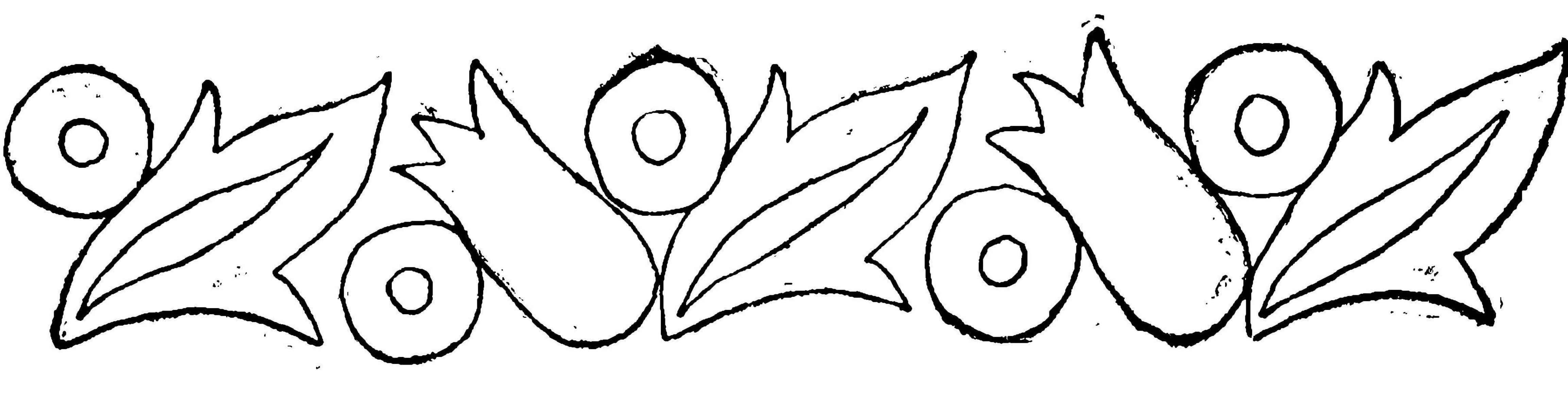


⇧雞冠山之匪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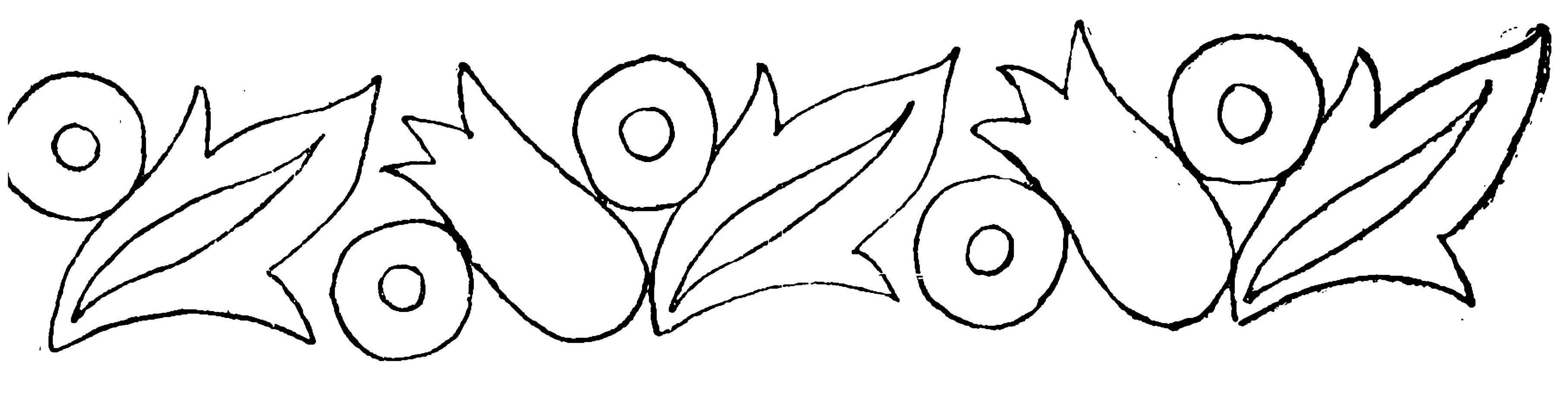
⇦風景絕佳之水晶洞匪碉

（現代社攝）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六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三周簡評

對日問題

本報休刊期間，中日外交上有一種新形勢的醞釀。醞釀的結果，現在尚不明，但關係頗爲重要。

中國政府的態度，似乎決計拋棄過去之消極的被動的立場，想在可能範圍內與日本找機會談一下。最足以說明中國近來這個新趨勢的，是南京外交評論所載徐道鄰氏「敵乎友乎」之一文。此文在大公報也轉載過。

日本呢？一方有關東軍幕僚與駐華各少壯武官之燥急的活動，一方有廣田積極外交之提倡，表明日本對華，是必然要有較廣泛的外交行動。他的政策本質，雖然包括在去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趣旨之內，但步驟的緩急，程度的峻緩，還看不透。中國政府好像是想迎上前去，作一研究。

近來表現於外交的波動，是日使有吉與武官鈴木曾到南京，見過汪蔣兩領袖。此次談話，還未涉及具體的重大問題，可以說是只開談話之端。

日本政策，此後將如何具體表現，現在尚不能全知。至於中國方面之方針，易於知道。就是想竭力表明中國眞意願中日和平，但必須要解決東北問題，同時日本若提出與中國主權有礙之任何交涉，一定否認。

日本近日好像要從經濟方面，表現新政策之一部，但其輪廓與內容，還不明瞭。中國看法，凡條約範圍以內之事，原則上本可以談，同時凡帶壟斷性質或政治色彩濃厚的提議，當然不會贊同的。

近日歐洲大局日趨安定，而中國本身，則勦共勝利，內政上已無危機。這與對日外交，都間接的多少有利。政府當局，愼重應付罷！（一記者）

察東事件的結果

察東事件已於本月二日大灘會議告一段落。大灘會議非常簡單，並無文字的協定。結果是：中國軍隊不開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之線及以東之地域，中國警察亦不派駐，前此所繳收熱河民團的子彈如數送還，日軍也撤退不來。但是中國既不能派警維持秩序，大概僞國是要派警的。

塘沽協定的非武裝地帶，原不牽涉察省，經此一度事件，不啻將這個非武裝地帶，由延慶向東北延長以至察東。總之日本的目的是達到了。至於占據多倫的問題，則至今完全未提。（草人）

剿匪勝利與川黔政局

竄擾川南之朱毛殘匪，近被川軍奮勇防堵，與中央軍及黔軍努力追剿，主力分散，竄入滇北。同時，川北徐匪，欲聲援朱毛，而被川軍圍困，未能越過嘉陵江。此役關係重要，倘參謀團不入川指揮，中央軍在黔北不督同黔軍尾追，則朱毛當如入無人之境，將不知成何局勢了！圍勦經年之徐向前一股，此次竟放棄川北，可見川軍這次是眞努力了，從前大家都說川軍力量薄弱，這次居然奏功。

此次剿匪奏功，其影響使川黔多年的防區制打消，多年不能解決的川事，經過此役，也可有解決的端緒了。今後清理善後問題正多，我們希望中央趁此機會，切實督促劉湘努力整理川政。我們更希望川中各將領，從此革面洗心，自己省察多年來的行爲，不要因爲朱毛徐等已退，又鬧起家務來。

說到貴州，這次受朱毛的蹂躪，從黔東而黔北而黔西，差不多全省都受其禍，朱毛未到的地方，担負籌餉納捐，也不亞於身受戰禍。論理，貴州地勢多山，易於防守，何以朱毛竟能蹂躪全省，就因爲黔軍不力，以爲朱毛看不起貴州，不過假途滅虢之意而已。而黔省當局但求送客出境，還要一方聯桂以自立，一方又要靠川以圖存，以便在所謂「西南」勢力線中左右一切。此次中央軍入黔追勦，藉此打破多年來的割據局面，多年來中央權力不達的地方，現在也到了，我們希望中央對於川黔兩省的軍事政治，要藉此澈底振刷一下。　（稚言）

新疆近況

過去數月中，對新疆頗有謠言，因中央新疆間電報交通稀少，所以眞相不明。最近幸有盛世才李溶上月十五日的通電，申述擁護中央之誠，以及外交關係之眞相，汪蔣於二十四日復電慰之。新省建設廳長高惜冰氏最近東來，向中央請示方針，並補辦聘請外籍顧問等外交事件的手續，同時蘇聯主席莫洛托夫亦演說對新疆無領土野心。新疆情形因此大明，一般疑慮爲之消釋。目前問題的重心，祇在如何救濟新疆經濟之一點了。　（萃八）

英法妥協的意義

一月七日法義協定成立後，法總理佛蘭丁和外長拉佛爾又訪倫敦，與英當局談商歐洲一般的問題，於二月三日雙方發表公報，宣布成立妥協。這次談商的結果，一方面法義協定因此得着了英方的認可，主要的像關於保障奧國獨立，及

否認戰敗國家單獨改變軍備條欵兩點；另一方面，開闢了解決歐局的新途徑，像重申軍備權利平等的宣言，以引導德國重返國聯，和建議成立歐洲列强空防公約；此外還談到一時不易進行的問題，像關於東歐和中歐互助公約的訂定。我們有一件事應該注意的，就是英法妥協只是解決以德國爲中心的歐洲問題的一個重大關鍵，會談中並未訂立像法義協定一般的某種具體條約，所以實質上英法關係，較會晤前並沒有發生可注意的變化。我們對這件事應該注意之點只是：今後德國對於英法答覆的內容如何？裁軍會是否可以藉此開成？英國斡旋德法之間，能發生幾多效力？

義亞糾紛

亞比西尼亞是非洲東部的一個黑人獨立國家，有人口五百五十萬。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亞國加入國聯，成爲國聯會員國。義大利於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和亞國訂立條約，承認他的獨立。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兩國又訂立一件以二十年爲期的友好仲裁條約，規定將兩國間一切爭端，提付仲裁。此外英法義三强曾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訂立一個尊重亞國領土完整的條約。

現在義亞間因爲發生邊界事件數起，據說義大利對亞，將採取「膺懲」的手段了。亞國距遠東遙遠，我們很懷疑上述的條約是否還存在和有效？這件事又臨到國聯行政院的頭上了。我們懇摯的希望，就是這件事不要成爲「滿洲事件」第二纔好!!!

美俄債務談判

美俄債務談判，進行時間已及一年，交涉地點由莫斯科而華盛頓，但是所收的結果，只是「停頓」二字。爲美金五萬萬元的債務，美國不恤要召還駐俄的領事官，以致引起一般人對美俄外交關係的揣測。照我們想，這大概仍不外是美國外交上的一種姿態吧?!

歐洲英法各國對美國的戰債問題，由胡佛宣布緩債後，拖延自今，美國並沒有解決的辦法，如今對於沒有條約規定的俄國舊債，反要苛責起來，不能不叫人懷疑美國態度的公允了。（歷樵）



幽默到文人論

紹聖

人類生活在這樣霉爛着的時代，作着這個時代的酵母，而且疲倦到異常的不能支持，於是乎在生活上不能不需要一點溫暖，一點辛酸，一點喜劇味的吧。

在藝術裏邊所需要的幽默，或許是比在實生活中需要的更多些。這不止是一點趣味，也就是一點精力，或多或少的，人們在他的生活烹飪術中是需要着這樣的調和的。

古代的人物，或是古代的事蹟，能永遠生活下去的就是牠，牠比任何一種的豐功偉績都不朽。即便是現代的人物或事蹟，也只有是牠頗能活躍在我們的心中。人們往往忽略了大的，炫耀着的事，而頗注視着這點小事件中含有的小趣味。一個人心裏的紀錄，最多的是笑話，最少的必然是統計上的數字。

像失掉東北四省這樣可悲痛的大事變，多半是被中國的上等人所忽略了，而一個舞女的小史頗能忻動大衆，於是乎專有人走了這條小事件裏小趣味的路線。

前些年文壇上的幽默一派，固然是絞架下逃亡者所建造起來的美麗的避難的小屋；然而還頗有些此道的英雄大膽的捋了虎鬚。固然他們不一定是爲了什麼正派事，例如是爲了一點個人恩怨，或者一時的不謹慎，才睨視了那高坐在寶座上的權威；但是他們是頗有一些不過火的敵愾，而且是在一種不甚關緊的情形下敢於挑戰的。到了牠的末流，便成了俳優，便成了專門討人喜歡的小丑。

於是乎幽默成爲文學中畸形發展的一個部份，開開胃這一點點小事，竟成爲他們的職業。成爲下流，成爲低級趣味。魯迅是這一派的大師，他曾講過：『有趣同肉麻，只隔一層紙』，現在總該是在紙的那邊廂了。

爲什麼這樣？無非是怕。怕說仗義話，怕惹禍事，怕砍掉腦袋落下碗大的疤。

怕了他也就是愛了他的吧，便自然而然的作了被人侮弄的丑角；然而這不是可惜的事，牠已經是完成了牠的歷史使命。

最墮落的不是祖先，往往是祖先們的兒孫。因之，這一泓髒水，便流到世界最低下的地方去了。現在有些刋物以「軟性」作號招，下册有軟性硬性，刋物也有了軟性硬性，你道怪嗎？

然而這是對的，這一類的軟性殊無異於猥褻病的軟性，軟得那麽骯髒，那麽沒有骨頭。

亡國奴時代，處處偏往軟性處走，豈不可歎？

似乎這是略高一籌的風氣了，近來文人的互相標榜又變了個花樣，便是作某某文人論。這也就是好以小事件小趣味忻動人之另一動向。我以爲作墓誌一類的文章，最好是有上了年紀頗可以死的人物才得當。中國的文壇上那一位是成功的了呢？那麽，請你出來！給你加上桂冠，然後把你國葬了吧。女人們有無量的讚頌使你不朽。偏偏這兒只有幾個面黃肌瘦不久定然夭折的小孩子，捧到天上去又該怎樣？

這流蓋棺論定意味的東西，只是給人一種在墳墓裏之感。不錯！是在墳墓裏。還是努點力吧！再捧，中國不會看中你！還是努點力吧！

一切政制之基礎

張熙若

民國以來的中國政治史上有一特殊現象，就是：無論外國的甚麼良法美制，一到中國，便都不行，便都弊竇叢生，有害無利。共和啦，君主啦，總統制啦，內閣制啦，中央集權啦，地方分權啦，多黨分政啦，一黨專政啦，首領制啦，委員制啦，舉凡西洋各國近代史上所有之政治制度：我們在這二十多年中，，謝謝我們的好胃口，無不一一嘗而試之，而其結果則一，曰失敗，曰不消化。當然有許多人根本不承認以上所述各種政治制度在中國曾經眞正失敗過，因爲他們根本不承認這些制度在中國曾經誠心試驗過。這種看法當然也有極强的理由。不過，進一步說，假使這些制度曾經的眞試驗過，我恐怕結果差不多還是一樣，還是逃不了失敗。所以總非失敗的原因，解釋至爲不一。有的說是民族歷史不同，有的說是社會環境迥異，有的說是地方太大，有的說是人口過多，有的說是人民程度太低，有的說是政客良心太壞，還有的說是中國宗教情緒太薄弱 ，對于任何制度都無熱烈信仰，更有的說是帝國主義壓迫過甚，任何制度都少成功希望。這些診斷，這些分析，都有一部分的理由，但都不是全部的理由。即使上述種種缺陷一一改善，至多也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任何西洋政治制度還是不能眞正成功。怎樣纔能治本，如何始能眞成功？我以爲非具備兩個主要條件不可。兩個主要條件爲何？一曰智識，二曰道德。中國往古的政論家多半偏重道德問題，今日的政論家多半又偏重智識問題。其實，這兩個條件是相輔而行的，是缺一不可的。沒有智識固然不行，沒有道德也是不行。傻子固然僨事，騙子何嘗不壞事。

西洋政治哲學的鼻祖柏拉圖在兩千三百多年以前就看清了這個道理。他告訴人一個國家昏亂的重要原因有二，一是愚，二是私。愚就是今日所謂智識問題，私就是道德問題。他治愚的方法是教育，治私的方法是共產，雖然他所謂教育不是我們所謂教育，他所謂共產不是我們所謂共產。他的治療方法雖嫌陳義過高，難期實現，但是他的診斷，沒有問題，是透澈到底的，是任何人不能贊一辭的。他在政治哲學史

上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裏，他給千秋萬世政治動物的教訓也就在這裏。柏氏是在兩千三百多年以前，以希臘的城市國家為背景，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不過他這個結論的適用當然不限於兩千三百多年以前的社會，也不限於希臘的城市國家。它是有永久性，有普遍性的。古代的希臘如此，近代的歐美也如此。西洋如此，中國也如此。奇怪的地方是他這個結論在今日的中國似乎尤為適用。

所謂智識當然是指現代智識，因為許多舊智識，許多中古式的陳腐智識，已被時間淘汰，在現在是無用的了。我在另一處曾經說過「今日國家事事弄到破產的情形……也是因為必需的現代智識太缺乏。因為沒有必需的現代智識，所以許多人老是，而且也只能，在那裏胡說，亂叫，瞎嚷嚷，永遠抓不住問題的核心。他們自己或者以為是救國救民的良策妙法，其實不是痴人說夢，便是隔靴搔癢，再不然，就是鹵莽滅裂，胆大妄為，與真正救國工作都是毫無關係或有害無利的。」這並不是有意罵人，這實在是近年來許多自命為醫世良方的真實價值。

所謂現代智識大部分是指理工一類的技術智識，因為沒有這些技術智識，一個現代國家的物質建設是無從談起的。沒有這些直接或間接由科學得來的技術智識，我們無從建設及發展我們的工商農礦交通各業。工商農礦交通各業不發達，在平時就不能解決我們的衣食住行各問題，在戰時更不能解決我們的軍械軍需軍運各問題。平時無法生活，戰時無法攻守，這樣一個國家還有存在的可能嗎？

理工一類的技術智識雖然是現代智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它絕不是現代智識中的全部分。技術智識外，還有許多與所謂社會科學有關的智識，如政治智識，經濟智識，法律智識之類，都是缺一不可的。技術智識只能為我們建設或改善一個物質環境而不能替我們支配，調劑，這個物質環境。說得具體點，它只能替我們生產許多物品，至於誰應享受這些物品及各人享受的差別如何，那就非求教于所謂社會科學一類的智識不可了。這還是膚淺的看法。看得稍微深刻點，文學哲學藝術一類的智識都有它們相當的用處，都是離了不可的。換句話說，就是技術智識雖極重要，它的用處雖至大至廣，但是在大體上它只能替我們解決我們生活的方法問題而不能解決我們生活的目的問題。目的問題還須請教社會科學及文學哲學一類的智識。因此，我以為近年來上自許多黨國要人，下至一部分的教育家，過分的提倡理工取締文法的政策是錯誤的，是在不久的將來會發生不良的影響的。中國今日的理工人材固然大感缺乏，但是社會科學智識充分的人

又有幾個？假使今日中國的統制者的政治經濟法律各種智識稍微高明一點，國家也何止弄到現在這個地步！

關于智識條件，有一點值得有些人注意，那就是智識的數量與政制的關係。一個政府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是完全看那個政府所要辦的事業範圍大小而定，與那個政府的體制是無絲毫關係的。假如一個政府的職責只限于普通所謂政治問題而不包括經濟問題，或者只管極少的經濟事業而留大部分的經濟事業于社會私人之手，那麼，不管它的體制是君主，是共和，是民治，是獨裁，它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一定比較小一點。反之，若是它的職責是于政治問題之外兼管經濟問題，而且這樣國營，那樣官辦，管理很多很大的經濟事業，那麼無論它是君主，是共和，是民治，是獨裁，它所需要的智識的數量一定比較的大一點。從前的政府比現代的政府需要智識少，完全是因為那時社會沒有工業化，經濟問題比較簡單，政府採取放任政策的原故。現在需要智識多，完全是因為工業發達，經濟關係複雜，政府不能不採取干涉主義或國營政策的道理。這與政制問題沒有絲毫關係。君主國家如此，共和國家亦如此；民治國家如此，獨裁國家亦如此。譬如你要修一條鐵路，開一個工廠，設一個醫院，辦一個學校，假設其它條件相同，不管你的政制是那一種，你所需要的智識數量都是一樣的。冷硬的事實，無知的物質，是不講人情，不看面子的。這本來是一個極淺顯的道理，凡稍明白近代歷史及現代政治的人都知道。不過因為近來有些在社會上負盛名的人物偏在那裏爭論政制優劣與智量多寡問題，有的說民主國家需要現代智識少而易治，獨裁國家需要現代智識多而難理，有的，與此恰相反，說民主政制需現代智識多而難行，獨裁政制需要現代智識少而易辦，誠恐有人震於名而惑於實，所以乘便解釋一下，其實離我們的本題遠了。

道德條件之重要性自然不在智識條件以下。中國今日許多事業辦不成，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必需的現代智識太缺乏，一方面也是因為道德程度太差池。年來招商局舞弊的案子，郵政滙理局舞弊的案子，江蘇司法界（鄭毓秀等）植黨營私的案子，故宮盜寶的案子，以及許多只許社會上私相傳說不許公言的重大案子，都與智識無關，都是完全道德問題。兩千多年懸為國家綱維的幾個基本道德信條久已被人唾棄，而其中廉恥兩端更是喪失得幾至消滅。今忽有人提倡打救，真是談何容易！

營私舞弊是道德問題中最嚴重的一種，不過它並非全部的道德問題。虛僞，怯懦，不認眞，不負責，都是道德問題。舞弊還有法律制裁，虛僞，怯懦，不認眞，不負責，便

非法律所易爲力。平心而論，今日國家許多事業的失敗，由於種種直接營私肥己者固多，由于虛僞，怯懦，不認眞，不負責，視個人利害比國家利害爲要者更多。推諉，偷巧，徇私，敷衍，都是今日中國人處世的秘訣，作官的指南。至于逢迎，揣摩，勾結，捭闔，那就更不必說了。這些毛病不改，這些道德缺點不除，就是智識再高，就是不直接舞弊，所有政府及社會事業也是不會有高效率好成績的。

總之，假使我們有優越的智識和高尚的道德，不管甚麼事業我們都能辦成，不管甚麼政制我們都能運用。反之，若是我們只是愚闇和貪私，那就無論甚麼事業都難有成，無論甚麼政制都難適用。青年們爲自己立身計，爲國家根本計，都應該時時刻刻特別注意這兩個立國的基本條件，不必縈心於無謂的枝節問題。

跋涉

安栖

跋涉向沙漠之路了。

祇有來的路，沒有回去的路。

時傍遲暮，他如弓箭手一樣，發了一聲梟笑，帶着肩帶和佩刀，踉蹌地就道了。

破曉時，唱着日出之歌；作着晨間之禱；向着光明祝福。願以沙漠爲家呢，懷念着乳酪之飲食和羊皮之帳幕！

大雪之夜裏，他獨自走上山頭，遠矚着湖波，他到處尋求，悲哀地，失望地，希求着一個完全。他流着淚，這是一個如何大的苦難呢，他不耐心於這一個心上的悲劇，在痛苦的神遊之中，如失了宗教。

生命如同幽靈，他向夜底世界裏潛行，他啊，他這無數數的夜之子啊，在這黑暗之中蠕動。

他迷惘着，想尋求大地裏嘹亮的號角聲，

他迷惘着，想尋求漸漸被銷溶了的無邪與天眞，他回顧着生之旅途，如同渺小的石塊被投擲於巨大的爐溶之中，

一位浪遊的人啊，跋涉向沙漠之路了，

中國的歧路

——為民治與獨裁問題就商於丁文江先生及時下諸賢——

胡道維

在年餘以來，無論在實際政治上，或在社會輿論上，我們都可以發見中國現在又走上國體問題的歧路了：現在的問題就是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爭執。汪蔣兩領袖的感日通電，有「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的話；這是以中樞的地位而對獨裁制加以明確反對的表示，當然有不可忽視的價值。但是五中全會大會討論憲法時，却又一致通過原則說：「惟處於今日之時代，我國之環境如此，世界之潮流又如彼，我們應如何始能創成一強有力之國家，則百年大計憲法中應灌注充分之精神；但此次憲草中，對于此點，尚覺疏漏，應加補充」云云。在今日國體又成為問題的背景上，這種論調的字裏行間又似乎冇可供玩味推敲的絃外之音，與汪蔣的感電有針鋒相對的形勢。不過我們要商討民治與獨裁的理論，最好還是走到採用明爭方式的社會輿論上去找資料。一年以前，錢端升先生希望我國沿海各省工業化，曾經提倡過獨裁；蔣廷黻先生希望政權統一，曾經提倡過獨裁；最近丁文江先生在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內，因有鑒於「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所以也提倡獨裁。在主張民治的一方面，當然要推胡適之先生為權威了：他發表此類言論很多，自五四運動以來，始終一貫的擁護德謨克拉西；最近還在「獨立評論」第一三〇號裏，以「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為題，重申他從前的主張。胡先生不信(一)中國今日有能獨裁的人，黨或是階級；(二)中國今日有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的活問題，可以來造成一個新式的專制；(三)中國民族今日之智識經驗夠不上幹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除胡丁錢蔣諸先生外，參加國體問題的討論的人們，尚有許許多多，讀之令人不禁迴想到當年「蘇報」「民報」「新民叢報」等關於保皇與共和之互辯，楊度的「國體問答」與梁啓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之相爭。然而這許許多多的人之內，有幾人是懂得民治的？又有幾人是懂得獨裁的？更有幾人是懂得民治兼而懂得獨裁的？與實有澈底認識的人們，我想恐怕也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結果，他們的討論，總是

抓不着癢處；原來不成爲問題的，現在已成爲問題了；原來成爲問題的，現在已經是一榻糊塗了。

我們現在將主要正題暫且擱置，首先對於社會中最流行的幾種基本誤會，在此闡釋一下。第一，一般人厭棄民治的心理，以爲民國二十年來的擾攘的現象完全是試行民治的結果，外侮頻仍與領土喪失也是民治的陷害；中國的內憂外患是我們無可否認而應竭力防止的事實，但是這一頂寃枉的黑毬帽却絕不應戴到民治的頭上去，因爲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也不曾實行過民治制度；辛亥以前的遠史不去談，近來訓政時代的一黨專政也不必談，就是在民國初年選舉國會的時代，人民也不曾享用過民治國人民的普通選舉權；那時中國人民所行使的，只是提名權，而幷非選舉權；人民首先舉出若干候選員，再由一般候選員自己舉行複選而產生正式議員；這第二次的複選不與人民相干，並且這次複選時所選舉的議員也不限於原被人民初選時所產出的一般候選員；這樣一來，人民初選時的投票，一點兒實際意味也沒有了；這種投票權至多也不過只算得是提名權——而且因爲人民投票權上又有若干的資格限制——所以還是一種範圍狹小的提名權。這是什麼民治？在中國民治實行到最高程度的時候，人民也只享有提名權——而非眞正的普通民治國家作爲基礎的人民選舉權。既未實行過民治，徒稱受了民治的陷害——這話是從何說起的？ 國難的紛至沓來，那是另有原因的，我們在此地可暫勿涉論，不過我們知道確非起於莫虛有的民主政治。

第二，中國處在今日局勢中的當前急務，外要抵抗武力的侵略，內要實現物質的建設；這兩種內外急務有一個公共條件，就是全國統一；因爲要完成統一的使命，所以一般人主張組織強有力的政府；因爲要實現强力政府，所以一般人就要推戴獨裁，甚或要擁護專制；——這就是「鞏固中樞」的主張，也就是「以大專制消滅小專制」，「以大軍閥打倒小軍閥」的主張。我同這一般人只能同走一半的途程，而不能陪伴他們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中國要抵抗外侮，要從事建設，就必要有統一的國家；要有統一的國家，就必要增强中央的力量，因爲一個風雨飄搖中的軟弱無能的中央政府，絕不足以應付這樣重大的局面，我對於這些話完全同意；但是爲建立强力政府，何故就必要實行獨裁或專制呢？難道中央非獨裁或專制就不能强而有力嗎？ 我們若將充分的威權賦予全體中央政府而不授給某個人，豈不是一樣的可以鞏固中樞嗎？ 一樣的可以實現統一嗎？ 一樣的可以禦外侮謀建設嗎？一國政府之能否應付內外的特殊環境，是威權力量充分不充分的問題，而不是執掌權力的人數多少的問題：天下一

人的滿淸皇帝，未見其能避免滅亡的禍患；牽掣頻繁的美國聯邦政府，也還作到了民富國强的地位。建設，禦侮，統一，强力政府，獨裁專制：這些名詞都有分判的詮釋，豈可以隨便混爲一談呢？

第三，悲觀的人們說，中國人民大多數不識字；人民不識字，便不能行使選舉權；人民不能行使選舉權，就什麽民治也談不上。丁文江先生便是根據「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的，是大家應該承認的」理論，來斷定「民主政治在中國今日不可能的程度遠在獨裁政治之上」。丁先生的話，是在十九世紀以前「大家應該承認的」——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家便不應該承認了。美國各邦原來在選舉權上普遍的都設有所謂文字試驗（Literary digest）的限制。有的限定投票人須有誦讀憲法的能力，有的限定投票人須有默寫的能力，有的限定投票人須有認識並解釋被指定的文字的能力，有的限定投票人須有其他的教育程度。但是馴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各邦都紛紛的將這類資格限制加以取消了。一則因爲這種限制對於選舉人民的數目減少得太厲害了，一則因爲他們已經覺悟知書識字並不是選舉權必要的條件。民主政治誠然是建設在普遍選舉權——就是凡屬成年人都有選舉權的制度——之上的，但是選舉權何必一定要以知書識字的資格爲基礎呢？美國南部各州中的野蠻黑人，和舊金山唐人街內目不識丁的「唐人」，時常參加政府或議會的選舉，并不曾發生洪水猛獸般的禍害。另一方面，美國一般大學教授往往大選時投某一黨的票，惟一動機就是因爲他們的祖父或父親一向是投那一黨的票的。當一九二八年總統改選時，若干教授嘗堅決反對投司密斯的票，他們公布的理由，就只是因爲司密斯太太身材長得太肥胖了：這般應該富有理智作用的士大夫階級，在行使選舉權上竟有如此違反理智的行爲——豈不令識者齒冷嗎？近十年來美國選舉制度中採用的投票機，用有色電燈代表候選者的姓名；投票人把機關一按，他的投票就算自然而然的記錄下去了，也用不着在選票上繕寫某人的姓名：在這種科學進步機器發達的情形之下，任何人只要是大自然的畢業生——換句話說，只要是已屆成年而精神健全的人們——都可以毫無流弊的行使投票權。我不是說選舉權的行使是絕對沒有條件的，我不過是說知書識字在今日已不能成爲選舉權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了。我以爲現在選舉權的惟一條件，就是要人民有政治常識：丁文江先生說，「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這是一點也不錯的話。但是人民若沒有參加政治的機會，怎

麼會有政治經驗呢？沒有政治經驗，又怎麼會有政治常識呢？所以說鍛鍊人民政治常識的唯一方法，還是只有多給人民以參加政權的機會——換句話說，還是只有實行民治。丁先生接着又說：「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制度」。這句話就未免太欠講究了。丁先生所引以爲實例的德意，都是世界上政治經驗最丰富的民族，不過這還是另一問題；我們在此地只說，設若德意俄之放棄民治而採用獨裁果如丁先生之所言是因爲人民政治經驗的缺乏，那就眞是求前進而却行飲鴆止渴的辦法了。民族的政治經驗過于薄弱，誠爲國家一大病症，惟其因爲如此，就應該設法施行民治而謀政治經驗之逐漸養成——如何反能採用獨裁而堵塞養成政治經驗之路徑？

即令我們承認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不能行使選舉權的人民不配有民治；但是這樣的葛天氏之民與無懷氏之民，又能推戴獨裁嗎？試就今日世人的實際經驗一加觀察，獨裁制之下豈是完全沒有選舉的嗎？墨索里尼的獨裁權，是由一九二三年意國國會所通過的明文法律所賦予的；希忒拉的獨裁權，也是於去歲出任閣揆之始對國會提出請求賦予，再由國會以五分四之投票決定賦予的；奧國今日舒斯尼嘎的獨裁權乃是承繼道爾夫斯的獨裁權，而道爾夫斯的獨裁權又是出於去夏國會所通過的新憲法。試問國會豈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嗎？就是去年德國希忒拉之兼攝總統職權，也還是根據全國人民投票的表決。俄國政府獨裁的來歷係出於一種極複雜的選舉制，其選舉大權歸根亦是掌握在各地蘇維埃的勞働大衆的手裏。既然獨裁制的國家仍然免不掉要人民投票選舉，我們能說民治國人民要行使選舉權就必須要知書識字，而獨裁國人民要行使選舉權便可以不必知書識字了嗎？如果說不識字的人民不配有民治，我們一樣的也可以說不識字的人民不配有獨裁了。

第四，丁文江先生在「星期論文」裏有一段很動聽的話，他說：『近年以來許多人——不贊成獨裁的人如威爾斯（H. G. Wells）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都覺得眞正的平民政治事實上不可能。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爲大家都識字，選舉權普遍，政權當然是在選舉人手裏的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才知道是不然。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了字是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與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同時靠政治吃飯的人又發明了一種騙人的利器——宣傳。宣傳是要組織的，組織是要錢的，於是就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廣播的人手裏。

所以現在連反對獨裁的人對於民主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疑問」。

他這一席話的具體用意究竟何在，似乎不十分明瞭與確定。我想他攻擊民治的弱點不外下列二意：（一）多數人民對於政治沒有興趣，所以一般專吃政治飯而善施騙術的「政棍」們得以操縱與把持政權；（二）民治是消耗的政治，組織浩繁，費用過大，結果將全國政權斷送給一般資本家手裏。

這兩點都是近來很普遍的對於民治主義的詬病與責難。第二點完全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的批評：威爾斯與羅素便是主張放棄傳統的民治而採行社會主義的要角，不過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仍然是民主式的社會主義罷了。如果丁先生願意站在社會主義的觀點上——尤其是站在民主式的社會主義的觀點上——來評判世界現行的傳統民治主義，那我們倘可以說有討論的餘地。我們不是說民主政治就是盡善盡美的理想政治，任何政治也不能說是絕對的永遠而不變的好——牠的價值是爲時代環境中許許多多的因素所決定的。西方人採行民主政治，原來覺得安然無事；迨後資本主義發展，資本家挾其絕大金錢與智慧，從而操縱政治，于是實際政權竟旁落在少數便便大腹者的手中；一般思想敏銳審察透澈的人們厭棄傳統民治，那是自然的道理。不過資本家在政治上之爲禍，即在今日歐美實業先進各國中，都尚未達到洪水猛獸的程度；所以威爾斯與柯爾與羅素諸先生的論調，還是在空谷之中曲高和寡的偶爾釘鐺一下；聲浪要透澈到社會的底層去，那就還是須要等待若干時日的了。至於我們中國呢？環顧四境，那有一個資本家的金錢力量足以把持全國政治的？所以就是丁先生肯用社會主義來打倒民主政治，那都還是不免有杞人憂天的嫌疑；至於像丁先生那樣主張以獨裁替代民治的，那就更是自鄶以下的言論了。

第二點是說人民大致均缺乏積極的政治興趣，因而一般「政棍」得以宣傳來愚弄人民而獲取把持政權的機會。這在歐美確也成爲一種弊害；西方人可以說有數千年的政棍訓練了：在希臘羅馬的時代，就已經有所謂「玳瑁杆格」（demagogue）一流的煽動家；他們于競選時站在街頭的木凳上，發爲欺惑愚衆的高談闊論，希圖朦蔽一時而取得政治地位，往往也有極驚人的收穫；這種粗莽辦法，相沿數千年，至今未衰——這當然是一般應該撲滅的微生虫。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就是歐美這般政棍所盤据的地位素即限于地方政府——通常都是市政府的各機關；上級政治，他們便很少能有所擾害的。美國自一七八九年聯邦政府正式成立以來，總

統職位已經過了三十六屆，那一屆的總統是政棍？英國自瓦爾普(walpole)後已逐漸形成責任內閣制，自來有那一位閣員是政棍？法國自共和成立統一後七十年來的國會中，有那一位議員是政棍？不但如此，政棍也是特殊的政風——政治習尙——所養成的；這種政風在今日一般政客尙忸怩而不肯作公開競選運動的中國，是絕對不曾有而且不會有的；北平黨部委員們有時在天安門前高台上的舉行演講，一般聽衆尙有打「通」的聲浪——表示對「風頭」主義的厭惡；在這種空氣之中，一個取巧的政棍要來售其煽惑的伎倆，那就是憂乎其難的事了。根本上，歐美政棍的勝利，還不是因爲人民缺之政治興趣，而是因爲人民政治興趣過於濃厚了；他們總是利用人民關於某項政治問題的狂熱，用欺騙的言語手腕來鼓動他們的感情作用，而使之流注於他們所希冀的方向，從而使可以取得他們不加思索的擁護或投票。我們中國的人民意態，向以「天高皇帝遠」一類觀念爲其重要的成分，素無亞里斯多德所謂「政治動物」的熱中情緒；下級社會無形中只抱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與我何有」的心理，去埋頭苦幹他們的工作，上級社會大多數也只懷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淸高」思想，而不肯以「皓皓之白」去沾染政治的塵汚；他們有時想「作官」，也只是爲着「生活」，爲着「發財」——也還是「職業觀念」的衝動，而不是眞正的「政治觀念」的表現。在這樣「政治觀念」極端薄弱的中國民族間，什麽「玳瑁杆格」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過這種政治興趣的缺乏，雖不會產生如近來一般人所恐怖的政棍政治，然而確是民主政治的大患；因爲民治是建造在人民熱烈政治情緒的支持上，這是任何政治學者也得承認的；我想中國這樣的民族，若眞正的實行民治以後，定將有有票無人投的現象。這在比利時一般的小國裏，或大國的城市裏（如美國之支加哥等），也嘗有過這種現象而使民治遭過若干的不便。但是我們如果因爲人民缺乏政治興趣而即剝奪人民的政權，那不是因噎而廢食嗎？人民政治興趣的缺乏，絕不是民主政治之不可避免的根本大患。人民多有些參政的機會，自然可以增進政治的常識；人民政治常識的增進，自然也就可以發生日漸濃厚的政治興趣；所以要補救人民政治觀念微薄的弱點，還只有多多的實行民主政治。另外一個辦法，比利時等國以及美國若干城市裏現在已實行了所謂強迫投票制而極有效驗——對於不投票者施以懲處，自然投票的人就多起來了。人民的政治觀念，總是可以用鼓勵強制訓練諸方法去培植成功的；我們萬不應效桀伯之所爲，徒見於人民政治興趣的低微而便連民治的本身也給一筆抹煞了。

第五，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向來就是有如鐘擺一般的動搖不定倚仰由人的。從前歐美崇尚民治，我們也就主張民治；如今歐美發生了獨裁，我們也要效法獨裁。這正足以證明效顰的東施，缺乏卓然自立的精神與能力。我們的思想界太隨波逐流了。數十年來總是在如胡適之先生之所謂「東衝西撞，四處摸索」，結果不免時常要「蹉一跤」了；政治之不能一貫的進步，不能穩穩當當的上軌道，基本原因還是在此。我們在滿清末年，在軍閥時代，爲什麼不提倡獨裁呢？那是因爲俄國還未大興無產階級的專政，意大利還未大採法西斯蒂主義，德意志還未大行國社黨運動。現在我們爲什麼要採用獨裁呢？爲什麼連專制都不如前清與袁世凱時代之被人唾棄與詬病呢？那是因爲歐西現在又發生獨裁專政的潮流了。其實，歐西獨裁果眞成爲潮流了嗎？我們高瞻遠眺，歐洲大戰後的政治潮流仍是趨向於民治的，我們——歐美人也有許多是這樣的——認爲獨裁已經形成了世界潮流，那是因爲我們的注意力完全爲幾件少數的煊然特著的例證事實所吸收，而心理中不由發生的一種根本的大誤會。世界上六十四國中，只有俄意德土四國是實行獨裁而有些效果的；西班牙，奧大利，南施拉夫等國都曾採用獨裁制，但是國家紛亂擾攘至今尙無寧息；波蘭，希臘，保加利亞，世人固嘗以獨裁制目之，而其實則幷非獨裁國家：其餘五十餘國都仍是遵循民治的軌道。那些原來民治而繼續民治的國家不用討論，我們且看那些歐戰後成立新憲法的國家對於民主政治是採取如何的態度。我們最應該注意的，這些戰後改組的國家無一能逃脫民治思潮的波及；連目前所謂獨裁國家亦均成立有極富民治色彩的根本大法，並且至今還是在遵守牠們的規定（德國自希忒拉兼理總統職權後雖有廢棄威瑪憲法的傳說，但截至現在尙未實現；如果一旦實現，德國便將成爲專制而不復爲獨裁制了，這一節我們在後面再加申論）。如德國，如捷克，如波蘭，如芬蘭，如南斯拉夫，如波羅底海諸國，每一國的新憲法在弁言裏開宗明義就是說本憲法係出於全國人民自身所頒給，都規定人民是國家主權的所有人——政府一切威權均係出自人民，都成立有平等而普遍的選舉權制度，都曾給婦女以投票權，都不曾對被選人加以繁重的資格限制，都曾規定衆議院須由人民根據比例代表制直接産生之，差不多也都曾敷設所謂直接立法制——就是創制權與複決權——兼而賦予人民以直接罷官權。（參看Headlam-Morley, "New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ch. III）這些條文都是歐戰後民治潮流洶湧的切實表徵，獨裁制是少數國家一時權宜之計的變態政治，至多只可以說是國際社會間的畸形發

展——如何能當作是世界潮流而自欺欺人的去摹擬效仿呢？

我如此不憚詞費，用意首先在消除我國人士對民治與獨裁的一切誤會。現在誤會算是解釋了，我們便可以從而討論民治與獨裁孰宜于中國的問題——希望供獻一點芻蕘之見，以與邦人君子相商榷。丁文江先生在「星期論文」裏的中心意見，是說「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所以他主張棄民治而行獨裁。獨裁「不可能」，他偏要實行獨裁，這是何等玄妙的形而上學？獨裁再好些，但既「不可能」，我們豈不是要採用而也行不通嗎？民治可能而獨裁不可能，我們便採民治而棄獨裁；獨裁可能而民治不可能，我們便採獨裁而棄民治；兩者若俱可能，我們便擇其善者而從之；兩者若俱不可能，我們便連優劣選擇的餘地都沒有了，因爲「不可能」——無論事體之好壞——都是「行不通」的意思，那我們就只有兩下都放棄而採行其他的新途徑了。我們如何能說牠們兩下都不可能而又要採行一個小不可能放棄另一個大不可能呢？這在邏輯上是不是有毛病？不可能還有什麽大小之分呢？其實，丁先生說民治與獨裁都不可能，然并不曾明晰的解釋牠們不可能的地方在那裏；他又說民治的不可能遠大於獨裁的不可能，然亦不曾明晰的解釋民治之不可能果爲什麽要遠過於獨裁之不可能。我在此地謹敢回答丁先生說；在今日的中國，民治是可能的而獨裁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張用民治而棄獨裁。我們且先闡述獨裁的不可能。說獨裁不可能，當然是因爲獨裁有我們今日中國所不能滿足的條件。那末，這些條件是什麽呢？

第一，獨裁是建立在一種對團體的信託責任觀念（Sense of fiduciary obligation）之上的。承受一個法人組織的託付而對牠負起完成使命的責任來，那是我們中華民族最莫明其妙的事。我們知道忠君，那是因爲我們對私人有利害關係的觀念；我們不知道愛國，那是因爲我們對集團沒有信託責任的觀念；我們知道愛家族，而不知道愛社會；一作了官爲了官，有血統關係的戚屬都想拉攏一下；心理關鍵莫不都在這「一念之差」。「可怕拉嗆」(Corparation)，「托拉尸」(trust)一類名詞是康熙字典上所絕對找不着的，至今尙沒有恰當的華文譯名。原來信託責任觀念，是一種法律的觀念；而對法人的信託責任觀念，又還是一種極端抽象的法律觀念：在我們這種缺乏法律思想的民族間，這種觀念當然是無由發生無由滋長的了。墨索里尼與希忒拉輩的獨裁者，現在是完全忘却了己身，完全忘却己身的家族，拚命的戮力來護民報國：豈不是因爲他有對集團的信託責任觀念嗎？他之所以有這種觀念，又豈不是因爲社會中人都有這種觀念以薰陶之以激勵之以繩矩之嗎？我們全民族都沒有這種觀念，上那裏去尋找一位有這種觀念的墨索里尼或希忒拉呢？就是能

尋找一位這麼特出的人傑，我們能保持他永久不被俗流所薰染而失掉他所固有的信託責任觀念嗎？丁文江先生謂「新式」的獨裁必須有下列的幾個條件：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二，獨裁的首領要澈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材。

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丁先生所舉的獨裁條件，差不多全部可以歸納到我所提出的那一個條件之下去；這些條件都要以對集團之信託責任觀念為先決的條件；一個人若不能滿足這個基本的條件，丁先生的四個條件的任何一個他也不能滿足了。胡適之先生說在目前中國找不出一個能滿足這樣條件的人出來，丁先生則以這「還是個信仰問題——我們不信有這種人或是黨，別人也許相信」。我以為這不僅僅是你能說有我能說無的人的問題，而是全國民族性的問題。全國民族既根本就薄於對團體的信託責任觀念，縱然找得出一二個這樣的人——環境不利，策勵毫無——又有什麼用處？同是一個人而在政與在野判若兩人的事實，還勝其枚舉嗎？這自然不是說民治的首領就可以不須有對國家的信託責任觀念的，不過民治的長處就在當首領沒有或失掉這種觀念的時候，設有相當的固定的機構，可以隨時加以監督，隨地加以糾正，甚或隨事加以膺懲。所以西洋現代的獨裁，仍離不掉以民主制度為基礎。這便又談到第二個條件了。

第二，獨裁是建造在民治的基礎之上的。在最近歷史上轟動舉世觀聽的獨裁制，莫如歐戰後蘇俄所創立的一種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其全國行政大權，係操在一個內閣——他們所謂人民委員聯合會議——的手中；這個內閣乃為「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是一種最高立法機關的性質——所產生；這個立法機關又係由每年舉行一次的「蘇維埃聯合會議」所選出；而這個蘇維埃大會，又是由各省各市各鄉村的蘇維埃所選舉的代表而共同組織的。這種綜錯複雜而條理井然的制度，顯然表示其最高主權乃屬于全國的勞動大眾的手中；而勞動大眾在蘇俄實際上又包括有全國人民在內；所以說蘇俄這種獨裁制，與其說是無產階級的獨裁，毋寧說是勞動大眾的獨裁，與其說是勞動大眾的獨裁，勿寧說是全國人民的獨裁。既是全國人民的獨裁制，牠的民治性還不是明若觀火的事實嗎？當然的，全國人民的勞動大眾間的有力份子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都在共產黨的紀律的支配之下，共產黨又在黨秘書長史達林的指揮之下；史達林以指揮共產黨的領袖地位，便可以支配全國人民的勞動大眾；以支配全國人民的勞動大眾的地位，又可以操縱蘇俄政府；結果，蘇俄政制又形成為史氏個人的獨裁制了。但是共產黨領袖的史達林，固然可以假黨紀律之名而實行支配全國人民的黨員；而全國人民的黨員，又何嘗不可以借選舉權的應用而實行左右共黨公

僕的史達林呢？由此可見在蘇俄的政治制度之下，政府與政黨完全是旋轉在民衆集團的這個樞紐之上的了。就是墨索里尼指揮下的法西斯蒂獨裁制，也絕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單純專制的機構。世人只驚羨墨氏身兼六職，操縱中樞，而不詳察墨氏的勢力乃基於國會中絕對大多數的議席。按一九二三年意國國會所通過的選舉法案，任何政黨在大選時如能於各種政黨中獲得比較多數的選票，便可以攫取國會中三分之二的議席。法西斯黨於一九二四年大選中，獲得總投票的百分之四十，便取有議席三百五十六位；從此法西斯蒂勢力鞏固植於國會，廣遍播於社會；於是領袖墨索里尼亦得橫衝直撞，爲所欲爲。但是墨氏的權勢很顯然的是來自法西斯黨，法西斯黨的權勢很清楚的是來自國會　，國會歸根又係由全國選民所產生。處於這種制度之下，獨裁的墨索里尼如果倒行逆施，亦可失去法西斯黨的信仰；專政的法西斯黨如果倒行逆施，亦可失去社會的信仰；結果，一九二三年選舉法所規定的特殊恩賜，或一旦爲他黨所取而代之，也是有發生之可能的事實。推之德意志的希忒拉的獨裁地位，亦莫不一樣有深重的民治色彩。方其於一九三三年出任閣揆之始，劈頭第一事，即向國會請求賦予獨裁之大權四年；國會對于此項要求，以五分四之絕對大多數予以通過。一九三四年夏季于興登堡逝世後，希氏又以總統總理兩權位合併案，提出全國公民票決，全國投票又以絕對大多數之同意，許其以閣揆而兼攝元首；由是而希氏之得自于國會的獨裁權，又堅定于舉國人民之共同擁戴了。足見希氏政權一則取自于國會，再則取自於人民；其民治的基礎更是昭然若揭的了。綜此以論，歐洲現代的獨裁制，沿革環境雖各有不同，但其性質之以民主政治爲依歸，實是普遍現象：牠們既是由民治機構所產生，自可爲民治機構所監督，復可歸民治機構所撤退——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墨索里尼與希忒拉輩之所以競競業業猛着祖鞭戮力爲國的原故，自亦不僅是他們優美的人格所使然，民治勢力亦與有影響。我們採用他們的獨裁制，若同時以奠定民治基礎爲先決條件，則丁文江諸先生所舉的民主政治的困難與需要，我們一件也逃避不了；若不以奠定民治基礎爲先決條件，我們的獨裁制就必然是空中樓閣的建設，必然是由上行下而不是由下行上的，必然是由外力從外面所加諸于我們身上的而不是由民主勢力所產生——從而更不是能爲民主勢力所廢除的。這便等于太阿倒置授人以柄的辦法，危險是不言而喻的了。「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因爲「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是「非同小可的事」；換句話說，現代的穩健的獨裁制是不容易學的，因爲獨裁制是需要民治制度作基輔而方能建設起來的，而民治制度又是我們國家尙未曾有過的經驗。我說且等到我們走上了憲政的路，　立定了民治制度的根本，　再有需要，再來樹立獨裁制；否則若果目前貿然的加以採行，結果定不會是「新式的獨裁」，必定是丁先生所說「大家要打倒的」「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這就又談到第三個條件了。

（未完）

蔣介石先生會見記

馬星野

白梅花在過度和暖的房子裏放着繁花盛蕊，這裏的空氣有點像清華大學的工字堂。黃色的窗幃掩不住燦爛的夕陽，夕陽照在我們的臉上發着光澤。在極端嚴肅的空氣中我們被引導入這個談話室裏，蔣介石先生穿着黑色長袍，站起來含笑歡迎我們，我吃驚的是他變瘦了許多，更使我吃驚是他那樣仁慈和藹的長者風度，他的頭髮稀少得現出灰白色，而那面龐上依舊是那樣光芒四射，尤其是那高高的顴骨，那發着偉大卓絕的目光的兩隻大眼，構成了新中國最高領袖的特別風采。

三年前看見過蔣先生，而現在的蔣先生的態度，的確和三年前不同了。雖然他依舊穿那條黃而帶草綠色的軍裝褲子，褲管兒老是覺得太短，足上依舊是中國式的輕便皮鞋，站起來是那樣高而帶瘦，然而在三年以前，他軍人的氣份是那樣豐富的，現在，說話的溫和，表情之富有同情及說話姿勢的不過于急促，都令人忘記了在你前面的是一個千軍萬馬中衝門出來，而一手捉住全中國海陸空軍軍權的戎馬英雄。在他說話當中，可以看出十年來的奮鬥，漸漸使他的胸襟化廣，目光化遠，而由軍人政治家，進至到純粹政治家的途徑了。

談話室是在一個很平常很小的紅色建築裏，室外是一個純中國式的接待室。右壁上挂着蔣太夫人的照片，蔣太夫人的面龐尤其是高的顴骨和銳的眼睛，很像蔣先生，照片上的人穿着狐裘，上面有蔣先生的題字。接待室四圍放着八仙椅，壁上挂着的是胡林翼等的親筆對聯。在室外還挂滿戴季陶先生的字。兩位武官都穿着草綠色的中山裝，很清潔齊整又不是過分拘束的在招待我們。同學蕭乃華又年青又强健，在計算着訪客的單子。這裏的人都是二十左右的青年，他們面上都有奮發而樂觀的氣概。

雖然察哈爾方面的消息，繼續使蔣先生費腦筋，然而他在這個嚴重而危急的日子，竟同我們有一小時左右的談話。在他所坐的沙發對面，是一幅中華大地圖，在他的腦子裏，我想一定有一幅精密百倍，而精確百倍的中國大地圖，他的

頭部特別大，而且很長，他的髮很稀疏，他的額很高，額角似乎像山邱一樣的隆起，鬍子掩住了他較大的口，他的兩頰有很深的痕跡，這或許是因為牙部不舒適的結果。面上依舊是紅光煥發的，西窗透過來的陽光照着他的頭，額，頰發着光輝。

使我感到興趣的是在他背後掛着一幅結婚圖，上面是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站着拿手套子的新郎和坐着拿花兒的新娘，各含着愉快的笑容；我對於這個照片很有好感，因為這可以表示中國的新領袖是近人情的，是所謂"Human"而不虛偽的，不是做作的。記得蔣先生養小鬍子是在從日本回來與宋先生結婚的時候，現在，他的鬍子已沒有當時之深黑，而微帶着灰色了。勞苦的國策國計，使他的鬢髮已化蒼蒼之色，我凝神看他的鬢髮而心中生一種悲壯而偉大之感。

他交着足同我們談話，話音不很高而話勢也不很快，聲音比從前沈重得多了。你聽過他北伐時代的演說嗎？那種尖銳而帶脆的語音，我已不能聽見，雖然所說是浙江官話，依舊是帶着許多『這個是』。由他的話調中，我也發現了中國之由輕浮的感情的時期走到慎重的建設的時期。他提到目前的困難，然而他毫無悲觀。他說：『十三年到了現在，你們看看，國家的基礎已比較穩定了，我們面前是非常困難危險，然而國家已有相當的穩固。』如果你把三年以前的標語傳單來和現在的公路橋梁來比較，你不能不信蔣先生的話是事實。

同希托拉不同的，蔣先生說話時不賣弄姿勢。湯姆遜小姐在訪問希托拉的時候，曾經因希托拉的拍桌擊案而大失所望。在我們同蔣先生談話的一小時裏，他的右手只伸出一次，而指頭的細長，使我懷疑說話的是否常寫文章的文人，當他聽對方說話的時候，頻頻頷着首，口中隱着的是一個『是的』，而當你的話說了，他會給一個很精確的答覆，他談話時眼睛注視着對方眼光中帶着可敬及負責的成份。

他的話中最可注意的是『效率』兩個字，他常常說一個人要當十百個人用，他承認中國知識分子的未經好好的利用，他承認事物時間金錢之過分浪費。他說到祖宗之遺產，他又說到適應中國自己環境之必要。他和國民革命軍初出師北伐時的一般領袖，會有這樣的不同，真可以使我驚異從他的語氣中，使我們覺得他不是高興『大刀闊斧』的人，他口口聲聲的說訓練新中國負責人材之必要，又提到科學方法的價值，他反對把外國東西全部運來的主張，他寶貴着中國之舊有之文明，他的意見是整理着已有的遺產，而加進新的血和新的力。他是主張調和中外的人，他房子的陳設便是一個證據。

房子的一旁放着許多書櫃，紅木的櫃子配着綠色的古憽字。西南角橫着是黑色的寫字檯，檯子上是洋式的筆架。膽瓶上插着梅花，檯子上更有二厚冊的西裝辭書，大概是年鑑一類東西罷。西邊排着三條沙發椅，對面又是幾條沙發，侍者捧着江西的白瓷茶鐘，然而靠着蔣先生一端的是一個長的，刻着花紋的玻璃盃子，那大概是一件西洋貨。玻璃盃中盛着開水。北端掛着些外國人的照片，大概是各國總統的贈品。許多瓷的花盆，有一個盆上還開着美麗的海棠花哩。

你如果坐在這個屋子裏，你會忘記了這是刀戟森嚴的所在，你會覺得這房子的主人，是一個很和藹可親的長者，而沒有什麼暗嗚叱咤的英雄脾氣。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我在南京聽過他不少次的演說，他演說往往慷慨激昂的高聲疾呼，我想他在那個時期，真有點像希托拉，雖然還沒有希托拉式的鬍子。現在，他是不同的一個人了，笑容中看出他謙虛的容受的度量，徐徐的語氣中看出他的深思遠慮，他把中國帶到一個積極的漸進的，由基礎幹起的時期而他自己態度的轉變，成爲時代轉變一個很好象徵。

十年來的苦鬥給中國磨鍊出一個平均發展的領袖，我注視着他發光的額角意味到那汀泗橋，那五月三日黨家莊，那歸德的戰車裏，那九一八和一二八，同迫在目前的許多軍事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難關。恩與怨，仇與友，在他的腦子裏盤結旋轉着。他遇到的是世界上最難對付的局面，我不相信羅斯福和斯太林面前的困難會比他的利害。我感覺到悲壯，我相信他的誠懇和鯁直。

不久以前，新聞記者Ludwig君到莫斯科去看斯太林，跑出了克列林宮以後馬上給Cosmopolitan雜誌寫一篇文章，他的感想乃是：在未見斯太林以前，他總以爲斯太林是一個暴君，有人說這爵其亞農夫子乃是一個麻子，是三妻四妾的人，但是走出了克列林宮，他才知道如果有人教他的愛子給斯太林撫養，他不但放心而且求之不得，斯太林是那樣和氣可親的人，他臉上連半點星都沒有。當夕陽照着我的歸途，委員長官邸守門兵士向我們舉手凝視的時候，我深深的意味到Ludwig當時的感想。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記。

西山旅舍度歲口占

前溪

歲暮吞寒飽看山。一筇到處叩禪關。山僧亦正忙年事。更有何人似我閒。甲戌除日

一年之計又如何。元日先從客裏過。不是無家歸未得。祇緣春意入山多。乙亥元日

靜生生物調查所出版品價目表

中國植物圖譜 此圖譜係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胡先驌博士暨廣東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所長陳煥鏞碩士 合編每卷凡五十圖說明中英文並用第一二兩卷前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於淞滬之役毀於兵燹茲由本所收回自印第三卷 已補行出版第四五兩卷亦將印成

中國蕨類植物圖譜 此圖譜爲胡先驌博士手創與蕨類專家秦仁昌先生所編纂 一切體例與中國植物圖譜相同 第一二卷業已出版

河北習見樹木圖說 此書爲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員周漢藩先生所編纂所長胡先驌改正共樹木百六十四 種各具圖畫說明用通俗之中文描寫計百三十餘萬言

河北習見魚類圖說 此書爲魚類專家張春霖博士與周漢藩兩先生所合編內述河北省常見魚類七十 餘種並有多數圖畫及檢索表說明用中文描寫凡二十萬言

中國動物誌

中國蜻蜓誌 爲尼登博士Needham J.G. 著內述中國蜻蜓凡二百餘種並述中國蜻蜓之源流及參考書

華北蟹類誌 係沈嘉瑞先生著內述華北蟹類六十餘種

中國鯉科誌 上卷 係張春霖博士著該書首述研究中國鯉科之源流繼述連年在滇川粵閩湘鄂江浙魯豫新甘等省所採標本之分類

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

自第一卷至第五卷均已出版（每卷另有詳細目錄）

合購價目第一卷國幣五元第二卷八元第三卷六元第四卷七元第五卷六元分動植物兩部出版預定每部每卷連郵費六元二角五分

附代售書籍 周漢藩・Familiar Trees of Hopei; 紙$2.40布$3.00「自然」週刊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冊……………各$ .30

一九三四年日本文壇之概觀

傅仲濤

一九三四年之日本文壇、在量的方面或許較之往年有若干的進展，在質的方面，却有停滯的現象。關於既成作家，如德田秋聲，山本有三，正宗白鳥，永井荷風，近松秋江等，雖各有相當的創作，只有永井荷風的「日蔭之花」，相當大胆地描寫過墮落的，落伍的，絕望的，色慾的人性之黑暗面，因此釀成了相當的問題。其他德田秋聲，近松秋江，正宗白鳥等之作品，較之新進作家固然到了圓熟的境界，然而並沒有什麼驚人的作品。

至於無產作家的方面，自一九三三年當局大彈壓之後，左翼陣營中如村山知義，片岡鐵兵等堅强者相繼投降，加以內部的分裂，日本普羅作家同盟在一九三三年末，已經形同潰滅，至一九三四年三月始正式宣告解散。關於理論的問題，他們不但已從退到平林初之輔的政治與文學的二元論，並且往往有陷入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至於作品方面，僅有新進左翼作家島木健作的「癩」及「盲目」，足稱傑作。他們的雜誌雖有一九三四年三月創刊之「文學評論」，「文化集團」，「文學建設者」，然較之往年之「戰旗」「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等，未免有在重鎮之下氣息奄奄之感。

新進作家中除島木健作以外，丹羽文雄之「象形文字」（四月號改造所載）亦稱傑作。其他如大谷藤子，平田小六，本莊陸男，藏原伸二郎等俱爲本年新進之有望的作家。

至於大衆文學（以一般非文學大衆爲讀者，描寫明治維新前的史材的作品），自直木三十五死後，大有漸入衰境之感。所發表之作品大抵遵循舊軌，並無駭世之作。同樣通俗小說（以一般非文學大衆爲讀者，描寫家庭，戀愛以及偵探等現代的題材的作品）亦無變動。只有菊池寬之「三家庭」及「貞操問答」等保持其領袖的地位。小島政二郎之「開花的樹」亦爲本年通俗小說之出入頭地的作品。

至於新劇的創作，本年特別不振，僅有創作座之「鼬」（眞船豐原所作，久保田萬太郎所演），一時聲望非凡。

一般青年智識分子在這一年中，大抵在煩悶遲疑地尋找

他們的出路：在產生過程中的能動的精神底目標何在？國際主義呢？國粹主義呢？或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呢？

二

島木健作的「癩」及「盲目」是中落的普羅文學中最特殊的作品。前者是在文學評論之三月創刊號所發表，後者是在中央公論六月之臨時增刊新人號所發表。他在「癩」裏面所描寫的，是在現時滔滔的轉向（自新）之時代中，端然不動的堅强的一羣人們。他們曾經爲運動革命的緣故，爲官廳所逮捕。在牢獄中受盡了利誘和拷打，甚至於被官廳加以癩的傳染，盲目等廢疾的打擊，因此陷於現實的生活完全不可能的幾死的狀態。他們依然是屹然不動，對於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觀毫不發生疑問。作者以綿密精細的筆緻去描寫這些以馬克斯的信仰而生活着的心理，可謂爲成功的作品。六月之中央公論臨時增刊新人號所發表之「盲目」，是「癩」之姉妹篇，因這兩篇的發表，島木之作家的地位乃巍然聳立着。反之，已經反省出獄的村山知義在五月號中央公論上所發表之「白夜」，則未免有陷于心理主義的危險。他所描寫的主人公的性格完全與島木的相反，是個經不住拷打壓迫的志行浮動的的人物。這也許是作者自身的寫照，誠然有逼眞之處。作者也許是暫時的屈服，然而這作品中所表現的意識却非常混沌，使讀者難於期待作者再起的踪影。同樣他在七月號改造雜誌上所發表之「歸鄉」，也同樣是用意不明瞭的作品，可是作者自身相信對於描寫黑暗面有了相當的進步。

同樣轉向作家中的片岡鐵兵，在許久的沈默之後，於六月號中央公論發表了「陋巷」，雖然爲一般讀者所注意，可是這篇作品甚爲平穩，沒有他素來所喜弄的虛玄，到了一種質實的境界，確是他的進步。這篇頗爲上司小劍所推奬，舟橋聖一亦認爲一時的傑作。至於林房雄在「文藝」的七月號所連載之「M男爵平凡的半生」的中篇，使作者得着新時代的武者小路實篤的綽號。林房雄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在「中央公論」或「文學界」上所連載之長篇小說「青年」，在本年七月已經完結，發行了單行本，受了批評界一般的盛譽。不但轉向派普羅文學批評家全體稱頌，連德富蘇峰一類的老批評家亦不惜讚美之辭。只有杉山平助在七月號的「文藝」之「林房雄論」中，認爲在藝術上未成熟。

其他左翼文學的新進作家平田小六在「文化集團」中所連載的「被拘囚了的大地」，亦不失爲普羅文學中之力作。窪川鶴次郎在十一月號「中央公論」上所載之「風雲」，亦是轉向作家之傑作，曾經引起讀者和批評家的興趣。

三

既成作家中最引起批評界之討論的，莫過於永井荷風在八月號中央公論所載之「日蔭之花」。關於「日蔭之花」的批評，誹譽不一。其中代表的論戰有菊池寬對正宗白鳥的衝突。菊池所攻擊的，全然在於道德的觀點，至於作品技術的問題，則僅以毫無特長一語抹殺。果然「日蔭之花」的主人公是不齒於人的墮落者，甘於娼婦生活的淫賣婦之男妾。對於人生的前途無一線之光明，僅在墮落的生活中尋求官能的快樂。他絕無向上的努力，怡然以自己的卑劣的環境爲安住地。對於這種無向上心的男妾的描寫，菊池寬藉口於世道人心之問題，大加反對，進一層希望藉官權的發動，而加以禁止。關於這點，正宗白鳥站在作家的立場上從正面加以反對。白鳥與菊池正相反對，異常讚美這篇的技倆。其實，如上司小劍所指摘的，愛讀這篇作品的多是中年以上的人們，青年們讀來恐不感覺興趣，這也許是這篇作品的缺點。

至於橫光利一自一月以來，在「改造」上所連載的「紋章」，却和「日蔭之花」相反，確固地把握着時代潮流之變化。這篇作品確是一九三四年日本文壇中所最期待的一篇，並且是最受批評的一篇。站在藝術的觀點上看來，固然也有若干的缺點。其所以引起全文壇的注意的緣故，乃在於日本現存的內面的經驗最深的作家，對於時代的中心問題，即是對於智識階級的出路的問題，對於社會道德的問題，心境問題等等，有由正面加以解決的企圖。在這作品裏面，關於現實性的問題，生存於現代的精神的問題，俱顯示了有充分討論與研究的餘地。

至於德田秋聲的「金庫小話」（文藝一月號），「一個嗜好」（中央公論四月號），「一莖之花」（文藝春秋七月號），「霧」（改造九月號），俱有新進作家所不能達到之境界，特別是他說明與描寫融合的描寫中，渲染出人物的神氣，尤爲其獨到之處。

志賀直哉的「日曜日」（改造一月號），「日記帳」（改造四月號）等，其鋒芒銳利的描寫，依然足爲後進者之師表。

正宗白鳥的「藏八與慶三」（文藝春秋一月號），「藪睨」（改造一月號），「陳腐的浮世」（中央公論九月號），其多年所磨煉的技倆已到圓熟的境界，然而作者冷眼傍觀的態度在作品中，有漸次硬化的傾向。

尾琦士郎的「不安的季節」（改造九月號），亦爲多數的批評家所討論，其中所描寫的處於不安的時代的苦惱者之赤裸裸的自白，却有相當的時代性。如實地描寫主人公之愚弱糊塗之點，是有其存在的意義。

舟橋聖一的Diving（行動十月號），是在能動的精神或行動主義的時代，給停滯的智識階級指示了一個方向的作品，並且積極地表示了作者的態度，可是在藝術的觀點上並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地方。

四

其他深田久彌之「青猪」（改造六月號），亦曾成爲批評之中心。他十分地努力在描寫非智識階級的强健的，能動的性

格，因此很鮮明地顯現了不安時代的特色。然而在效果上，讀者可以感受到多少的力量，依然是疑問，這是多數的批評家所指摘的。

新進作家除舟羽文雄之「象形文字」以外，朝鮮人張赫宙之「蝎甫」(文藝三月號)，其幽默而質樸的筆緻，朝鮮特有的色調，爲本年作品中之一異色。雖然筆調稍弱，評者謂爲有歌葛里之「兩個伊凡爲甚爭鬥」的風度。作者輕描淡寫詼諧地描寫朝鮮鄉村的生活，朝鮮社會的無知識，狡猾，情色，貪慾的方面，暴露得無餘。同作家之「劣情漢」(行動六月號)，「出殯的晚上的事件」俱有特殊情調，爲一般批評家所注目。

細田民樹的「犬吠岬心中」又名「時代病患者」(中央公論三月號)爲描寫作者的胞弟情死的小說，藝術化的程度並不很高。井伏鱒二的「青島大概記」(中央公論三月號)在其量的方面爲作者的力作，然而並不是成功的作品。其描寫天變地異之後的青島的景況和住民的心情，俱失之於散漫，只有朦朧的印象籠罩着全篇。

最後山本有三在十二月所發表之「瘤」爲本年掉尾之傑作。其所描寫爲厠所打掃夫的生活，其生活中除了因老老實實地承認僞鈔爲僞鈔，被人打出三個包，後來又因爲佯作「不知道」「沒瞧見」，又被人打出了包，以外別無特殊的事件。然而作者認爲這樣，未免太無趣，太平淡了。所以想方法使主人公在空想中享受交易所的趣味，讓他一個人在晚報的行市欄中，不費一錢地，在想像中買賣股票債券，而分得一點點富豪的喜怒哀樂。事件似乎有點突飛，然而作者平淡地信手寫來，毫不見造作的形跡。

五

至於評論界，在去年的初頭有文藝復興與非復興之爭論。一九三三年以來普羅作家之後退，而生出一羣所謂轉向作家，他們和從來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作家及批評家們合流，而發出所謂文藝復興的呼聲。可是這種呼聲爲一般所冷笑，改造社所刊行之文藝復興叢書消行既不良，復興的大本營「文學界」發行的狀態亦極不佳，不久幾等於停辦了。

跟着有寫實主義的問題，政治與文學等等的問題。其實質無非是討論將普羅文學的理論，究竟後退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所以這年的寫實論帶了很重的主觀的色彩，政治與文學的問題更是顯示着藝術至上論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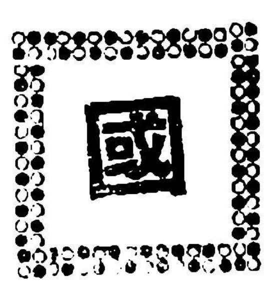
在純文藝派作家與評論家之間，有所謂的不安的問題。謝斯托夫的翻譯，在一般受過虛無思想的洗禮的既成作家之間，感覺到一種親愛，因此引起他們的虛無的情緒。同時挽救這種情緒的能動的精神，在舟橋聖一等的作品及其批評中，可以找着這種傾向。然而這種能動的精神底方向，應該是左呢？或是右呢？日本的智識階級是在那裏動搖着，彷徨着。

三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一月廿五日起至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止

（記者）

本報向例於舊年前後休刊二期，故三週來國內外大事述要均聚集於本期刊出，此三週中國內大事最可注意者，一爲汪蔣與日使有吉武官鈴木之會見，其次即大灘會議察東事件和平解決，而川南北剿匪之勝利，對於中國政治，尤有重大意義，國外政局則英法協定成立，英美人士之太平洋上合作論調，最爲重要，茲分述如次：





蔣見有吉與中日關係

自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武官鈴木等於一月二十八日入京與蔣委員長及中樞各要人會晤後，日方所傳消息，謂有吉之入京，關係重大，而一時中日接近之空氣，引起世人之注意矣，茲述其經過如次：

日使有吉晉謁汪蔣

有吉於一月二十八日晚由滬入京二十九日晨到達，下午四時半謁行政院長兼外長汪精衛，有吉曾提及中國各地現仍有排日行動，希望我政府注意，當晚八時汪宴有吉，並邀內長黃郛外次徐謨唐有壬作陪，三十日晨有吉謁見蔣委員長於中央軍校，談約一小時，據有吉與日本新聯社記者談話，謂「在此機會余對於中日兩國間之全般的問題，作披誠佈公之意見交換，本日會見之結果，大體尙稱滿足，」云云，是日晚間有吉宴汪院長後，即搭夜車返滬，又日武官鈴木偕影佐雨宮，於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謁蔣委員長於中央軍校，黃郛亦在座，由唐有壬繙譯，談約一時半，鈴木辭出後，與日本新聯社記者談稱，「今日會見，日方陳述中日關係調整之唯一手段，在於即時澈底取消排日，次又談及廣田在議會之演說，日本政府希望中日關係調整，且已表明日本毫無侵略之意圖，結局雙方均主張應由彼此互讓」云云。

蔣談對日外交方針

日方所傳佈消息均謂此次會見結果滿意，究竟所談如何，官方未經公佈，不得而知，據中央社二月一日發表蔣委員長對中央社記者談話，記者問，政府外交之方針如何，蔣委員長答曰：

『中國素以信義和平爲外交標準，冀與任何友邦增進其合作之連繫，消弭其仇視之惡因，我政府無時不以至誠示人，俾人亦得其深切之認識，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議會所發表對我中國之演詞，吾人認爲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中國人民因迭受刺激，發生一部分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蓋處此國際間形勢暗淡之境，惟有以平等之原則開誠相見，乃得打開疑團，以進於光明坦蕩之途，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爲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裁制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義，余信日本亦能以信義相應也。』

日本對華政策仍舊

日方既傳蔣與有吉之晤見關係重大，其對華外交政策，當有改變，然據日外相廣田於二日在日本議會答獄民政黨議員豐田豐吉之質問，謂『天羽聲明各方面或多少誤會之處，然現在之對華政策，其根本即依據此主旨，今後仍擬努力闡明日本在東洋之立場，最近中國已諒解日本之意向，而似與日本相呼應之動向，此殊可喜也，尤其蔣介石氏曾與有吉公使並陸軍武官晤面，今觀會見之內容想有大期待在焉。』按所謂『天羽聲明』者

，係去年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聲明，略謂：關於東亞和平秩序之維持，由日負責單獨爲之，日本有完成此種使命之決心，各國如個別的爲經濟上或貿易上之交涉而對華援助，在不阻礙東亞秩序之維持的限度內，日本認爲無庸過問。但若因此而具有紊亂東亞和平秩序之性質，則不得不反對之。例如供給飛機，設置飛機場，派遣軍事教官軍事顧問或放貸政治的借欵等，結果必致離間中日或其他之關係，乃日本所不予不反對者也。此項聲明，其性質有獨霸東亞排斥他國之企圖，足以破壞中國門戶開放之原則，引起歐美各國之反感甚大。

日方盛傳經濟提携

日方對於中日經濟提携，進行頗力，據電通東京十三日電，橫竹商務參事官由上海歸國，乃由外務省聽取其重要報告後，協議之結果，決定中日經濟提携策大綱如下，(一)爲中日經濟團體之交驩起見，擬由民間組織中國實業視察團，派往中國，(一)對中國之農業方面，與以技術上之援助，奬勵中國棉花之大量生產，而由日本大量購買之，(一)於貿易關係採用特殊的「以貨易貨」制，謀中國商品之輸入增加，(一)對中國產業界之窮乏現狀，由特殊銀行，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程度之信用基金，以謀金融之圓滿，而爲應急援助之策，又據東京九日電通社電，商工會議所於八日下午召集實業家四十名，舉行滿洲問題調查委員會，相聚討論後，僉主華方若眞欲實行中日經濟提携，則不吝予以某種程度之援助，又該委員會並擬於日內向政府建議對華提携方針，且行大規模的兩國有力實業家之交驩云云。

日議會中對華質問

日本衆議院於七日午後開豫算第四分科會議，林陸相聲明軍部亦希望對華關係之圓滿，茲將該分科委員會議席上之問答情形，略述於左，鹽月學氏問，陸相認爲今日之時局，爲非常時期乎，陸相答，自滿洲事件以來，我國負有重大之責任，在對外上更處於嚴重時期，且對於「滿洲國」之發展，今後須充分援助，因此我國國防區域爲之擴張，故認爲處於極形嚴重之時局，在他方面言之，受有對外上經濟思想之影響，決非任何平凡之時期，是以上項意義察之，確信其爲非常時期也，鹽月氏問，對於中國是否欲行使積極工作，陸相答，此係外交問題，但軍部由東亞和平上觀察，自覺對華關係非圓滑進行不可，鹽月氏問，由遠東形勢上觀之，欲將國防費減至現今以下可乎，齋藤隆夫氏曾於正式會議席上提出質問，略謂軍部動輒增加國防費，是使世界以日本爲好戰國，而深刻其觀念云云，陸相對於上項質問，並未給與任何答覆，吾人乘此機會，希望披瀝所信爲要，林陸相答，齋藤氏之質問，係對神理而發，故余未曾答，因增加國防費而招來好戰國之嫌疑，殊屬不當，故軍部鑑於國防之責任既重且大，爲完成計，不過僅作最少限度之要求而已云云。

美對中日關係憂懼

據七日華盛頓合衆社電云，中日關係逐漸好轉，預示日本在華勢力擴張之消息，今日使此間深爲憂懼。官方因未接到確實報告，故拒絕作詳細批評，但表示希望「滿洲事變」以來，遠東之緊張形勢，能於不久趨於緩和。美當局久已洞悉，中日妥協，將使不承認「滿洲國」之理由，歸於烏有。此間由是而憶及黎頓報告書中，所提中日調和之建議。最近日本廣田外相在日議會中之演說，提及中國共黨蔓延之危險，引起此間認日本有意干涉中國內政之憂慮。外交政策協會，關於此點，尤爲注意。該會發表一極公正之報告，縷陳中國當局在華北及全國取締反日運動之事實云云。

土肥原遊平津京滬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爲「九一八」事件之活動人物，其行動頗爲中外人士所注目，當此中日關係議論聲中，忽出現於平津與當局交際往還，亦足令人注意也，土肥原於一月初由滬到津，六日由津赴平，八日與北平當局晤談，九日來津十一日赴于學忠之宴十二日赴青轉京，據其表示，擬晉謁蔣委員長汪院長一談中日問題云。

察東事件解決經過

察東事件發生後，我方仍抱和平宗旨，不加抵抗，而日軍軍事動作迄未停止，且日機於二十五日在獨石口東柵子連續擲彈，毀傷我民房，炸死我人民，二十六日又在南北石柱子西紮岩增兵八百餘名，似有前進模樣，同時日方又向我談判和平解決步驟，日軍事聯絡員松井於二十六日晨由張垣來北平，日武官高橋即於是日上午十一時約察省外交特派員岳開先，戰區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朱式勤，交換意見，會商解決辦法，然日軍仍未停止軍事動作，二十七日進佔東柵子，已越過所指之長梁烏泥河之線，形勢似甚嚴重，雖雙方時有和平接洽，然因會議地點問題，我方主在北平，日方不允，和平遂告無望，日方忽於二十八日退出東柵子，二十九日晚間日

武官高橋忍向我當局提出關東軍方面對於和平會議之原則三項，和平大見轉機，我方對於會議地點已不堅持，會議日期亦無延至三月一日舉行之必要，遂各向政府請示核准，乃約定於二月二日在大灘舉行會議，我方派出席代表爲第卅七師參謀長張樾亭，沽源縣長郭埥愷，察哈爾省政府科長張祖德，日方代表爲關東軍第七師團十三旅團長谷實夫，二十五聯隊長永見俊德，及岩永中佐板井中佐：二日上午十一時半在大灘日軍司令部舉行會議，首由日代表谷實夫報告，略謂察東事件出於誤會，現雙方均不欲擴大，故日軍已撤回原防，希望嗣後不再發生此項事件，繼由我代表張樾亭答詞，略謂中國始終維持和平原則，現日方既已撤退，雙方誤會自可解除云云，十二時散會，會後雙方代表聚餐，我代表張樾亭飯後即返張垣，三日到平與宋哲元同謁何應欽報告經過，何即分電中央及蔣委員長報告，四日北平軍分會發表大灘會議經過，此一幕察東事件，至此遂告和平解決矣，茲錄北平軍分會發表文件如下，

「據陸軍第廿九軍軍長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報告，察東事件，經派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參謀長張樾亭，率同隨員沽源縣長郭埥愷，察省政府科長張祖德，於二月二日前往大灘，與日軍第七師團第十三旅團長谷實夫，第二十五聯隊長永見俊德，及松井中佐等，於是日上午十一時，在該處會商口頭約定解決辦法如左，

察東事件，原出於誤會，現雙方爲和平解決起見，日軍即返回原防，二十九軍亦不侵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所有前此二十九軍所收熱河民團之步槍，計三十七枝，子彈一千五百粒，准於本月七日由沽源縣長如數送到大灘，發還熱河民團。

大灘會議閉幕後，察東長梁烏泥河等地日軍至六日即完全撤退，我方所收民團槍三十七枝，子彈千五百粒，七日晨由沽源縣長郭埥愷押送大灘，交日軍第七師團二十五聯隊司令部轉還熱河民團云。

蒙邊糾紛事件

自日方傳佈外蒙兵一月二十四日在貝爾湖附近侵入「僞國」境向「僞軍」攻擊之訊後，外蒙外交部長根登向蘇俄塔斯社駐庫倫記者發表蒙「僞」衝突經過之聲明云，『自一月二十四日哈勒欣蘇末區發生事變後，即寧靜若干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時，貝爾湖蒙古駐軍忽見滿境有軍事卡車一隊開來，內裝兵士，且有騎兵五十人相隨 ， 該隊當即佔領古希爾與布(譯音)，更進而侵入蒙境，蒙方邊衛軍爲避免流血計，即在蒙境內稍退，入諾列諾爾斬壕，此種平和自制態度，卒令與侵入蒙境之部隊之衝突，完全避免，雙方未放一槍，滿洲當局爲解釋其非法行動計，即遍告世界，謂哈勒欣蘇末區域，乃屬於滿洲，同時爲令各國相信其行動之爲合法計，聲明已向蒙方建議開始談判，解決該地邊界問題，蒙古當局鑒於哈勒欣蘇末區自古即屬哈爾哈蒙古，故亦願與滿洲政府進行該項談判』，二月二日日僞方軍事機關照會外蒙軍事當局，請求㈠將蒙軍撤退至哈爾哈河蒙僞界線以南，在休戰談判期中，停止敵對行動，蒙方曾要求在貝爾池附近舉行談判，㈡僞軍擔保停止敵對行動，並不前進越過哈爾哈河以南，據六日消息「僞國」北興安省防軍司令與外蒙當局已開始初步談判，以解決哈拉哈廟衝突事件，聞日蒙雙方於正式談判開始時，均將提出若干重要要求，內有賠欵及保障不再有邊境爭執等項，蒙方現主張在庫倫舉行會議，但『滿』方則主張在哈拉哈廟舉行，關東軍司令部亦主張在哈拉哈廟開會，謂因邊境業已封鎖，礙難在庫倫舉行，據「駐滿大使」南次郎致日本外務省報告，關於哈爾哈事件善後措置交涉之外蒙方面回答，已於七日送達「滿」方，並可望於日內開始正式交涉，因之，「滿」方亦擬即就外蒙兵士侵犯領土及對於破壞哈爾哈廟所受損害等具體的事實，謀作地方事件解決，惟外蒙方面在上項回答中，主張以伯克倫登斯克爲交涉地點，而使俄方顧問一名列席交涉會議，並示將在該會議中提出確定外蒙古一帶「國境」問題之意，故事件之解決，似將相當遷延而其前途亦難免感受種種困難。僞方於十三日答復外蒙，願和平解決哈爾哈事件，其交涉地點無論在長春滿洲里海拉爾均可，惟不許第三國參預此項交涉。

新疆問題與蘇聯

新省府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近以各地報紙對新省情形或未明瞭

，記載不甚符合，特於十五日通電，有所聲明，中央當局接悉此項通電後，二十四由蔣汪去電撫慰，並加指示，盛等當派建設廳長富惜冰乘新綏車於十三日抵綏，十五日赴平去京，報告新省政情，關於新省聘用外國顧問事，補行呈請中央備案手續，茲並錄盛等與汪蔣兩電如次：

盛世才李溶之通電

略謂，自東北淪亡，邊圻風雲險惡，世才等受命中央，堅苦奮鬥，始將叛徒肅清，領土保全，此可告諸國人而無愧者，乃近內地各報對于新省謠諑繁興，橫加汚衊，無中生有，淆惑聽聞，世才等中夜徬徨，萬難索解，杳謠諑之興，固屬無的放矢，影響個人極微，妨害邊局至大，使效忠黨國之人廢然失望，良可浩歎，再新省以交通梗阻，眞相容有未明，而事實俱在，可復按也，自四一二政變，於茲三載，一切措施，均照中央政令辦理，，世才徵諸往者軍閥裂土自私，居恒凜然自惕，當金氏去職之際，正匪禍猖獗之時，帝國主義者播弄其間，使民族攜貳，相互仇殺，糾紛之多，環境之危，當爲國人所想見，世才等負保境安民之責，固不敢貪天之功，但亦負疆圻之託，而造謠者，反勾結外人，形成賓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茲爲使國人明瞭眞相計，敢絕對聲明，無論任何國家，無一兵駐在新疆，無寸土爲外人侵佔，更無機關不遵照中央法令者，所謂賓國通外敢以人格作抵自矢靡他，惟當破壞之後，建設方殷，因人材缺乏，誠有聘爲顧問之舉，但政令出自省府，此項人員僅能資助計劃，斷無指揮各機關情事，至新蘇關係，僅限於商務，世才審時知機，認與蘇聯通商恢復殘破，發展經濟，兩有裨益，且尤當聲明者，最近新省與蘇聯擬定之純粹商業性質之貸借欵項合同，用於各種生產事業，如農工商及交通等項，將來由新省土產陸續歸還，在上項事業，中央亦極力興辦，並利用外資以作張本，如最近之棉麥借欵名目雖殊，用途則一，既與主權無損，更爲輿論所歸，何以外部多方疑慮，不予同情，以致延擱，不無遺憾，總之，世才等天良所在，職責攸關，祇知集合民族，以全力保疆守土，由碎破而建設，由凋敝而繁榮，所有一切措施，與中央法令無不符合，爲救目前艱危，亦惟有貫澈初衷，以濟有成，然內地謠言不發生於全疆糜爛之時，而發生於勵精圖治慘淡經營之際，適足阻礙地方發展，更可爲敵人製造機會，此世才等所切盼於國人了解者也，以上所述，矢諸天日，將來顧大使赴俄過新，一切誤會不難一目瞭然，迎刃而解，諸公對新省情況知之甚詳，敢請予以解釋，俾免誤會，並祈向當局諸公，代爲陳明，並企蔣汪二公以復興自任，洞見萬里，得九鼎一言，必能渙然冰釋，則新省幸甚。

汪蔣去電指示一切

迪化李主席・盛督辦勛鑒，頃由北平何黃兩委員長及各省綏靖主任先後轉到一月十五日電，情辭摯切，感喟良深，溯自新省變亂相尋，內外交煎，兩兄慘淡主持，安輯地方，其苦心固爲弟等所深諒，亦爲國人所共睹，祇以道路窵遠，交通斷絕，輾轉傳聞，遂致失實，報紙有聞必錄，間至一二不檢之紀載，非出有心，已屬主管機關通飭各報館審愼登載，免淆是非，一俟交通恢復，往來頻仍，則眞相自明，流言自息，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所望兩兄放觀大局，弗以細故攖心，是所切盼，顧問及借欵兩事，中央對此素極鄭重，均以法文規定，凡聘用外籍顧問，必須經由外交部，並將聘約副本送呈行政院備案，例如軍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所聘顧問，均依照法定手續辦理，至借用外欵，亦必須經過行政院及中央政治會議之議決，立法院之審議，方爲有效，前年棉麥借欵均經過此種程序，才得成立，中央政府尚復如此，地方政府更無前例可援，此皆爲法規所限，決非對於新省故爲束縛，新省地位特殊，情形迥異，容有借材外國之必要，中央在所諒解，惟對於事實內容毫無所知，即欲贊助亦無從着手，如借欵一事，前經尊處電知外交部，外部即據詢借欵合同內容，俾資審核，嗣後尊處即無隻字道及，詢之此間蘇俄使館，則又含糊其詞，是借欵之事尚不可知，遑論准否，凡此經過，諒荷憶及，今兩兄既以此爲言，弟等亦當注意，懇即將顧問姓名・籍貫・年齡・職務・薪俸・期限各項開列名單，及借欵合同全文一併送達中央，以完手續，總之，中央地方本爲一體，山川雖阻，情感則通，尙祈力體時艱，共撑危局，不勝厚望，蔣中正汪兆銘敬，（二十四日）

蘇俄否認赤化新疆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於二十八日晚在蘇維埃全會報告外交關係，於論及對華關係時稱。在一九二八年中俄邦交會一時中斷。茲已恢復正常關係矣。蓋中俄兩國政府均以爲中俄二國之正當關係。乃二國及一般和平之利益。中俄復交。必能促進我國及中國民衆間之友誼關係也。

關於新疆蘇維埃化之誹謗謠傳。余尚有數語。顯然此種誹謗蘇聯之謠言。日本尤盡散播之能事。余認有力述蘇聯對華政策之必要。蘇聯認奪取外國領土爲不合自己之政策。蘇聯無條件擁護中國各部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新疆自亦在內。

川南北剿匪軍事勝利

朱毛殘匪自竄黔北陷遵義桐梓後，其計劃本欲循遵渝大道直竄川東南，因入黔之中央軍及黔軍尾追甚急，川軍在南岸防堵得力，志不得逞，乃西奔赤水仁懷，圖入川南叙永古藺等縣，自一月二十五日以還，中央軍黔軍尾追於後，川軍夾擊於前，二十八日土城之役，匪部主力崩潰，遂分三股，一股竄入叙永，一股入三岔河，均被川軍擊散，一股由威信入滇東北之鎮雄屬牛街黃水河，有繞道滇北經寧雅入川西松潘之企圖，而川北之徐向前，因見朱毛西竄，乃將綏宣各線放鬆，改竄昭化廣元，渡嘉陵江圖與朱毛銜結，亦被中央軍川軍擊退，乃放棄萬源通江巴中而入陝南，圖經寧羌沔縣入甘，另覓新根據地，將委員長得捷訊後，於四日電川中將領劉湘・賀國光・鄧錫侯・田頌堯・潘文華嘉獎，對劉指揮防守出擊，收效甚大，潘猛烈截剿，忠勇可嘉，鄧赴援昭廣，決斷迅速，田扼守嘉陵，指揮有方，一體傳令嘉獎，並獎潘部二萬元，鄧部一萬元，田部五千元，又懸賞緝拿匪首，二日通電各軍云，杳匪首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等率匪竄擾各省，於茲數載，最近該匪迭經我軍痛剿，狼狽已極，不難聚殲，茲爲早日肅清起見，特懸賞格，無論軍民人等，凡拿獲匪首者，一律均有重賞，特將賞格列後，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賞洋十萬元，生擒彭德懷・林彪・董振堂・周恩來・張國燾等匪首之一者，賞洋五萬元，希即分飭所屬軍民人等一體知照云，茲將三週來剿匪軍事情報，分誌如次。

蔣委員長由京赴廬

蔣委員長於二日午前十一時由京乘汽車循京蕪國道赴蕪，午刻由蕪乘海關文星巡艦於三日下午七時抵九江，四日登岸，逕赴廬山小住，電召各地將領前往聽訓，張學良・蔣鼎文・顧祝同・劉鎮華・熊式輝・俞濟時及本省各綏靖區司令等，均先後到達，除顧祝同・熊式輝因公留牯嶺外，趙觀濤・毛炳文・羅卓英等，十一日返省，據某將領語中央社記者，將委員長十日午訓話完畢，即親率各將領，于大雪紛飛中徒步下山，以示堅苦卓絕耐勞精神，山中酷寒，而蔣氏步履甚健，且行且談，毫無倦容，直至半山始折返牯嶺。

川新省府正式成立

川省府各委員宣誓就職，及新省府成立典禮，于十日正午在督辦署禮堂舉行，市街遍貼標語，到場觀禮者千餘人，至時鳴砲奏樂，行禮如儀，行政院派川高等法院院長謝盛棠・蔣委員長派賀國光監誓，各有訓詞，主席劉湘答詞後，來賓謝作民・邵從恩・胡文瀾演說，午後一時禮成，攝影而散，賀訓詞略謂，徐張朱毛各匪之到四川，由于四川政治不良，有虛可乘，故剿匪必以七分政治，中央以川政責成劉主席，並以中央之力助之，期其有效，四川積弊之大者，一曰私，各霸一方，爲亂之階，今後應開誠佈公，選賢與能，二曰貪，民窮官富，其財多由非分而得，今後應澄清吏治，嚴懲貪汚，三曰窮，過去川當局只知刮民，不知培養民力，亟應免除苛雜，提倡生產，四曰毒，川人多吸烟，長此以往，足以亡國滅種，今後要禁吸禁種禁運，以肅清毒害，五曰亂，過去一般不守法令不遵系統，今後須在統一政府之下，循軌道而行，聞各軍擬將防區交還省府，此是極好現象，六曰僞，只知取巧，不肯實幹，望今後少做紙面工作，踏實幹去，至於行政步驟，剿匪期間應以剿匪爲中心，如編練保甲・修築公路・復興農村・救濟難民諸端，剿匪軍事完成，然後逐步走上建設之途，最後望劉主席及各委員，本着公正廉明實幹快幹硬幹之精神做去，更望新省府厲行新生活，各界民衆擁護新省府，劉湘就職後，並發表長篇宣言。

川南剿匪捷報頻傳

自中央軍薛岳部隊會同黔軍收復遵義後，匪之大部即退守桐梓，沿婁山山脈防守，以阻南北官軍之夾攻，匪首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等曾在桐梓一度會商，決定西竄計劃，另取南六縣爲新根據地，其後由毛澤東・彭德懷兩人統率一・三・五三個軍團，取道溫水・鰼水・向土城・赤水西進，朱德率八・九兩軍團暫守桐梓，以作後援，其行軍路線，僞一・五兩軍團由七里坎・良村以出赤水，僞三軍團則由土城出古藺，彭德懷所率僞五軍團，於一月二十五日在東皇殿與川軍郭勛祺・潘佐兩旅接觸，匪因遠行疲困，軍無鬥志，且戰且走，二十六日敗至良村・官渡河一帶，即不

能成軍，是役也，共斃匪八九百人，擊散匪徒二千餘人，奪獲機關槍數挺，步槍千餘枝，俘匪參謀長一員，同時章安平．達鳳岡兩旅亦在距赤水三十里之七里坎將毛澤東所率領之僞一軍團擊散，斬獲極多，殘匪多退走土城，與號稱預備隊之僞三軍團會合，踞守猿猴場．長嵌各地，縱橫約二百餘里，川軍郭潘章范各旅跟蹤追擊，已將殘匪團團圍困，毛彭兩匪首，在土城指揮，廖澤部隊亦由松坎西追，到達東皇殿，與收復鰼水之徐國瑄團及由瀘州趕到之劉兆藜旅向土城側面進攻。至由匪後方尾追之中央軍黔軍，次第將黔北遵義桐梓湄潭綏陽各縣收復，中央軍分四路向鰼水赤水仁懷叙永古藺各方窮追，川軍潘文華師三旅陳萬仞師三旅及潘佐劉兆藜廖海濤穆瀛洲蔣尚樸郭勛祺各旅總計在十二旅，佈防於川黔邊境赤水古藺叙永之間，二十八日郭勛祺旅猛攻土城，僞二軍團彭德懷指揮之僞第四師長龍超內搏數十次戰鬥劇烈，傷亡甚衆，是晚郭旅數次夜襲，卒擊潰彭匪，二十九日克之，三十日入土城，劉湘得捷電後立將郭勛祺陞任模範師長，以勵有功，匪自二十八日總崩潰後，已截成數段，分據於猿猴場長嵌一帶，向古藺方面潰退，入黔之第六路軍第一第二兩追剿隊，二十九日在仁懷附近與僞五軍團殘匪千餘激戰，匪不支，遂克仁懷，第三第四兩追剿隊，由遵義沿赤水大道轉向古宋，叙永堵擊，川南岸剿匪軍總指揮部於三十一日由瀘州通電報捷云，(銜略)均露，朱毛踞贛數年，終以勢窮力竭，巢穴西竄，嘯結湘黔川滇各省俱受震撼，緣以赤匪早爲國人痛懼，茲經我各部分進合剿，挫敗不堪，聚殘自易，特將近日戰況列後，自我郭潘兩旅將匪第五軍團擊潰於前，章達兩旅攻擒於後以來，又將一軍團擊潰，匪已迭受鉅創，截成數段，殘部僅縮編三軍團，集全力困拒於土城負嵎，縱橫不過百里，復經我陳部潘章達廖徐聯絡匯剿，我范顧劉劉周等部則由古藺橫出截擊，至儉(二十八日)夜匪乃總崩潰，分兩路潰去，一由血白坪潰向古藺，一由馬蹄坳潰向叙永，但該兩路要點於事前早經部署兵力二旅以上扼險堵擊，今更由各路側擊尾追，務達聚殲目的，匪雖潰走，仍在我包圍中也，原匪主力計三萬餘人，朱毛彭俱在內，連日劇戰，斃匪最高級委員及師長二，團長八九，官兵一萬以上，據俘匪供稱，已數日不飽，手足凍裂，腐潰脹腫，行動維艱，狀至狼狽，糧盡彈缺，勢難苟存，此次我前敵官兵以朱毛爲全國著名匪首，知難輕易濟事，拼力奮勇，摧堅陷陣，殺敵致果，逾異尋常，匪進亦進，匪疲則擊，以致匪無休息之頃，反攻之能，故獲此奇勝，且實行穩紮穩打之秘竅，以爲攻守之用，故匪雖潰竄，料難脫網，況我沿江要隘防務，十分固密，尤無可慮，縱匪以死居眉頭，困獸作鬥，終難逃我勝兵之四合，扼險之層佈，屈指剿滅，爲期當不遠矣，四川南岸剿匪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世(三十一日)印。

查此役川軍能將匪之主力擊散者，參謀團指揮得當，賞罰嚴明之力也，先將黔軍師長侯之擔扣留，復將在黔北剿匪不力之南岸剿匪軍第一路指揮

川黔滇邊區形勢圖

廖澤撤職以旅長戴罪圖功，川軍士氣大振，故立此戰功，殘匪既散，成三股，一股竄滇邊，一股爲匪之主力猛攻敘永不克，一股入三岔河，劉湘以前方軍事雖告順利，然匪正攻敘永，不可忽視，乃於四日由重慶飛往瀘州視察，六日返渝，電蔣委員長報告，謂匪連日經我軍各部跟踪追擊堵剿，現分散逃竄，計每股均無多大戰鬥能力，且飢疲不堪，其一股約四五千人，經章旅尾追，周大隊截擊，四日晚竄至落鶴池，兩路口，一股經劉旅在三岔河側擊，達旅尾追，向洛窩方向竄去，其散竄夙木岳鶴六營一帶深山巖穴者，數約二千餘人，殘匪既分散於敘永古藺之間，有股約五千人向大壩急竄，古藺境石廟子亦發現匪二三千人，均經川軍截擊，在大壩者爲劉兆藜旅擊潰，范子英旅在天堂壩將僞一軍林彪部擊散，郭廖兩旅八日進至簸箕峽，劉旅追至周家溝，匪部在大壩建武王村周家溝者尚有五六千人，經川軍追擊後，其主力部分由威信竄入雲南，一部經洛表王場三岔河向滇境之洛木速退去，其先頭匪部已到壩境之牛街川軍郭廖劉三旅已跟踪追擊，總指揮潘文華由瀘縣移至宜賓居中指揮，滇軍安旅七日由畢節向威信鹽澤鎮連前進，九日以來在威信鎮雄間與匪遭遇，匪多避入大山中，中央軍薛岳部八日到古藺向威信急進，現與川軍聯絡，匪部有繞道滇北經寧雅入松潘企圖，劉文輝恐匪竄寧雅，調劉元璋許劍霜兩旅到會理佈防云。

川北徐匪亦被擊退

川北方面，徐匪因朱毛西竄，亟思遙爲聲援，故將綏宣營儀各線放鬆，於十八，十九兩日，向一路軍陣地之蒼溪，南部，閬中各線突襲，因軍兵力單薄，而其內部又極不一心，本難支持，幸經鄧軍楊榮向旅率有生力軍六團到達南部，沿江增防，陣地始得安定，匪迭衝失敗，乃改竄昭化，廣元，一月二十五日晨，由僞軍長王樹生親率三個僞軍團，由射箭河偷渡過嘉陵江，進犯昭廣，時正一路軍奉命南移，中央軍胡宗南師尚未全到，布防未周，聯絡[illegible]失，匪部竟圍攻昭廣，日夜不息，繼經鄧錫侯回師相援，胡宗南部又陸續趕到，另以飛機十餘架協助，當將圍集廣元之匪殲滅三千餘人，奪獲輜重無算，廣元之圍既解，昭化匪軍亦相率遁去，徐匪率十二團駐廣元羊模壩，匪大隊絡繹渡嘉陵江一部陷三磊壩，駐廣元之丁旅，仍死守待援，二十九日晚匪以僞三十，三十一軍八十八，八十九，兩師圍攻胡宗南軍於五龍堡，肉搏奮鬥，陣地屢失屢得，往復數十次，卒將匪擊潰，僞八十九師全滅，鄧錫侯軍第五師王英團二月二日將三磊壩之匪擊退，同時鄧軍五六團搶渡嘉陵江，陣地已進距廣元十五里，可與死守廣元之丁旅聯絡，六日鄧軍楊師將徐向前之大本營羊模壩克復，匪退南江，至綏宣營儀各軍因見徐匪趨昭化廣元，乃向前推進，三日匪棄萬源，六日黎明陳紹棠旅進佔儀隴，張邦本部進佔萬源，范紹增師向通江進攻，匪大部退集通江南江，巴中三地，八日五路軍彭城孚師克巴中，九日克通江，惟南江仍在匪手，殘匪乃進犯陝南寧羌沔縣，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已至褒城指揮進剿，劉文伯王勁哉等旅與匪激戰，匪傷亡甚衆，欲經陝南入甘，恐難得逞，蓋徐匪因朱毛不得逞於川南，改向西竄聲援，又受重創，而萬通南巴又迭受川軍之圍困，若不及早突圍而走，恐將消滅，勢不能不放棄川北而另圖新根據地也。

贛東北殘匪已肅清

浙江保安處長俞濟時，追剿閩浙皖三省邊境殘匪，大獲勝利，一月三十一日通電報告剿滅方匪經過詳情，

(銜略)僞七軍團匪首尋維洲，去秋率部，流竄閩北閩東浙西皖南各地，時奉令指揮各部，跟踪追剿。該匪迭受痛創，以損失奇重，乃欲回竄贛東北匪區休整。適爲浙保安團截擊於張家井，傷僞軍團參謀長栗裕一名。乃回竄未及兩旬，我趙司令正在部署圍剿之際，該匪復突竄入浙。王旅適經玉山，奉調入浙追剿，仍歸時指揮。於分水之役，僞軍團保衛局長周羣，折股重傷，乃復倉卒折竄皖南。同時方匪志敏，率東十軍團亦由贛僞老巢，竄向皖南，速合尋匪企圖另謀發展，以游擊戰術，造成皖南蘇區。時復奉令指揮各部，編爲三支隊，跟踪追剿。十二月十四日，方尋兩匪乃設伏於韓家橋，意欲扼黃山之險，誘我深入。時據探報，隨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決心，親率王旅進剿，先以劉團佔領烏泥關(距譚家橋十里)之險以防匪之抄襲，繼乃率周李兩團及浙保安隊營，向匪攻擊前進。匪本欲誘我至譚家橋附近平原，而以伏兵襲佔烏泥關一帶高地，以圖抄襲後方，不

竄為我識破，至是狡計不逞○血戰一日夜，死傷枕藉，偽七軍團團長尋維洲，當負重傷，舁至茂林斃命，(屍首已尋獲)自是以後，匪胆已寒，一意迴避，時乃乘勝督率三支隊，三路併進，匪計益窮，匪勢益蹙○迭被王旅李旅截擊於芳村江村，伍師追及於流口，毫無喘息機會，因而潰散逃亡者甚衆○七日上午，伍師追及於裔村，下午，王旅李旅截擊於溪頭，一日兩戰，前後被我夾擊，匪益惶恐○據報當方尋兩匪連合之初，人數確在九千以上，迭經各役，除傷斃潰散俘獲外僅存殘部約三千人○迫回竄浙邊，經李旅尉遲團截擊於大龍山，匪則晝夜拚命南竄，不敢稍息，初欲竄回閩之東北，連合士共，再圖發展○乃被我浙縱隊蔣副指揮率高團，初堵於星口市，再扼於徐家村，匪知入閩之計不逞，而時率追擊各支隊已抵華白路沿線，乃折而強越南華山，竄偽化婺德蘇區(即德興東十六十部一帶)○因華山嶅登困難，斃匪甚衆，偽總指揮劉疇西右臂負傷（該匪左臂早已殘廢割斷），匪部乃益形紛亂，不可收拾○時乃借童家坊暖水德興太白海九都白沙關之封鎖線，而以浙保縱隊擔任山頭白沙關楊林線防堵，李文彬旅擔任八里坑徐家村分水關八際柴門線之防堵，包圍該匪於浙贛邊區○自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經伍師追截於港頭，王旅追及於陸莊，李旅堵截於分水關八際，及伍王李各部會剿於懷玉山，一面封鎖堵截，一面嚴密搜剿，顆粒點水皆無者十餘日，匪乃至山窮水盡之地步，精疲力盡，甘願就死，不但毫無抵抗力量，雖遇一普通民衆，無不俯首就擒，殘匪悉被繳械，結果無一漏網，復經自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之分區搜剿，散匪亦已肅清○除偽七軍團長尋維洲之參謀黃鵬飛，二十師師長王裔之等，已先後擊斃外，俘擄偽十軍軍長兼十九師師長王如痴，軍團保衛局長周羣，十九師政委李述斌，二十師參謀長喬信明二十一師師長胡天陶，衛生部部長譚時清，組織科長唐植槐，團長李顯遜以下匪官兵二千八百餘，其餘除被擊傷斃者外，多餓斃於深山之中，觸目皆是○繳械步馬槍二千三百餘枝，輕重機關槍四十七挺，迫砲四門，無線電兩具，騾馬三十餘匹，惟各種子彈甚少，每槍至多不過十發，其餘槍械，多散落深山或河流之中，至現在止，尚時有搜獲○其偽東北省主席方志敏，偽總指揮劉疇西，匿陳家灣山中，被我童暖線封鎖部隊劉旅搜捕生擒，可謂無一漏網，人馬槍械，均行虜獲矣○特聞，職俞濟時叩世印，

俞濟時

中央常會三十一晨開常會，以俞濟時擒獲匪首方志敏，特決議去電獎勵，電云，南京蔣委員長轉浙贛皖邊區剿匪將士勛鑒，自贛匪肅清，餘寇遠颺，地方粗安，而匪首方志敏糾集餘部，流竄浙贛邊區，利用地形，肆行滋擾，頃據捷報，已將該部全部包剿，方匪就擒，殘逆肅清，地方稱慶，足徵我剿匪將士忠勇將事，奏功迅捷，經常會決議致電嘉勉，以勵有功





第八區司令官趙觀濤在上饒審問匪首方志敏情形，X方志敏○趙觀濤，右角方志敏

，特此電達，即希轉知所屬，重申中央嘉獎之至意，是所盼切，中央執行委員會世(三十一日)印。

俞濟時三十日由常山乘杭江路車凱旋返杭，六日赴廬山謁蔣委員長，至匪首方志敏由趙觀濤押解往南昌，七日南昌各界開慶祝大會，將方匪登台示衆。

湘西蕭賀仍踞大庸

盤踞湘西大庸之蕭賀，因湘軍圍剿，其主力死守大庸一帶，惟不時出沒與官軍小接觸，故官軍未能大舉進剿，何鍵月前赴常德，布置督剿，因乘前方軍事稍暇，乃於二日回長沙，據此湘西剿匪軍事一時難有開展也，沅陵陶章兩師二十九日赴大庸進剿，在庸沅交界之四都坪與匪激戰，三日陳渠珍部在永順城附近擊潰匪衆，匪因傷亡過多，乘夜向龍家寨塔臥方面潰竄，一部在永屬大青山官坊灣石堤西一帶，與匪千餘接觸，匪退桑植，其在慈利屬溪口者建築工事，企圖阻礙我軍進剿，十日郭汝棟師王旅李覺師陶陳兩旅及朱樹勛等部，由老鴉口三岔渡等處推進向匪夾擊，紛向後溪深山逃竄云。

陝北共匪一度竄晉

陝北共匪經高桂滋・井岳秀兩部圍剿後，有組織之匪徒已化整爲零，散布晉陝沿河邊界，並因黃河現已結冰，時有竄晉企圖，晉當局因晉西保德・興縣・岢嵐・等縣與陝北毗連，已調兵一師開往各該縣嚴加防堵，二十九日晨並派警憲三十名分赴保德等縣，協同駐軍維護地面治安，岢嵐縣長郭蘭田防務疏忽，匪二十八日侵入縣城，並將縣署搗毀，刦放獄囚，公安局長被殺，縣長逃遁，軍分會查驗校場委員某亦無蹤跡，省府二十九日委員會議決將該縣長撤職查辦，攻入岢嵐縣城之匪僅二三十人，刦掠後當即北竄，綏署已派隊追擊，公安局長王武綱率警抵抗，受傷殞命，匪首阮某被捕已就地正法云。

立法院通過之要案

立法院自一月十八日開四屆首次會後，二十五日開二次會以來，迭次通過各案，茲摘要錄載於次，

西康建省委會條例

二十五日晨立法院例會，通過西康建省委會組織條例，全文如次，㈠西康在省府成立前設西康建省委會，籌備建省事宜，並執行政務，㈡該會直隸於行政院，受中央主管部會之指揮監督，㈢該會於不抵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發布命令，並制定單行規程，但關於限制人民自由增加人民負擔者，非經國府核准不得執行，㈣該會設委員五人至七人，由國府簡派，並於委員中指定一人爲委員長，㈤左列各條事項應由委員會議決之，一・關於建省計劃及發展地方經濟文化事項，二・關於地方行政區域之劃定及變更事項，三・關於本省預算決算事項，四・關於地方官吏呈請中央任免事項，五・關於增加人民負擔事項，六・關於處分省公產或籌劃省公營事業事項，七・關於地方綏靖事項，八・其他建省委會認爲應議決事項，委員會會議時以委員長爲主席，委員會之議決案由委員長執行之，㈥委員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暫行代理其職務，期間以二個月爲限，並呈報行政院備案，㈦該會設左列各處科，一・秘書處，掌理機要文牘庶務會計及不屬於其他各科事項，二・民政科，掌理全省官吏之任免宗教禮俗及其他民政事項，三・建設科，掌理全省實業交通水利及其他經濟建設事項，四・財政科，掌理全省財政事項，五・教育科，掌理全省教育文化事項，六・保安科，掌理全省警衛治安事項，前項所列各處科如有減併之必要時，得由委員會呈請行政院核准減併之，㈧該會設秘書長一人，簡任，秘書二人，荐任，科長五人，荐任，科員十二人至三十人，委任，㈨該會因事務之需要，得酌用專門技術人員，並得酌用僱員，㈩該會因事務之必要，呈經行政院核准，得設立附屬機關，㈩㈠該會之行政經費應編製概算書，呈行政院核定之，㈩㈡該會會議規則及各處科辦事細則由該委員會定之，呈報行政院備案，㈩㈢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審議財政法案程序

立法院一日例會通過法制財政兩委會建議，改善審議財政法案程序辦法，並呈送中政會，緣兩會以預算・公債・稅法・稅則・稅率等重要法案，於國政推行及人民負擔皆有密切關係，須有充分審議時間，方可爲適當決議，特條陳改善審議辦法三端如次，㈠歷年國家總預算均於會計年

度開始後或終了始送院審議，殊礙財政前途，所有二十四年度國家總預算，擬請中央轉知主管機關，於年度開始三個月前送院，㈡近年有關人民負擔法案，有依立法程序送院議決，再由國府公佈施行者，亦有逕以府令或部令公佈施行者，實非法治精神，且與治權行使規律案亦有不符，擬請中央轉知行政機關，嗣後凡有關人民負擔法案，統須先送院議決，然後公佈施行，㈢財政法案事關創設新稅，修改稅目稅則，或募集公債臨時提案，倉卒交議，每少從容攷慮機會，事後補救，尤感困難，擬請中央轉知主管行政機關，嗣後財政法案至少應於兩星期前送院。

立法院八日晨開會，㈠自治法委員會報告修正市參議員選舉法草案案，決議三讀修正通過，㈡審議非工業僱用兒童年齡公約草案，㈢審議船舶起卸工人災害防護公約草案案，決議以上兩案付外交•勞工法兩委員會審查，㈣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國際電信公約草案案，決議照審查報告，批准本公約，並附帶聲明書，㈤財政經濟兩委員會報告審查交易所交易稅條例草案案，決議三讀修正通過。

交易所稅修正條例

立法院八日例會通過交易所稅條例全文如左。

第一條 凡在交易所買賣有價證券或物品。悉依本條例之規定。徵收交易稅。

第二條 交易稅稅率。規定如左。甲，有價證券按買賣約定價格徵收之。其價格內百元以下之數目。應按百元計算。現貨交易不課稅。履行交易之期限。在七日以內者。徵萬分之〇，四。在七日以外者徵萬分之〇，七。乙，標金每條（三一一，五〇公分成色九七八）徵國幣七釐。丙，棉花每百担徵國幣四角五分。丁，棉紗每百包徵國幣一元七角五分。戊，麵粉每千包徵國幣三角五分。己，雜粮小麥黃豆紅糧每車徵國幣三角五分。豆餅每千片徵國幣二角。豆油徵國幣二角。

第三條 交易稅由交易所於買賣成交時按第二條規定稅率責成原經紀人向買賣行爲當事人附帶各徵半數交付於交易所。彙同轉解。如經紀人不爲附徵交付或交付不足額時。交易所應負責代繳。

第四條 交易所應將逐日成交數量及價格。於次日塡具清表。報告交易所監理員核明。並將應納交易稅稅欵。逕繳國庫。

第五條 交易所監理員。得隨時檢查交易所或經紀人之賬冊。查核交易所塡報之成交數量及價格。有無隱匿或虛僞情事。

第六條 交易所怠於爲第四條之報告及繳稅。或違反規定之期限。或報告中有隱匿虛僞時。處以五百元以下之罰金。其因而漏稅者。除徵收其應納稅額外。處以漏稅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之罰金。交易所如因經紀人之違反規定。致受處分時。得轉責於經紀人。

第七條 交易所交易物品之種類。如有增加或變更。應依立法程序修訂稅率。徵收交易稅。

第八條 凡未設置交易稅監理員地方之交易稅。財政部得委託地方財政機關或銀行。代爲徵解。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批准國際電信公約

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報告審查國際電信公約案，㈠本公約係將聖彼得堡電報公約及華盛頓無線電報公約合併而成，該兩公約均經我國加入或批准，本公約雖略有添加補充，內容大致妥善，且現已批准本公約者有二十九國，聲明加入者有四國，我似可予批准，㈡本公約締約國中，關東租借地亦在其列，與華盛頓無線電公約情形無異，查我國批准該約時曾有附帶聲明，故批准本公約似可照例另加附帶聲明如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批准本公約及承認附屬規則時正式聲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不承認亦不讓與任何外國或其他人民在租借地•居留地•租界•使館界•鐵路地界及其他同樣界內未得國民政府明白許可而有安置或使用有線電及無線電設備之權，凡本公約及附屬規則所記載有涉及各該租借地者，無論明指或暗示，對於中國主權不生任何影響，』八日立法院會議照原審查報告通過。

義大使呈遞國書

義大使羅亞谷諾偕一等秘書嘎巴修，秘書齊大廷侯爵，領事兼通譯官羅斯，中文秘書斐賚樂，航空武官德來谷，海軍武官斯巴谷納於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赴國府，覲謁林主席，呈遞國書，事前國府派參軍毛仲芳暨典禮局科長劉迺蕃着禮服乘坐正副禮車赴石鼓路鐵將巷大使寓所迎

接至府，主席出臨禮堂，立于正中，文官長魏懷率領全體秘書，參軍長呂超率領全體參軍，文東武西，依次分列兩旁，外次徐謨及外部翻譯人員立於主席右側，佈置既定，典禮局劉科長請大使入覲，由劉科長導引，大使入禮堂，向主席一鞠躬，至堂中再鞠躬，至主席前又鞠躬，主席一一答禮，大使立定，開始致頌詞，畢，由預定譯員走出行列，向主席譯漢文，譯竟，大使進前呈遞國書，退歸原位，主席收受，將國書轉交外次徐謨後，即朗誦答詞，由外部預定譯員走出行列翻譯，既畢，大使進前，主席與大使握手，接談，翻譯員進前傳話，主席最先問訊義大利國大君主健康，寒暄片刻，大使即引見隨來之館員，主席一一與之握手，畢，主席再與大使握手，大使立正，向主席一鞠躬，步步後退，再鞠躬，至堂中又鞠躬，主席一一答禮，大使偕館員退出禮堂，由典禮局劉科長引大使入接待室，外次徐謨，文官長魏懷，參軍長呂超同時入接待室，與大使周旋，主席回辦公室休息。

▲義大使頌詞　義大使羅亞谷諾呈遞國書頌詞譯文如下，主席閣下，本使奉本國君主欽命，爲駐紮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以繼濮斯萊嗄黎公使之任，茲親賚國書恭呈貴大主席之前，無任榮幸，古時其他人類草莽未闢，我東西二大文化已燦然照耀寰宇，圖兩洲之溝通，今日由黑海越崇山之歐亞通路，吾人稱爲幾乃亞人之大道者，在世界史上堪爲義人致力聯絡東西之明證，本使今日以義國第一任駐華大使資格履新，亦即以此殊足自豪，此項使命與義大利國政府一切設施同一旨趣，鑒於既往，規劃未來者也，義大利在一偉大首領指導之下，經過精神改革而復興，適値貴國諸英彥有同樣運動及同樣印象，集中致力於新中國之建設，故貴我兩國之合作，在史蹟中漸有共同相關之發展，本使深信大中華民國政府必能重視義國對華政策之友善，蓋其政策既非偏私，亦別無作用也，本使行使職務，深盼能邀貴大主席之優遇及其協助，並願當今領導中國以向光榮前途之賢哲諸公共予匡襄，是所企盼。

▲林主席答詞　林主席接受義大使呈遞國書答詞如下，本日貴大使奉貴國大君主之命，親遞到任國書及前任濮斯嗄萊黎公使辭任國書，本主席接受之餘，無任愉快，頃承表示貴國政府對華友善政策，尤爲欣慰，國民政府對於義國亦必具同樣之睦誼，貴國人民以勇敢堅毅之精神溝通東西兩大文化，數百年前已使兩國人民彼此有景仰之義，當今貴國在英明領袖指導之下，經過精神改革而復興，吾人對於新中國之建設適有同樣之努力，中義兩國之合作定將共濟於光明昌盛之途，閣下以義國第一任大使駐節是邦，本主席特表歡迎，並當盡其協助，俾閣下偉大使命得以完成，

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時半，林主席在府備名貴中菜歡待義大使及隨覲人員，由汪兆銘，孫科，陳調元，邵元冲，丁惟汾，徐謨作陪，至二時宴畢，至廊前攝影，畢，復至會客室用茶烟，主席首先與大使握手告別，退回辦公室，大使遂告辭，回行館休息，下午四時，汪偕外部交際科長林桐實及譯員王遂徵乘汽車赴義使寓所回拜，義使率隨員親出迎接，延入會客室內，略談，汪即辭出，晚八時，汪在外部宴義大使夫婦及其隨員，各院部會長官，外部各司長，參事，秘書等作陪，席間盃觥交錯，極爲歡洽，至十時許始散，義大使二十六日晨赴陵園瞻謁總理陵，敬獻花圈，下午五時至七時在義使館舉行茶會，招待我國各院部會長官，二十七日晚義使於赴汪院長宴後，即搭車去滬云。

財政經濟困難與救濟

最近我國財政經濟情形，更顯窘迫，財政當局以稅收短絀，國庫收入難敷支出，亟謀救濟之法，乃令由各稅收機關切實整頓，從緝私及防止中飽兩項積極進行，一面另闢新財源，徵收交易稅，據財部預計，此項稅收，每年可收入四百萬元，交易稅條例已於八日由立法院修正通過，正籌備徵收中，至於地方財政，各省因受農村經濟破產影響，地方收入銳減，不敷支配，多藉借債維持，計去歲年度，各省新發行之地方公債及借款，已經中央核准發行者，總數共達九千九百餘萬元之鉅，尙有以各種名義舉行借款未經核准列入統計者，爲數更鉅，如浙省地方公積金額二千萬元，浙絲繭借款三百萬元，皖賑災公債四百萬元，皖省借款十萬元，吳興縣倉庫借款二十萬元，蘇水利公債二千萬元，湘建設公債六百萬元，湘救國公債三百萬元，鄂金融公債四百萬元，鄂政務借款五十萬元，冀治黃借款一百五十萬元，豫省治黃借款二百萬元，新疆省金融公債八百萬元，粵

庫券五十萬元，滬租界五厘公債七百萬元，粵金融借款一千萬元，據此以觀，各省財政若不另闢開源之道，單靠舉債過日，徒飲鴆止渴而已。

關係金融命脈之白銀問題，雖徵收平衡稅，亦未能遏止白銀外流之巨潮，因之全國各地廢曆年關銀根緊急，為向所未有，上海為全國金融中心，截至二月八日止，所存銀洋三萬萬三千四百九十一萬三千元，較去年同時短少二萬零六百萬元，素稱資本雄厚之錢莊在年關中倒閉者有榮康鑫康寶大裕德昶等四家，所負債務，不下千萬元，而上海地產之跌價實為金融界之致命傷，蓋上海銀錢業及富有資產者，無不投資於地產也，彼時滬市金融之恐慌，經濟界中人無不憂慮，惟恐擴大，當總結賬時，上海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拆放現款五百餘萬，始得渡過，財部為研究金融起見，特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布金融顧問委員會章程，聘銀行界張公權等為顧問，目的在研究金融問題，備財政部長之諮詢，外人不察，以為財部要實行改革幣制，致外滙市場，突起波瀾，實則不過具文而已，蓋中國現在財政經濟困難問題，任何人亦拿不出最低補救方案，總之白銀問題未解決前，談不到救濟之法，最近因蔣委員長會見日本公使有吉，日本即大事宣傳，所謂經濟提携之說，甚囂塵上，大阪實業界正進行活動，究竟中國現時是否需要如此，任何人亦不願提及也，或為日本之單相思耳，惟金融界近年來趨勢，已由投機公債或都市地產，而轉入投資農村，如交通·金城·上海·浙江興業，四省農民銀行，組織中華農業合作貸款銀團，已於九日在上海成立，推定李鍾楚鄒秉文為常務理事，總額定為五百萬元，首期先辦陝豫魯冀蘇浙等六省區，本年投資三百萬元，辦理棉業，分生產運銷利用三種貸款，金融界此類投資，比較集中於上海地產投機交易，或能於促進農村經濟之發展，有所裨益，此或為無辦法中之一條出路歟。





英法協定成立

自法義協定成立後，即傳法當局將有倫敦之行，訪晤英當局會商有關英法兩國之問題及歐洲一般問題，因法外長拉佛爾於未起行前須事先研究應商之事，並與駐法英國大使克勒爾迭次交換意見，遂於一月三十一日午刻由巴黎赴倫敦，當晚到達，二月一日晨十時三十分法總理佛蘭丁，法外長拉佛爾，與英首相麥克唐納，外長西門，樞密大臣鮑爾溫，掌璽大臣艾登，在唐寧街首相官邸開始會商，羅馬協定，東歐公約，裁減軍備，取消凡爾賽和約軍備條款，允許德國在安全範圍內之軍備平等要求及德國重返國聯種種問題，二日英法要人賡續作七小時以上之會議，對於歐洲問題，雙方意見，已趨一致英外相西門乃於夜間會議休息時即訓令駐德比意各國英大使，以空防公約之內容向各駐在國政府傳達，並邀請參加云：，三日上午又作會商後，下午發表公報，說明此次英法談判之重要結果，當通知德國及洛迦諾公約簽字各國，希忒拉氏已召集緊急會議，討論應取態度，歐洲輿論對於此次會議一致讚揚，法總理佛蘭丁外長拉佛爾四日回巴黎，佛蘭丁即用無線電廣播演說，倫敦協定之意義，八日英外長西門飛往巴黎應英商會之請，出席常年宴會，法總理佛蘭丁亦到，西門演說英法合作為完成永久和平工作所必須，西門九日返倫敦，又傳將有柏林之行，茲摘要記述如次。



法總理佛蘭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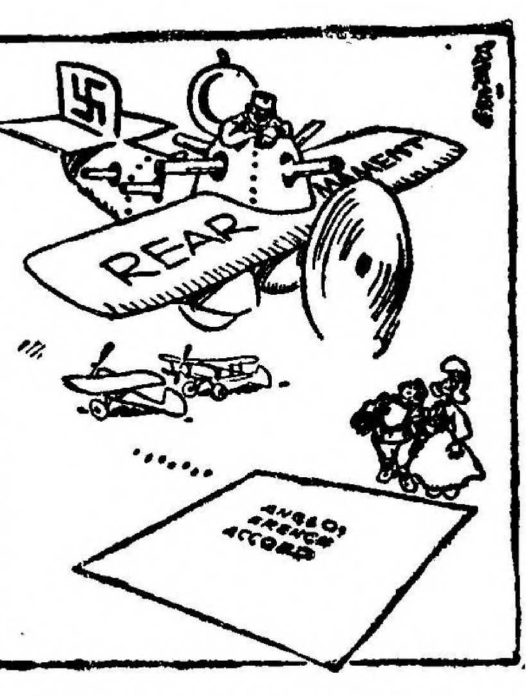
英法協定內容要點

三日上午英法兩國代表於會議結束後，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在唐寧街十號發出公報，說明成立協定內容，㈠重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五國宣言，贊成安全範圍以內權利平等之意，㈡英國宣言準備參加一月七日之法意協定保障奧國獨立，㈢英國對於法意協定所不承認之德國或其他戰敗國家單獨改變軍備條款一點表示滿意，㈣英法兩國已議定對於德國問題作一總解決，惟應自由交涉，㈤促訂東歐及中歐互助公約，㈥宣布英法已成立空防公約邀請德意比三國參加。

法外長發表之宣言

法國外長賴伐爾親自宣讀宣言全文如下，『此次英法閣員倫敦談話，其目的乃在使歐洲各國，以完全友好及相互信任之精神，共同合作，

以輔助世界和平之進步，並使凡足以招致軍備競爭，增加戰爭危險之各種傾向，歸於失敗，兩國政府，本此種精神，特將一般局勢，詳加審察，認爲最近解決若干國際問題，國聯會所負任務，特關重要，而各國政府以協調精神參加此等問題之解決，因以獲得圓滿結果，尤可欣慰，爲此英法兩國閣員，特宣稱，嗣後對於兩國本身之問題，及在國聯會提出之問題，所採政策，當仍本協調及合作之同一精神以爲之，最近在羅馬簽訂之法意協定內宣言，法意兩國政府，擬發展兩國之傳統的睦誼，對於此項宣言，英國閣員今代表英國政府，表示誠信之接受，法意政府既表示以相互信任之精神，共同合作，以謀維持普遍之和平，則英國政府對於此種合作，亦甚



德國飛機能在此降落嗎
（字林西報）

願參加，此外關於中歐問題之羅馬協定，得見成立，尤爲英國政府所慶幸，英國認爲羅馬協定規定，遇奧國獨立及完整遭威脅時，多數國家應相互諮詢，英國亦當在此多數諮詢國家之內，英法閣員希望由羅馬協定所得之滿意進步，得因德國之直接有效合作，繼續不輟，爲此英法兩國同意向德國聲明，任何國家，其軍備已由條約規定者，決無以單方面行動變更是項義務之權利，但以爲欲謀恢復國際信任，增强和平希望，則最善之策，莫過於由德國及其他列强間，舉行自由談判，以使軍備問題獲得普遍之解決，惟此種解決辦法，同時必須顧及安全問題，因此有關係各國間，必須以自由談判之方式，訂立在東歐方面相互協助之公約，而羅馬法意談話中所擬定之中歐安全制度，亦應加以實施，同時德國軍備問題，則當依照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英法意列强宣言中之規定，以解決之，此項宣言，



法外長拉佛爾

承認在安全制度中，德國得享軍備權利之平等，其解決之方法，乃在擬定一般的軍備措置，以代替凡爾賽條約第五部分，限制德國軍備及軍額之條欵，此種解決方法，有一要素，即德國須重行出席國聯會，並積極合作是也，英法政府希望其他有關係各國政府，對於上述原則，亦具同一見解，更有進者，英法閣員舉行談話時，認爲輓近航空事業之發展，對於和平前途甚多危險，如濫用航空勢力，則有在天空突施襲擊之可能，爲擔保不發生此種危險起見，英法閣員會審議，是否可由若干國家以相互之基礎，成立一種區域協定，由簽約國相約，遇簽約國有一國突遭天空襲擊時，應立即調遣各該國空軍以援助該被侵略國之空軍，英法閣員經商議後，代表各該國政府，承認在西歐方面訂結此種相互協定，確足以預防侵略，並使參加國得避免天空之突襲擊，爲此特決定邀請意大利•德意志•比利時三國，與英法共同審議訂結上項天空互助公約之可能，要之，英法兩國所進求之目標，僅爲和平，則此項提議之宗旨，自亦不外增强和平而已，此層當能爲有關係各國所鑒諒，英法政府茲再聲明，一俟接得有關係各國之答覆後，英法兩國準備立即重行磋商一切』云云。

德國復文已交英法

德國對於倫敦協定態度，極爲世人注目，當三日協定全文發表後，曾由英法兩國駐德大使以內容通知德政府，希忒拉當召集政治緊急會議，討論甚久，德國復文已於十四日傍晚，由外長紐拉茲遞交英法兩國駐德大使，據柏林十四日路透電稱，德國復文，詞旨寬泛，但含有所提各種問題不妨開始作外交談話之意，聞德政府對於英•法•德•比•義五國間空軍公約之提議，已予以美滿考慮，此約用意在阻止簽約者有空軍侵略行爲

，至於保障奧國獨立與完整及東歐相互安全公約之提議，則尚須保留，又據十四日哈瓦斯電，關於德國復文之詳細內容，頃復探悉，下列各端，可資補充，德國對於英法兩國建議，並未提出問題，惟中明天空公約之主張，係須德國軍備得到平等地位，此固德國所不斷要求者，今英法兩國提議訂結此項公約，則不啻默認此項平等權利云，對於多瑙河公約草案，德國政府大抵以為無再度詳細說明是地之必要，故在復文中，僅予概括述及，對於東歐互助公約計畫，則其態度尚不若官方報紙所表示之消極，殊為一般人所不及預料，惟德國政府以為安全問題，足以引起多種問題，故採取保留態度，以避免自受拘束，然並不拒絕與各關係國政府會同研究云。


英首相麥克唐納

義國對協定之通告

據羅馬九日海洋電，意大利政府九日發表通告，正式將意方對英法閣僚會議之結果所持之態度，作一最初之陳述。意政府歡迎英法協定，相信與德成立諒解之基礎，現已獲得。但對於空中公約，則有相當之保留。衆信此項通告，實代表莫索里尼個人之意見，因通告所用辭句，皆為莫氏經常談話時之慣用語。是項文件之特點，在於將與德成立諒解之可能性一點，列於空中公約，及奧國獨立問題之前。通告全文如下；意大利負責當局，對於英法政府之倫敦會商，已有確實之報告，而對其開展，亦以最密切之注意力觀察之。此項會商後所發表之宣言，意方視之，亦表同情。以為其中，確含有與德國成立諒解之可能性，而從此各利害相關之政府間，可展開一相互合作之時期。至於締結一種公約，確定於空中襲擊時，實行互助之義務一點，意大利之態度，簡括言之，在原則上固屬同意。但關於意大利與英國對比具有特殊形勢之觀察，則保留所應發表之意見。至英政府對奧國獨立問題，以及對法意一月七日之協議所持之態度，意大利負責方面，尚覺滿意云。

英外長西門

太平洋上英美合作說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正式通告廢棄華盛頓海約，二月七日日本海相大角在議會表示：主張修改華盛頓海約第十九條，將具有攻勢之根據地夏威夷及新加坡列入不能建築要塞各島之內，且日本退出國聯，應於三月二十七日起生效，不受國聯盟約一切約束，故太平洋問題，遂成列强注意之焦點，近日英美政治家，盛倡英美合作之說，蓋深懼苟英美不講求密切合作，太平洋之均勢，最近將來，難免不被打破也。

日本海軍對策

日本海軍專門委員山本少將，於一月二十九日由倫敦啓程返國，向日政府報告延期舉行之海軍談話形勢。氏謂余意海軍問題當先由外交途徑，然後重在倫敦依照去年雙方談話形式，繼續進行。英美日三國與海軍問題最有直接關係，宜在未來海軍正式會議召集之前，舉行預備會議。至於法義兩國則以往談話情形既經隨時通告。在限制海軍軍備之方式吾人未能獲得同意之前，不必亟亟與各該國舉行雙方談話。山本已於二月十一日返抵東京。英政府當局關於海軍預備會談之續行期，現已表明，可望於十月左右舉行。據台衆社東京電，　日外相廣田暗示，　在無條約期間，英美日對不侵犯公約可交換意見。此種揣測，能否實現，殊不可知。日本海相大角在二月六日海軍預算第四分科會中，作如下之聲述。「山本代表在倫敦預備會商中，雖曾提示試案，而作為一個人的問題，內示數字，並非係依據訓令而行，故英美方面苟不容納日方主張，而至與各國間陷於無條約狀態，日本除自整軍備相與對抗外，別無他法。關於潛水艦等，擬先建造其所視為必要者。至其他各種艦艇，則可視對手方情形如何，再行決定•猶為未晚。又太平洋防備限制協定，幾使日本之台灣及其他重要島嶼，悉受限制，故在現狀之下存續，殊屬不利。惟若加以修正　，　俾作為單獨協定，則可不加反對　。　斯日大角答覆質問稱，「海軍方面所考慮之國防計劃，不能以第一第二次補充計劃認為滿足。現在之計劃，雖能應付一九三五•六年之國際危機，但為應付意外情勢，或須樹立第三次補充計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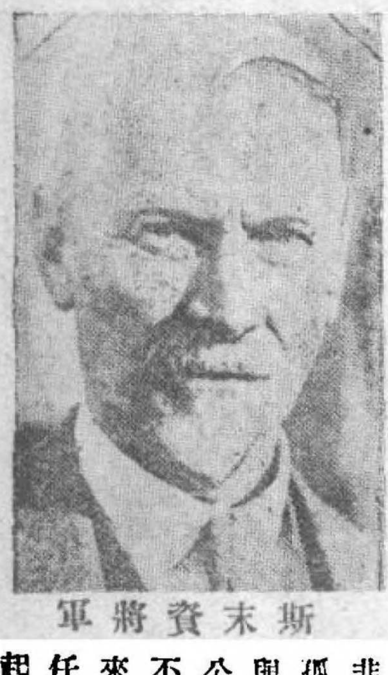
要求其預算亦未可知。由此觀之，海軍當局除貫徹其第一・二兩次補充計劃外，將更實行第三次補充計劃，以充實其海軍力也。」大角更主張修改華盛頓條約第十九條，將具有攻勢之根據地夏威夷與新加坡列入不能建築要塞各島之內。氏並主張删除該條第三款中所列各島，因其在日本國防上，均為必需。嗣又宣布日本主艦與航空母艦之革新，大體將於來年完成。

美國增強國防

一月二十九日，美國副國務卿斐利浦斯，演說稱：美國願削減其海軍力量，但現時五五三比率須加維持。又稱，政府認為削減軍備而不變動政治經濟均衡之惟一方法，厥為比例的減低現在標準。同日美代表台維斯，在對外關係行政會宴會時，發驚人言論。謂日本兵力大於美國，吾人不應泛談未來之海軍競爭。二月七日美衆院通過革新陸軍配備案，該案規定增加陸軍五萬人，支用經費四萬萬元。該案並規定須備有後備兵七十萬人。十二日衆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文森宣稱，政府業已同意就一九三六年公共工程預算三萬萬美元中，撥欵三千八百零九萬八千美元供海軍特別建造費用。其中(一)一千五百萬元用以充實夏威夷羣島珍珠港之海軍根據地。(二)一千萬元在珍珠港建造浮出於海軍之鉅大船塢，以供修理船隻之用。(三)二百萬元在巴拿馬運河地帶之巴爾波港及科科沙羅港建造潛艇及航空根據地。(四)六百一十一萬元用作戰艦上之軍備設置費。美參謀部本部戰時計畫部長吉爾朋大將，十一日向海軍委員會提出擴張空軍根據地之提案，氏說明其提案之趣旨云。「余在參謀部業已提出空軍根據地之計劃外，再提出建設六處之強力空軍根據地。因根據地之增設，在平時亦可充分完成國防上之訓練」。氏所舉之根據地點如左，一，阿拉斯加，二，太平洋西南部，三，羅志基山地，四，大西洋岸東北部，五，大西洋岸東南加里比亞海地方，六，美國東南部。此外傳美政府行將向國會提出陸軍現代化之計畫，共需費四萬零八百萬元。其中最關重要者，計㈠夏威夷羣島設航空根據地，需欵一千一百萬元。㈡建設新式飛機八百架，需費九千萬元。㈢充實夏威夷羣島，亞拉斯加半島海岸防禦，需費一千一百萬元。㈣陸軍機械化，需費一千六百萬元。㈤步兵砲兵軍器現代化，需費八百萬元。軍界領袖及參議院陸軍委員會各委員業於八日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此項計劃。溯自去年十二月日本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以來，此種會議尚係第一次。據該委員會委員參議員麥克諾萊聲稱，此次會議所決定者，純屬防衛性質，即使日本未曾宣布廢止華府海約，美國方面亦必作此決定云。

英美盛倡合作

在太平洋風雲緊急之今日，英美政治家，盛倡英美合作之說。南非聯邦斯末資將軍九日在南非國際問題學會發表一重要演詞稱，據彼觀察，目前世局似有兩種現象，含有潛在的危險性。一為歐洲政治自由的落沒，另一為遠東發生之情勢。睡着之亞洲現已醒覺。現時日本所採政策有令太平洋成為世界一大危險地帶之嚴重威脅。中・日・俄・美・英・坎・澳・印與紐西蘭均將牽入。日本情勢需要大量之忍耐與善意應付之。英國各自由領意欲英美兩國對世界問題從事合作，以保障彼等自身之安全。倘使日本得知英美間無論有否條約存在，但事實上能採取切實合作之政策，大概即足以保障太平洋之和平。美國有思想人士鑒於近頃之發展，定可認明舊日孤立政策之根據已經動搖。並謂英美兩國在太平洋中實際合作，以維持中國土地之完整與將來之和平，實為關於今日國際事務所能取之重要步驟。苟非美國允對於陷侵略者於孤立地位之經濟抵制等事與各國合作，則巴黎和平公約仍將為人所不信。大不列顛無論如何須知在將來任何急要中，贊助國聯任何決議，決不致因以引起與美國在大海中之爭鬥


斯末資將軍

○斯氏末稱，前美國國務卿司蒂生對和平公約所發之宣言，宜加以澄清之功，使成實際政策之基礎。俾縱不爲國際會員或無被累之擔任者，亦能信賴此種政策云云。十日「紐約時報」評稱，斯末資將軍促進英美合作之演詞，其意趣與華盛頓官場之思想，完全契合。又據華盛頓電訊，稱美京以恬靜滿意之態度，接受英政治家此項聲明，且更足令人相信，兩國實際上已獲得一種事實的合作政策。無論如何關於遠東之海軍問題業經如此，惟此種諒解不得不爲非正式的，並能隨時變更，無須事先通告云云。美下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克雷諾茲氏於討論斯末資將軍之提議時，表示英美在太平洋方面之合作，將爲和平最佳之保障。著名共和黨參議員波拉對於此項提議，發表宣言，謂英美兩國訂結同盟，實有若干不可超越之阻難。當知吾美人民多反對同盟及協約。此層英國親美人士，似未加以重視。抑且斯末資所謂太平洋不安全，亦不免言之過甚云。

萊頓亦講合作

一九三二年滿洲調查團萊頓爵士近日游美，作演講旅行。七日萊頓爵士向紐約政治教育聯合會發表演說稱。滿洲問題，爲參加現在海軍談話三強心目中之最重要問題。該問題至今或猶未經公開討論云。萊頓稱，日本堅持海軍平等之目的，在要求承認其一手造成之現狀，如不能達到此種目的，則決心抵抗外來之壓力，是故日本要求與他國海軍平等，同時表示如列強承認其一手包辦之「滿洲國」，則日本亦可表示妥協也。該政策之目的，在引起英美兩國之猜疑。英美洞悉此種誘惑，故咸具戒心，深恐對方受其蠱惑。英美兩國均欲避免與日競爭造艦，但兩國之實業家均壓迫政府，謀取「滿洲國」之特惠待遇，兩國無時勿抱疑懼，深恐對方單獨行動，換取此項利益云。萊頓認遠東問題，爲政治問題之一。英美兩國人民均應有坦直之討論。萊頓繼稱，日本始則認滿洲之暴行爲合法之舉動，繼則廢棄華府海軍條約，遠東之原狀至此，已被毀滅無遺矣。但嚴重之政治問題，由此而起。受其影響者不僅爲中日兩國，因遠東之原狀，國際協定有明文之規定，而英美兩國即爲該協定之簽字國也。故日本破壞條約所引起之局勢，足以危害世界之和平。如欲應付此項危機，英美合作實爲不可少之舉。共同之危險固足使吾人合作，但縱觀時局，亦有使吾人分離之因素在焉。遠東問題以下列二項原則爲其礎。㈠日本人民增加後之經濟需要，㈡中國之政治改革及其逐漸興盛之實業，但英美兩國應付此種問題時，心目中均不忘維持和平，遵守國際義務，保全商業機會，及防制費用甚巨之海軍競爭也。以英國而言，英日友誼使英人同情於日本之經濟狀況，遂使美人對於英國之言行表示懷疑。以美國而言，英國爲國聯之會員國。美國則否，遂使英人不能信任美國之意嚮，並對於美人願負解決遠東問題至何種程度，亦致疑懼，但一切猜忌，實無根據因英美兩國均有義務均受條約之約束也云。斯末資關於太平洋危機之演詞發表後，萊頓又立即向日本呼籲。氏十日在華盛頓向中日等國外交家演說，稱日本如堅持其目前之政策，則世界將重返締結同盟與從事軍備競爭之不祥的制度，此即上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原因。氏又稱，「即就目前言之，吾人正將捲入一國際拿加拉大瀑布之漩渦中」。和平協議制度爲文明的生命線。氏信如他國願意向日本呼籲合作，以挽救此無價的孤單的利益，使其能免於世界戰爭，日本將不能加以拒絕云。十一日萊頓與美國高級官員作數度會晤，頗爲忙碌。午氏應羅斯福總統邀請赴白宮。氏曾與施蘭基氏長談，二人曾詳談滿洲情勢，但無任何確切之發展。氏並與美國務卿郝爾，副國務卿費利勃斯及其他外交官秘密談話。

日本衆院通過預算

日本第六十七屆議會自一月二十二日開會後，以衆議院討論預算案爲最主要，因政友會反對政府原案，討論十三日之久，最後由政府聲明提出十二萬元之追加預算作爲農村救濟，表示妥協，預算案始獲通過，茲述其

三週來開會經過如下，一月二十三日貴族院會議，有名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博士提出人權蹂躪問題，提出各種證據，攻擊檢察官濫用職權，追究小原法相之責任，頗聳動一時耳目。二十四日衆議院會議，由政友會之岩崎幸次郎提出綱紀問題，加藤鐐五郎，提出工商業救濟問題，最後由民政黨之齋藤隆夫登壇，歷舉國民在生活上，思想上之不安及對於戰爭之威脅，指摘陸軍當局發表國防小冊子爲鼓吹戰爭，欲以武力君臨世界，招致列國



高橋手腕果然高妙

（大阪每日新聞諷刺畫）

之疑惑，國家之前途將因之大感困難云云。貴族院方面二十五日，貴族院休會，衆議院午前開預算總會，由政友會大口喜六分析高橋財政，責問頗爲嚴峻。最後由有名外交家蘆田均（政友會）列舉外交上種種缺點，力言外交陣容有重新整頓之必要，二十六日，貴族院休會，衆議院午前仍開預算總會，仍由大口喜六提出農村救濟問題，午後討論政府提出之赤字公債及滿洲事件公債發行法案二案，決議交付審査，繼討論臨時所得稅法案，二十八日，貴族院開會，津村重舍對國務大臣施政方針提出質疑，大角海相答以如裁軍會議決裂，發生造艦競爭，吾人雖啜粥亦願對抗到底。衆議院會議，仍由大口喜六繼續質問，政友會之太田正孝繼之，力言政府十年度「跛行」預算，決不足以救濟農村，最後追究政府對於臨時議會救災議案即所謂「爆彈動議」，有無實行之意，岡田首相答以因尊重院議，始派調査員分赴災區，調査實況。此事至此，始告解決。二十九日衆議院方面，繼續討論臨時所得稅，決議交付審査。三十日衆議院開會，由小川鄉太郎質問海陸軍費之將來，先由大角海相答覆無條約狀態以後，將節約不必要之軍艦，另整備在作戰用兵上必要之軍艦，以完成自主的軍備。林陸相則詳述陸軍費用之內容，言明十一年度以降，軍事費對於全體歲計之重壓，依然不能緩和，軍事預算額之減少，殆爲不可能之事。

議會開會至此已達旬日，衆議院預算總案一再延期。政友會提出所謂「爆彈動議」之救災案，根據臨時議會決議案，以責難政府，意在阻礙預算案之成立。政友會總務島田俊雄復在二日大會中，質問政府對於救災及救濟地方團體有無提出追加預算之意，及提出數額之程度。岡田首相祇答以尙在調査中，雙方仍立於對立之地位。豐田豐吉（民政）、提出中日問題，廣田答以中國方面最近頗諒解日本眞意，前途可望展開云。三日衆議院預算會，政友會之河野一郎提出東北救濟問題，追究政府之調査狀況，河野氏又質問林陸相所謂「廿日事件」之內容，林氏答以係去年十一月二十日，青年將校及一部分士官候補生有不穩當之企圖。河野追訊後藤內相，是否有人發布傳單主張斷然改造國家，內相答以有其事。四日衆議院預算總會，中亥藏男提出移民及過剩人口解決問題，證明日本現在移民狀態，人口增加百萬之後，即無法解決，主張實行產兒限制。次由小林錡質問床次遞相五十萬元事件，林陸相承認曾發見赤塚及鶴岡收據，小林即對床次進攻，床次答辯，五十萬元爲赤塚及鶴岡所得，與已無干（目下此次在由檢事局調査，搜尋赤塚與鶴岡蹤跡，尙未發見云）。五日衆議院預算總會

，岡田首相答覆島田俊雄二日質問，允早日發表確實辦法。因高橋已同意提出追加預算，對於政友會之爆彈動議表示妥協。耗時十二日之預算總會，至此始告一段落，交付分科審查。自六日至九日，衆議院開預算分科審查會，至九日午後始再召集預算總會，岡田首相聲明，內閣會議已決定提出追加預算一千五百萬元，作爲農村應急施設準備費。政友會與政府之妥協工作遂告成立。轟動一時耳目之爆彈動議，已告解決，所餘之問題，惟臨時所得稅及床次氏五十萬元問題而已。衆議院預算總會十三日午後開會，各分科會報告審查意見，提出討論，大口，清水等發表贊成意見，最後付表決，大多數通過，十年度預算案，遂在衆議院中安然通過矣。

美俄債務談判決裂

駐美蘇俄大使特維雅諾夫斯基一月二十七日自俄返美，三十一日曾至國務部討論蘇俄舊欠之債約五萬萬元事，僅四分半鐘即出。國務卿赫爾旋與國務部各員會商，歷一小時之久，發出公布如下，觀於蘇俄所抱之態度，余覺吾人尙不能抱今有妥協可能之希望云。赫爾對此表示遺憾，據謂因渠對於美國製造家農產家在蘇俄覓取市場之願望，及對在俄財產被沒收之美人，素表同情之故。赫爾又謂美政府對於蘇俄拒絕美國所提出解決債務之建議，大爲失望云。據稱，談判停頓，係由蘇聯要求二十年長期借款態度堅決不屈之故。關於此層，當去年談判開始之時，美國僅允由進出口銀行以商業借款貸予蘇聯，期限不甚久，雙方意見雖形參差，仍有成立妥協之可能。惟最近蘇聯大使聞由莫斯科接來訓令，囑勿繼續進行，故談判遂告停頓云。若干國會議員，因此頗爲忿怒指斥蘇聯不顧諾言，繼續從事政治宣傳，當由美國撤消承認云云。惟羅斯福總統當不致出爾返爾，而出於撤消承認之途也。

三日塔斯社代表接到李維諾夫之說明如下，「一年以前余與羅斯福總統親自議定清理美俄間債務問題之根本原則，此等原則完全適合蘇聯政府屢次之宣言，即在承認俄方之對等提案及允許借款給蘇聯之條件下，蘇聯願討論舊日債務問題是也。故余離美時深信將來談判僅涉及協議之詳情細節，決不發生任何困難。不幸後來美國大使布列特與莫斯科間及隨後美國務部與俄大使間所進行之談判中，將華盛頓所達到協議中最重要之一點即借款一項，發生問題。俄方在自己提案中嚴守該協議之適當界限，已將自己讓步到一定程度，過此程度，則全部華盛頓協議即須重行修改。華盛頓所得到之結果須全歸無效之道路，亦即不得不開始新談判之確定協議根本原則之道路，吾人實不願走。直至今日談判不會獲得圓滿結果，吾人自抱十分遺憾。惟吾人相信此種情景勿影響及兩國之邦交，尤勿影響兩國商務關係之發展。兩國商務關係迄今却受談判進行之阻滯，此外擺在蘇聯，美國，及其他和平國家面前尙有更嚴重之一般任務，要實現此任務，儘可不必使此國或彼國物質方面之要求，招致損失也。各國解決相互間債務問題之困難，現已成爲國際生活之主要事件，然此仍不能阻止國際合作以發展商務關係及鞏固和平事業也。六日國務部聲稱，駐莫斯科之美總領署，現已撤銷，而駐俄領事多人，亦將召回。因美俄間債務談判破裂美國自無將派駐俄領署人員之必要也云云。九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全蘇聯大會閉幕時發表關於內政外交之演說，其中謂美俄商業及債務談判失敗後，羅斯福總統決定裁併駐俄外交及領事機關，裁撤美國駐俄大使館內海軍及航空參贊，並取消駐莫斯科總領事館。羅斯福此舉，實使美俄兩國間最近將來經濟關係之發展，發生困難云。莫洛托夫並再三聲明，蘇聯對於各外國之要求，尤其是美國之要求，決不讓步。華盛頓中立者意見，俄美債務談判決裂產生之緊張局勢，不久即可消逝。預料在不安及不滿之情緒後，對於解決困難之最後辦法將必採取更具體之態度。俄美顯然不能聯合對日。

義亞爭端在僵持中

非洲亞比西尼亞與義國自上年十二月五日在維魯亞附近發生衝突後，邦交頗緊張。義方曾提要求賠欵•道歉•向義國國旗致敬，及懲辦當地領袖諸欵後雖緩和，但現又形擾攘。一月二十九日維魯亞又起新衝突，義方土籍軍士，死五人，傷六人，亞方死傷尤夥。此次衝突，乃亞國在魯亞一帶厚集軍隊之結果，義政府當訓令駐亞義使向亞政府提出抗議，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即向兩國政府進行調解：俾即進行直接談判，將東非義國屬地與亞比西尼亞間之疆界明白劃定，如是其他各種懸案自必較易解決矣。

十二日英駐義大使德留蒙及法駐義大使尙伯蘭，先後往訪義外次蘇維治陳述對義亞兩國調解之意。並促彼等直接交涉。十三日英外相西門在下議院發言，述義亞兩國爭案事，謂駐羅馬英大使曾悉義亞兵隊自在索馬利蘭邊界區域發生衝突後，義政府即在義國動員陸軍兩師，共三萬人。英大使又悉義政府取此戒備計畫，顯欲放棄與亞直接談判，以得和平解決之努力。據最近消息，義軍既未由其在互爭區域內久佔之陣線前進一步，且命駐亞義使與亞政府談判，英政府亦命駐亞英使巴敦竭力斡旋，使此項談判得告成功。報載義國已以哀的美敦書致亞一節，當局已予以否認。惟義政府於最近邊界事端發生後，即向亞政府提出抗議，並保留覓取賠償之權利。至於亞方則恪遵其一月十九日致國聯之公文，已嚴命前線軍隊不得稍釀事端云。各國間現方積極進行外交談判，以謀解決義亞兩國之爭端之重要談判，係在亞國京城舉行。由亞皇親與義國公使磋商。另一方面亞國駐義代辦阿富威克會與義外次蘇維治會晤，並由墨索里尼予以延見。蘇維治與阿富威克會晤時，曾申說義國所採取之軍事措置，至目前止，僅爲預防性質云。一般人相信此次爭端解決之方式，大約當在亞國與義屬東非洲殖民地交界處設置中立地帶，並由兩國會派混合委員會，以確定經過事件之責任。開直接談判雖在進行中，但兩國皆不讓步。中央社羅馬十三日路透電，義亞間緊張之局勢，因亞國不欲接受義國要求維魯亞附近兩方衝突喪失生命之賠欵，故義國對於軍事頗有準備。曾動員三萬人集中南義。十三日義相墨索里尼曾親自主席於羅馬最高國防委員會會議，討論對亞之計畫。同時外交部發言人否認義政府曾向亞政府建議以國聯代表等組織混合委員會，解決義亞索馬利蘭界線問題之說。亞國態度亦甚强硬。亞比西尼亞曾集中三萬人於邊境及可調動十萬人作戰。十一日駐義亞國代表語路透訪員，謂如義國欲與亞國開釁，則亞國擬保衛疆土至最後一人。亞國有武裝兵八十萬人，更能續募一百萬人。亞國有新時代之戰器，獨缺坦克車與飛機耳。十三日亞政府表示，亞國對於國聯與其軍隊，具有同樣的信仰。亞國將拒絕同意完全滿足義大利之要求。據聞亞政府意欲堅持義大利須服從國聯行政院會之請求，用友好方法，解決義亞間各種邊界事件云。國聯行政院會定本月底開會，屆時或將調停義亞糾紛，以免發生第二「滿洲」事件。

七屆蘇聯代表大會

外交報告

第七屆全蘇聯大會，一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開幕。由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報告一九三一年以來蘇聯外交之總成績，及蘇聯和平政策之結果。在最近三年來，蘇聯與世界最大國家均維持良好之外交關係。蘇聯與土耳其睦誼日見增進，對英商業關係改善，對法相互提攜，均可爲世界和平之保障。莫洛托夫演說希望與德國維持良善關係，然對於希忒拉所著我的鬥爭書中，公然主張德國應征服俄國表示不滿。莫洛托夫向衆發激昂之演說，極言蘇俄軍力應續事擴大。莫氏謂近四年中，蘇俄陸軍之機械化，已較前更高四倍。蘇俄陸軍現有更多數之砲隊，坦克車，飛機。東方之防禦工程，亦視前爲固。惟莫氏承認第一五年計

壹因國防費之激增，爲初料所未及，故未完全踐行。

紅軍百萬

三十日國防副委員杜恰基夫斯克向參加蘇俄全聯大會之代表宣稱，對俄戰爭之說，現愈唱愈高。政府已準備應付任何攻擊，並任敵人越界一試吾國陸軍之力量云。杜氏宣布紅軍已由六十萬人增至九十四萬人時，二千代表歡呼歷十五分鐘之久。杜氏又稱，政府曾於一九三四年以五十萬萬盧布用於國防，本年將續用六十五萬萬盧布，因今有完成遠東防禦工程之必要故也。末稱遠東沿海防務，近四年來已大加增固云。

指斥廣田

三十一日莫洛托夫發表演說，謂各共和邦代表對於今後目標及工作努力意見一致，殊堪欣幸，日前日本廣田外相在貴族院發表演說之後，渠（莫氏自稱）曾對外交政策有所宣言，茲特加以補充。廣田曾謂準備表示最大妥協精神，俾以友善方式，解決日俄兩國間之一切懸案，須知蘇聯亦抱同一精神也。惟廣田外相從新提起蘇聯之遠東邊界問題，並建議將一九零五年樸資茅斯條約（即日俄戰爭媾和條約）第九條所規定日俄兩國不得在高麗及西伯利亞邊界附近駐紮軍隊各節，推行於「滿洲國」與俄國邊境，則殊屬不當。又謂日俄戰後俄國所以將軍隊悉數退出滿洲者，係因曾經規定東三省主權完全歸還中國之故也。莫氏結論謂廣田外相謂遠東和平問題非從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不可以解決，此層吾人亦表同意。惟今有國家焉，拒絕簽訂此項公約（按俄國曾向日本提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爲日本所拒絕），是即拒絕担負公約所重生之義務也。例如簽約國不得向非簽約國攻擊之規定，即係義務之一端。夫拒絕担負義務之國家，不能得人信任，是又何足怪乎云云。

改革憲法

六日大會一致通過大改革案，此爲俄國憲法大改革之先聲。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投票後，對衆發言，謂議會制度之各種優點今後將採入於蘇維埃制度中，今階級制度既已廢除，秘密投票，自可採行。將來地方蘇維埃可直接選舉代表，加入全聯大會，並加入中央執行委員會，而農工皆有同樣參政權，渠希望普遍選舉之目的，不久可達到云。

七日大會舉定委員三十二人，担任修正蘇俄憲法事，將以斯丹林爲委員會主席。

第七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於七日晚閉幕。蘇維埃政府中委各員之任命，大會閉幕前，已正式通過。

中央委員

中委執行委員會，近已選出，該會於第一次常會中，推舉常務委員會委員二十七人，及候補委員二十四人。委員中有斯丹林，加列寗，伏洛希羅夫，加昂諾維契等，並推定加列寗，彼得洛夫司基，契爾伐科夫，莫薩倍科夫，和査耶夫，愛塔科夫，及拉吉姆貝耶夫等，爲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耶努吉茲爲書記。同時組織蘇聯人民委員會。推定莫洛托夫爲主席，區巴爾，維茲塔克，及美治勞克爲副主席，各人民委員長如下。

李維諾夫，外交人民委員長，
伏洛希羅夫，國防人民委員長，
耶古達，內務人民委員長，
羅森弋爾士，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
奧卓尼基茲，重工業人民委員長，
洛布夫，木材業人民委員長，
留皮莫夫，輕工業人民委員長，
米科揚，食品工業人民委員長，
韋辛爾，國內貿易人民委員長，
契諾夫，農業人民委員長，
加爾曼諾維契，穀物及畜牧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長，
安特列夫，鐵道人民委員長，
拉霍莫夫，水路人民委員長，

三週間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起
至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止

（記者）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立法院通過西康建省委員會組織條例。

▲第一次義大利國駐中國大使羅亞谷諾呈遞國書。

▲南京發表新疆盛世才李溶與汪蔣關於新事往來電文。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王寵惠由京到滬與劉廬隱商談團結運動。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顏惠慶由津赴京商赴俄同任事。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察東日軍佔據東柵子。

▲日使有吉武官鈴木入京。

▲朱毛匪部在川南土城被川軍擊散，劉湘電京報捷。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日使有吉謁汪院長精衛。

▲駐平日武官高橋謁何應欽商察東事件和平辦法。

▲贛東匪首方志敏在江西懷玉山中被擒。

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日使有吉謁蔣委員長。

▲日關東軍佔據外蒙哈爾哈廟。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蔣委員長就陸大校長職。

▲南昌行營結束。

二月一日　星期五

▲蔣發表對日外相廣田演說感想。

▲英法當局會晤討論歐洲問題。

▲前浙省主席軍參院副院長魯滌平在京病故，其妾墜樓死。

▲國府命令公佈森林法自本年三月二十五日起施行國府公佈海軍平戰時撫恤條例。

二月二日　星期六

▲蔣委員長由京乘汽車赴蕪，換艦赴廬山。

▲中日雙方在大灘會議，察東事件和平解決。

▲國府公布西康建省委會組織條例。

▲滬商業總結束，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放欵五百萬救濟同業。

二月三日　星期日

▲蔣委員長抵九江。

▲鄧錫侯電京報告川北剿徐匪勝利情形。

▲英法協定成立。

二月四日　星期一

▲蔣委員長登岸上廬山。

▲蔣電川軍嘉獎。

二月五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決（一）裁撤山西實業廳（二）增加中央銀行資本六千萬元。

二月六日　星期三

▲劉湘電蔣報告匪竄入滇境。

▲江西綏靖會議開幕。

二月七日　星期四

▲國府公布陸海空軍軍職交代規則。

二月八日　星期五

▲蔣電川購緝匪首朱毛等。

▲立法院修正通過交易所交易稅條例。

▲川軍彭誠孚克復巴中。

▲班禪通電西陲宣化署於阿拉善旗成立。

二月九日　星期六

▲國府命令劉湘兼四川全省保安司令。

▲五路軍佔領通江。

二月十日　星期日

▲四川省府成立。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國聯顧問哈斯到京。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海軍第三艦隊在劉公島祭丁汝昌。

▲行政院通過外交部視察員辦事規程。

二月十三日　星期三

▲汪院長赴滬訪孔祥熙商財政問題。

▲新疆赴京代表高惜冰抵綏遠。

二月十四日　星期四

▲顏惠慶由津入京，即赴滬乘俄輪同任。

▲國府令陳之碩代理審計部長。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字

隨園詩話，載桐城方恪敏公途中看花三絕句。清詞麗句。情致纏綿。及讀公問亭詩集，出入關塞諸篇。則沉鬱慷慨。激壯蒼涼。雖處傷心悱鬱之境。略無怨懟不平之鳴。姚夢穀先生，稱爲以名臣而兼詩人之盛。非虛譽也。李調元雨邨詩話。方息翁叢蘭詩話。僅錄公摘句數語。雖窺全豹。茲謹就公集中關塞諸作。採擇數首。以餉讀者。嘉峪門登籌邊樓云。墩堠戍外酒泉東。萬里登樓驛遞通。望去單于新罷帳。牽來都護舊青驄。水分夾谷邊重繞。山到陽關勢略同。冷映高旌移暮色。塞雲開處月如弓。野宿云，遙指行人入暮天。營依一匯短輪連。黑風飲馬人呼井。白雪眠車野裏氈。強抱夢魂來斷磧。又聽轆轤起荒烟。柳條數問邊城路。傳到冰河不易前。此作三四語奇創確切。爲從前邊塞詩所未有。哈密東城云，黃蘆岡外去程賒。紅柳城邊夕照斜。漠影一行初見樹。冰痕十月亦嘗瓜。南山轉栗梯長坂。西塞收兵牧淺沙。鄯善車師諸屬國。都從此路問中華。趙北口道中云，馬頭塵盡出扁舟。趙北燕南樹正秋。一水蒹葭連數邑。長橋新月界中流。郵糧入甕兼魚蟹。獵火遺殘雜鷺鷗。行處哀鴻飛不定。幾同旌旆爲遲留。讀此數律。其氣格蒼健。庶幾五十六字中，無一賸字。擬以唐人。亦夢得義山之儔也。絕句如上都河道中云，歌殘勅勒天如蓋。路入灤陽水不回。一片黃雲千載淚。秋風吹上李陵臺。卜魁竹枝詞云，沙擁三月草芽乾。曾少春遊遠樹看。漠色乍青還乍白。東風吹暖復吹寒。（公自註春草初生，經寒復枯，）東門十日雨微涼。拾得蘑菇入市香。野水恨教迷去路。兒童閒殺柳條筐。九月通鑿獵騎紛。弓刀大雪從將軍。一時馬上齊回首。親射雄豬六百斤。（公自註，江冰後，獵野彘於通鑿河，得雄者貴，）鄂倫春隸索倫圍。廬帳千家裹樺皮。大樹鼯貂憑犬得。深山野鹿任人騎。（公自註，鄂倫春在索倫之北，與俄羅斯接壤，地產樺皮，用鹿與馬同，招之即至，）門閉炊烟暖禦風。家家竈火坑頭紅。客來更撥泥盆餘，羊胛餐香炙馬通。又公有從軍雜詩百首。公自註云，平郡王拜定邊大將軍。余以布衣授中書從行。癸丑八月戒途。十一月至軍門。明年六月進屯阿爾泰山山南。十月回烏良蘇大營。鞬弓服矢而不知勞。磨楯草檄而忘其苦。乃爲詩以紀之。茲摘錄五首如次。依山穴石起炊烟。接隴人耕屋上田。秋至輸糧無別役。客來買酒有餘錢。（公自註，自張家口至殺虎口，塞民與土默特人咸業耕種，北路軍儲，歲取給焉，）雁影西風去不回。寒鴉何事遠能來。黃雲漸起清泉少。行過關程十六臺。、（公自註，自張家口至博羅哈蘇圖，爲第十六臺，入瀚海，）金錢不惜買明駝。龍額鷄膺具相多。五日猶餘三日飲。等閒瀚海幾經過。牧人遺火夜燒荒，近塞風來地柏香。何處馬通烟更起。健兒獵罷煨生獐。（公自註，地柏高一二尺，蒙古名阿爾察，馬食之，糞作柏香，）雨欲生寒風正斜。奔雷掣電勢交加。龍來陰嶺真兒戲。雷電光中舞雪花。（公自註，暑雨變雪，與電光相映，）邊塞各種奇景異聞。非身到其地者。固不能寫出。公隨所見聞。一達之於詩。李雨邨稱爲詩多奇句。方息翁稱其軍中詩。足抗岑之塞上。杜之秦州。讀此可以概見。按公名觀承。字宜田。號問亭。於雍正壬子入都。有族人薦於平郡王。與語奇之。及征準噶爾。遂奏爲記室。凱旋授中書。後官至直隸總督。加太子少保。公雖貴。手不釋卷。工書善騎射。晚年生子維甸。清高宗嘗命抱至。解所佩賜之。公賦紀恩詩云，造膝幾人容抱子。眷懷昨歲詔迎醫。珠囊佩解龍衣上。玉食頒嘗斆哺時。

論評選輯

反日與存華

最近日使入京與我當局之談話，聞集中於所謂反日問題，爾來日方宣傳，屢以此爲言；吾人甚以日方之觀點爲可異，故不得不坦述眞相以駁其非。

質言之，中國今日，無所謂反日運動，只有存華決心，兩者性質適異，絲毫不容混同者也。充反日之解釋，應爲仇視日本及日本人，謀危害日本國家，至少亦志在毀損日本國或其人正當之利益。其表現於行動也，應爲鼓動對日之戰爭，至少亦當爲用種種方法，在政治上經濟上加害於日本，凡此皆中國從來所不爲，近年更不待論。過去嘗有排日貨之事，其性質皆爲表示對日本某種政治行動之抗議，事過境遷則復作罷。九一八以來，日本對華如此重大侵淩，但塘沽協定以後，排貨組織，亦復作廢。日貨在中國南北各口岸自由銷售，華商之買賣日貨者到處皆見。此皆公然周知之事實也。日方近復宣傳中國之反日，試問排貨尚且不聞，此外事實安在？若謂問題在言論，則中國之書籍報章，從來無鼓吹仇視日本及日本人者。最大不過抗議日本之對華政策及行動，是則反侵略，非反日本。不然，豈日方解釋，須歡迎日本之分割我領土，束縛我主權，方爲不反日乎？且也實際上塘沽協定以來，中國報紙，並抗議侵略之文字，亦且收拾起來。日本統治僞國日益澈底，而中國報紙，並事實之紀載亦且極少。朝野各方，一片中日緩和之聲。長城戰區之各種事實，中國雖理直而氣不壯，報紙於嚴密檢查之下，務諱言之。通郵交涉，綿亘數旬，而中國報隻字不見。協定已實行，方得揭載，而亦只揭載其事而已，未聞有反對者。察東開火，報紙悄然而已。是以就言論言，中國報只短如我東北各報之頌揚日本謳歌「王道」已耳，日本倘有幾分承認中國是獨立國家之意態，應不能咎其反日也。

推至最後，或者日方所責，乃心理的問題，非言行的問題。是則大難，上帝亦不能干涉人的思想也，然即此亦甚陷錯誤。日本之中國通雖多，但畢竟不能通，中國人之心理，惟中國人能通之。吾人茲願坦述中國人之心理以告日方。蓋中國於近年中日關係上，得到深切之經驗與教訓，以爲吾人民當前共同之亟務，在如何維持我國家之存在。日本倘不更加危害，斷然希望平和。其心理是如何存華，不是如何反日。且所希望者，毋寧爲反日之反，誠以果能平和存華，當然願平和以達之。職是之故，對中日關係，儘可能以示退讓，對國際大局，亦決心爲求和平，而關於自身之經濟復興，則務求以自力苦幹，不賴外援以多紛糾，此即中國人今日之全盤眞相，全世界除日本外之所共知共信也。

吾人之意，以爲日本應絕對了解中國人之眞正心理，與之相應，以固東亞和平。日本要人倘對此不求甚解，或雖解而佯作不知，仍欲自行其進一步事實上統制中國之一套政策，始則藉要求澈底取締反日爲名，以開交涉，繼則提出與中國主權不能相容之大規模要求條件，中國而允許也，自爲不戰屈人之大成功，其不許也，則在國內爲輿論之總動員，曰：中國反

日，於是開演最拿手最得意之全武行焉。倘至少日本一部分要人如此設計，則吾人願奉勸其不必。何則？使其所希望所要求者，與中國人認爲絕對必要無可通融之最後的存華心理不容，中國斷無人能以代表中國之名義而承認之，是則此一套之手段不必試。同時，遠東今日，日本之實力，本處於主動地位，中國久成被動，如日本欲演其任何拿手戲，中國只有聽之，是則在扮演之前，亦初不必盤馬彎弓，多所做作矣。

吾人爲熱誠希望中日兩民族眞正平等互善，以永保東亞和平者，但在日本現局之下，實有所悲觀。其理由非他，則現時日本之民族優越感太烈之故。吾人以爲此點爲眞正之難關，蓋其外政治的經濟的問題，苟決心平等互善，皆不難調和，惟此民族優越感，甚難望其反省也。中國古代，亦嘗自大自尊，然歷史上對日本之觀點，向以文明之獨立國目之。中國民族强盛之時，對日本只有供給文化之惠，而無蔑視日本危害日本之嫌。近世海通，對日本維新，始終示好，日本愈進步，愈稱讚之，雖經甲午之戰而不記仇，自日俄之役而更欣慕，中國之對日畏懼，實自二十一條交涉起。是以就中國民族而言，其對日心理，今日固有望塵莫及之感，即在古代最强盛之世，亦未嘗挾民族優越感以臨日本也。日本何如？則自中日日俄兩役列世界一等强國之後，其自命優越，與年俱增，九一八以來，中國積弱暴露，其優越感乃漲至沸點。日本亦固有道德之士，與夫思深慮遠者，不同意此種傾向，而無如之何。日本今日，惟對於歐美之强盛民族，尙認爲平等之友或敵，於亞洲各族，不能如是。不然，日本固自命應爲亞洲之盟主，但試問其對黃色民族，幾時曾爲平等之提携？朝鮮合併歷二十餘年矣，是否許其平等參政？近年於僞國，力稱王道，但事實上視我東北同胞如何？與言及此，甚感日本今日之指導精神，倘不能自加修正，則中日之平等互善，根本上殆奇難也。中國人今日之一般信念，以爲色無論黃白，洲無論歐亞，要之平等提携，應爲理想，況同洲同文之國家，更宜如此。中國民族所奉以爲今後奮鬥之目標者，不求優越人，亦不受人凌踐。

而就中日間之事實論之，以日本今日高度之軍事化與工業化，中國此後，斷不堪追踪，縱追及矣，亦無以侵日本。故日本任至何時，不慮受中國之脅威，況中國進步甚遲，日本進步極快，在實力上永遠有大差。是足知日本所以不願施行平等互善主義，祇以其過於旺盛之民族優越感使之。不然，兩族平等提携，奠安東亞，在利害上道德上非皆絕對可行者乎？雖然，吾人無術期日本要人之自省，仍惟有自表明中國人之立場以結此論。曰：中國人惟誓保其國家榮譽的獨立與完整！決心存華，並不反日。日本要人倘目存華爲反日，則亦只有聽其自然，但人類公論，必能辨其是非矣。

◇　◇　◇　◇　◇　◇

再論中日問題

（錄一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關於中日問題最近之進展，昨已略論之，而意猶未盡。茲將批評日方近日另一種宣傳之錯誤，即所謂經濟援助之說是也。

自日使入京以來，日本新聞電屢次宣傳中國希望日本之經濟援助，並紀載日方對於此事之觀點。査此種宣傳，本絕對無根，不需多辯，然推論其何以作此宣傳，則亦足見日方政策之所在，因而中國人之意見有乘此宣明之必要。

第一：中國不希望任何國之經濟援助。此理甚明，一說即破。蓋從原則論，經濟援助之名詞，根本上恐即不能成立。世界國家多矣，誰對誰曾爲經濟援助者？借欵賒貨，世固有之，但要之商業行爲，貸者爲求利，借者不感恩，絕無一國志在援助某一國而貸欵賒貨者。算盤稍不合，利益稍不穩，雖一文不肯自送也。不然，則爲出於政略關係，假投資以攫特權，充其量，可以亡人國　，何援助之有？中國人今日之打算，萬事靠自力，絕不求慈悲。同時更堅決反對藉經濟爲名而遂其政治欲望之外國投資。至於普通商業行爲，則一事實問題，說不到援助。中國固望其國際商業發達，但其意義爲平等互利，根本上並無希望經濟援助之意義也。

第二：中國之經濟危機，中國本身可以解決，並不需悲觀。　近來日電宣傳，彷彿謂中國不了，歐美旁觀，因而欲得日本援助。假令此推測出於誠心，亦實爲觀察大誤。。夫究極言之，吾實不知中國經濟有何不了？財政雖困難，商業雖蕭條，但根本上有何妨碍？以財政言，收入再少，減支出可矣，減官裁兵，縮併機關可矣。事實上至不容不裁減歸併之時，當然能裁減歸併，此正根本整頓之好機會也，何悲觀之有？入口超過，白銀外流，以致商業蕭條，市面緊迫，此確爲目下之現象，然根本追求，則購買力之減少，結果必致入口之衰退，世界無白送貨與我者，買不起，只有不買。最後必仍達出入之平均。中國若干年來之大患，正以消費無統制，致國富日減，民生日困，一旦眞正奇窮，等於天然統制，而中國民族之經濟復興，正需經過最困苦之一段落，方能成功也。

第三：在中日間政治問題的現狀之下，談不到經濟。中國前途，當然發生幾許新事業，亦容有外資或外員之參加，但在現狀下，中日之間不能談到。其故易明，一則中國不保日本何時之更相危害，二則東北問題毫未解決。如此現狀，距恢復兩國間正常之關係尚遠。人心不定，事實不通，何從言經濟事業哉？今欲改善中日關係，新成友好諒解，首不能不解決現有之政治問題。要談話，須從東北問題起！還我主權，則一了百了，此後之經濟合作，自皆題中應有之義，其前途遠大，確不可限量，此固日本政治的經濟的良好出路也。然如現在，不求恢復正軌，一方以不可測之危脅相臨，一方又暗示需要特別經濟利益，其宣傳方法，反謂中國希望援助，倘眞相如是，吾敢謂中國不能承認也。

總之，目前局勢，關係東亞永久前途者甚大。國府當局近鑒於此，方力圖與日方謀疏通，此正日方應愼重考慮之時。吾人敢斷言：中國政府之政策，實願與日本新成平和友好之基礎，但望日本勿誤解中國是懼危脅之程度，至於甘作「滿洲國」第二！中國誠願避免重大犧牲，且欲與日本共安東亞，然同時任何有志氣有智識之中國人，絕不信中國能亡國，更斷無人負責簽訂自繩自縛毀損主權之任何協定。使平等而互善也，片言可以決糾紛，倘其志存壟斷，則威迫誘惑，兩無所用！此中機微，亟須加以認識矣。因評經濟援助之宣傳，而縱論及之，此亦中國人眞正心理之一部份也。

（錄二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四川新省府成立

自劉文輝之役以後，四川久無省政府，昨日始得在重慶成立，省府之設重慶，尤爲一新紀元。由種種意義上，全國人實殷盼今後之四川能統一進步，一反過去之混沌與腐化，請爲數言，以勉其前途。

國民焦慮川事久矣，而尤無如近年之甚。其故易明，即國難以前，可放任，國難以後，日不能放任。蓋國家需要四川爲工業建設，以負保障國家之任務者，日益殷切，故國家不復應如多年來之聽四川各軍封建剝削而不過問，縱令無朱毛徐向前之擾川，川局現狀，已早不能須臾忍矣。近者以共亂之蔓延，導川局之改造，劉湘氏入京請訓，中央軍應援入川，今在軍事好轉之日，得見新省府之成立，推論大勢，撥亂反治之機已動。四川文武官吏，誠自今努力，除舊布新，一二年即大改觀，匪亂之平，更屬易事，吾人因此願以兩義勉劉湘氏及其他將領。其一：改革四川省政之第一步，曰軍事統一，即完全打破防區制，且使軍隊與行政分開，此在今日，固已爲川軍所公認。惟有一要點焉，即僅言統一四川，絕不能統一四川。必也主持川政之省政府領袖，先將多年來傳統的省自爲政之心理，去除淨盡，誠意認識四川省政府爲受中央政府指揮監督之機關，尤其認識，凡關軍政，必須服從中央之統率，自茲以往，心理上自行打銷川軍之名詞，不復認軍隊爲私有，認爲一槍一卒，皆國家所有，爲長官者，只是奉命統率軍隊。誠如是也，軍長不私其軍，則師長不復能私其師，然後旅團營連排長皆不敢私其旅團營連排，則軍政之統一成矣。四川在民國以來，實數

度爲統一川政之運動，劉湘氏亦多年主角之一，然而久久不成者，即坐于就川言川，以私治私，爲個人霸權欲鬥爭，非爲促進國家軍政民政統一而活動。人誰不欲霸，誰甘心服從誰，是以縱橫捭闔，紛擾廿年而不能定於一也。今當大勢一變之時，四川各將，如再不覺悟，只有坐受淘汰；誠以四川以外之全國軍隊，除最小區域，另有政治原因，情形稍異之外，其最大多數，皆已實行服從中央，中央軍令，已能統一指揮，是四川現狀不論其自願與否，早在必須打破之列。況自徐向前入川而弱點暴露，朱毛西竄而應付更窮，此正誠心歸軍權於中央之時；而果軍令統一於中央，行政受成於政府，則過去之困難，一旦盡除，四川全省行政之統一，完全不成問題矣。默察自去年來，四川軍人心理上有自動的改變。廬山軍訓，四川各部大抵皆派有學員，成績且佳，歸川以後，影響甚爲重大。劉湘氏年來本爲擁護中央之人，去年躬入首都，接受政府計畫，聞自其歸渝後，軍政各界表現新氣象不少，此次就職宣言，亦殷殷以奉行政令爲言。吾甚喜四川軍政之漸露曙光，更於此省府成立紀念之日，勗勉各軍人從此大澈大悟，完全打銷過去之私有軍隊慾，一切聽命中央而努力於軍隊之全國標準化，則新四川之建設，自此發韌矣。其二：四川政治之待改革與振興者，萬緒千頭，不可勝論，但有一前提焉，即改革政治，須自移風易俗起，是也。中國全國過去一般軍政界之風俗，腐惡萬狀，不止四川，惟近年各處略有改進，四川獨守故態，問題關鍵，仍在軍人。吾不敢謂今日各大都會之風俗爲佳，亦不能謂貪汚官吏已少，然就近年論，如四川軍官之多財而豪奢者在全國已屬僅見。大抵四川之都會生活，一切以上海爲範，賭博投機，尤稱極盛，窮奢極欲， 作福作威。劉湘氏生活整肅， 不類其他，然軍權多歧，積重難返，劉亦無如之何。如最近重慶申滙貼水，每千元竟到六百元，實則投機操縱之故，並非事實宜然，自經取締，頓歸平靜，可以知四川金融敗壞之故矣。今欲整理川政，進圖建設，首須取締惡風，建樹善良風俗，謂宜趁此中央參謀團在川指揮之日，先取締軍官生活，使以廉儉嚴肅爲依歸，軍人入軌，文官當然就範，一般依附軍權之奸商劣紳，亦自斂跡。此爲平民怨得民心之前提，亦一切改革與建設之初步也。

總之四川前途，實充滿光明，其機括只在諸有力者一念之轉移。一旦軍政完全入軌，文武官吏，各能激發天良，不復作惡，則一年即能收整理之效，不出十年，可以全省工業化，而爲國家軍事的工業的重要根據地，全國所望者在此。四川軍人，誠能努力於此趨向，則將來可列於國家領袖，不止爲夔門以西之健者。吾人願此次新省府之成立，爲四川除舊布新之第一日，劉湘氏與諸將領，勉之可矣。

（錄二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英法協定成立後之歐洲

從本月一日起，英法當局要人會談於倫敦，法方有總理佛蘭丁及外長拉佛爾，英方有首相麥克唐納，外相西門，掌璽大臣艾頓及樞密大臣包溫等。此種聚兩國主腦人物於一堂之連日會談，爲前年世界經濟會議以來未有之事，且又係自法義協定成立時即開始宣傳而遲遲準備，經過三星期之久始舉行者，故此種會談之內容必爲關係歐洲前途之劃時期的問題及其結果必傾於成功方面，殆爲世人所預感者。果也，在三日下午最後一次會談完結之後，法外長拉佛爾及英外相西門先後宣讀廣播演說，報告英法協定之成功，使世人一般感覺滿意。此種協定之原文，目前尚未發表，故吾人尚無從據以作精細之檢討，如依法外長及英外相之廣播演說觀之，則吾人敢言：英法協定暫時解決了歐洲國際政局上之三大問題，可使歐洲國際政局暫時安定。

在近年歐洲國際政治上，號稱難中之難的問題，不外三個：第一，奧國獨立保障問題，此主要的爲義德在中歐爭霸之表現，而成義德間之癌瘇，幾於無法醫治者。本年一月之法義羅馬協定雖已在法義二國間規定關於

與國獨立保障之諒解，然只保法義間之諒解，如不得英國贊同或合作，則在此問題上感受重大利害之德國必將仍作引英制義之想，結果將使德奧邊境上長期紛擾。今英法協定明白表示英國贊成法義協定，表明英國認爲羅馬協定規定遇奧國獨立及完整遭威脅時，多數國家應相互諮詢，英國亦當在此多數諮詢國家之內，並表明英國希望德國對於獨立保障問題與各國合作，則德國當內無充分實力，外無可靠援助之時，其將對此方面暫時灰心斷念歟!?第二，德國恢復軍備問題，亦即法國邊境安全保障問題，此主要的爲法德在西歐爭覇之表現，而形成法德間之癥結，苦於無從消除者。此問題在數年前雖因洛迦諾安全條約之成立而告緩和，然因德國國社黨在秉政後暗中擴大軍備明白提出軍備平等權要求之故，而重新緊張，馴至德國因此退出國際聯盟， 裁軍會議因此在事實上停頓難進。 今英法協定明白承認德國在安全制度中得享軍備權利之平等，承認在德國重返國聯之條件下，將以擬定的一般軍備措置，代替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軍備之條欵，是本問題將因英法德之互讓互利（英對於安全保障讓步，對於許德獲得軍備平等權之主張勝利；法對於德國之恢復軍備讓步，對於一般的安全保障勝利；德對於裁軍不合作主義讓步，對於恢復軍備勝利），而有逐漸打開僵局以達於暫時解決之機突。第三，歐洲空中霸權問題，此爲英法在歐洲制霸問題之表現（因英有壓倒的優勢海軍，法有壓倒的優勢陸軍，故在海陸軍方面，俱不成制覇的競爭，且在隣接甚近而隔一海峽，法陸軍難過海峽，英海軍在陸上無力之狀況下，唯有强大的具有破壞力之空軍始能積極的決定兩國間之覇權問題），而構成英法間之病根，且係從來屢經兩國政治家觸及而不敢深入追究者；今英法協定毅然將此隱諱之問題，置諸光天化日之下，而協定由英法提議邀請德義比各國與英法訂結天空互助公約，希冀於簽約國之一並未挑釁而受別國空軍攻擊時，全體簽約國將立即出其空軍以對付侵略國，則歐洲空中制覇問題之決定權，顯然已由英法雙方之退讓，由英國或法國之手，移於多數空軍國之手，此後無復在天空方面受敵國襲擊之憂慮，此非本問題之暫時解決而何？

近年歐洲國際政局上之三大難題既如上述可得暫時的解決，則此後歐洲之國際政局亦可得暫時安定，乃屬當然之結論，不待煩言。吾人亦知英法協定之能否使此種安定實現。尚有待於（一）德國之態度如何，（二）義比二國對天空安定公約之態度如何，及（三）歐洲各國間的廣泛的經濟協定之能否實現（因如無經濟協定作基礎，則政治協定往往失效）等等；然依吾人之研究，德國今日斷不至單獨的在歐洲作國際的冒險行動，義比兩國在天空公約問題上，亦斷無反對之理由，至於廣泛的經濟協定，在目前集團經濟政策之下，可能性雖甚少，然亦不能謂爲絕不可能，故此後歐洲國際政治之可得暫時安定，殆不容疑也。

英法協定對於遠東及美洲之影響如何？英法協定既可致歐洲國際政治之暫時安定，而歐洲之暫時安定，依論理，又可使英法義蘇等國致力於歐洲外之問題，故英法協定宜若可使在遠東的問題多得公平解決之希望！！此或爲大多數國人所希望者歟？但吾人所見却不相同，吾人以爲：（一）如英法致力遠東之餘裕增强，則思在遠東稱覇者必將在短期間愈增其積極行動性，直至爲別方實力所壓迫時而後已；（二）如歐洲暫時安定，則英美在遠東及美洲的利益之對立將愈益激化，結果將使思在遠東稱覇者獲得漁人之利，而握取決定投票權，直至英美感覺在遠東之實益同被侵害時而後已。因此之故，吾人在英法協定告成之際，固希望國民與歐洲人同樣欣慶和平之曙光，同時更希望大家本自力同生之精神，努力作更進一步的實力準備。

（錄二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再論英法協定與國際政治動向

吾人在上週社評中，已詳述英法協定在歐洲和平問題上之意義，惟因限於字數，未能暢所欲言，關於英法協定與今後國際政治動向之關係，言尤未盡。現義德比各國對英法協定已有半公式的表示，英法協定前途之樂觀，在大體上可謂已無問題，故吾人願於此時進而探求此種協定對於今後國際政治動向之可能的影響。

請先檢討主要各國對英法協定之態度，以爲吾人探求之線索。與英法協定關係密切者，在歐洲，首爲比德義，次爲蘇聯，在歐洲以外爲日本及

美國。比國以一般政治及經濟的實力論，雖不能比於列强，然在對德關係上（因在歐戰時比爲純然的被侵略國之故）及空防關係上（因比爲工業極發達國家，有積極擴大空軍的可能之故），却不失爲一重要分子。今據電傳，比政府對英法協定已表示歡讚，並明言極力讚同天空安全公約，是德國重振軍備問題上之障碍又除去一層， 而天空安全公約之前途更可樂觀矣。德國對英法協定之態度決定，最爲愼重，在討議一星期之後，始決定大綱，據十日電，其內容措詞友善，態度積極，表示願接受英法所提出之種種建議，特別對原則上承認德國軍備平等權一層，表示注重，並表示對軍備限制公約及天空安全公約完全贊同，惟對中歐不干涉公約則尚待義法二國說明之說，對包含蘇聯在內之東歐互助公約則表示反對。據此，則在英法協定所解決之三個重大問題中之二，德國已表示滿意，對奧國獨立問題在表面雖言尚須要求義法二國說明，然顯然只係一種對國內或國社黨內之詞令，殆不足推翻英法協定之根本作用（保持歐洲國際政局之暫時安定）；至於反對東歐互助公約一層，當然更不足慮，蓋東歐問題不但只爲歐洲一角上之問題，且在義德，法德，英法間之問題俱暫告解決時，當然應失其重要之程度也。義國除對天空公約只在原則上接受之外，對英法協定其他各項俱表歡迎並贊同，已見正式明文；義國此種保留當然不足輕重，蓋依吾人所見，天空安全公約原以解決西歐最大空軍國之英法間的空中霸權問題爲目的也。在歐洲强國中，未被邀加入天空公約，亦未正式表示對英法協定之意見者，厥爲蘇聯。蘇聯所以未被邀加入天空安全公約，大約係因英法協定本以歐洲和平及解決凡爾賽和約關係事項爲目的，而蘇聯素主和平，又與凡爾賽和約無關之故。然此處當然是一漏點，無怪蘇聯機關報謂英法協定於裁軍與永久和平無益，而德國報紙且於贊同英法協定之日，從新攻擊蘇聯也。日本對英法公約之進行雖極注意，然未表示任何公式意見；將來或將於適當時期，對於德之重整軍備表示反對，以預防已將凡爾賽和約扯碎一角之德國向日本索同其南洋殖民地歟？美國方面尙無表示，據聞將於收到英法通知時，站在一般裁軍的立場上，輕淡的贊同英法協定。

綜上述主要各國對英法協定之態度而觀，可知英法協定本身之前途甚可樂觀，亦即歐洲國際政局之暫時安定甚可希望。然同時若從世界的眼光觀之，英法協定前途之成功，却不難視爲在歐洲的大英集團，大法集團以及義德法西斯集團等之對外團結之成功，故歐洲國際政局雖可暫保安定，而歐洲的集團聯合對於社會主義集團，美國集團及日本集團，却不能不給與重大影響。故由此種觀點言之，英法協定對於今後國際政治之動向所招致的可能性，約有三種：（一）從新促進國際反蘇聯戰線——此可於蘇聯不被邀加入天空安全公約，德國報紙攻蘇，日本對蘇强硬，美國決心不促進對蘇通商關係等等見其徵兆。（二）英美對立的尖銳化——此可於海軍預備會商席上英美之不一致，美國無意對英結貨幣協定，美國不參加國際法庭，英美在拉丁美洲及西印度的商戰激化等等窺其端倪。（三）遠東問題之嚴重化——此爲吾人所常論，亦爲最近日本對蘇積極政策及英美聯合必要論之崛起等所發明，不待多言。至於以上三種可能性，究竟何種最大，則自當視各國政治家之主觀的努力大小以爲斷，目前無從預言也。目前所能斷言者，厥爲歐洲集團之暫時安定，必引起對歐洲外集團之激烈競爭，結果必仍向着所謂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危機進行也。

此外，目前所能斷言者，無論上述何種可能性最大，中國俱甚感不利，蓋不但從原則上說在目前狀況下，無論何種形式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俱於中國有損無益；且即分別具體言之，（一）在國際反蘇聯戰線成立時，中國西北部必爲別人戰場，（二）在英美對立尖銳化時，中國必將被逼爲東亞門羅主義集團之一員，（三）在遠東問題嚴重化時，中國必且爲列强俎上之肉，皆適足以使中國受損失也。故吾人敢言：在原則上，英法協定成功之時，非吾人旁觀或樂觀之日，乃吾人自警自覺之日也。

（錄二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卑勿高」的行政改革論

年來國人對於政治討論得最烈的便是政制問題，其次關於促進行政效率的問題，也很有人認眞在研究，甚至在實驗。我們今天不談政制問題，而祇對行政效率問題稍加以分析。

我們首先願在這裏指出，行政效率在今日的中國是尙難講求的。行政效率論，看來本極切實際，極穩健，極動聽。我們在這裏說行政效率在中國尙不能講求，寧非奇怪？不，並沒有甚麼奇怪。因爲我們須明白，所謂爲「效率」者，實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是某一部份可以强求的，而尤不是政府方面可以强求的。在完全沒有效率訓練，甚至絲毫沒有效率觀念的整個中國社會裏，獨想講求行政效率，雖不敢謂絕對不可能，但至少我們也敢說這企圖是未免過奢，過早。就大體上看，我們可以見到政府在效率方面與社會其他事業比，永是較低的。眞講求效率的是營業機關，是商店，是工廠。就近一兩世紀講求效率史看，尤能淸楚地見得首先注重效率的是商業機關。因爲科學的昌明，大工業，大公司相繼成立起來，人們在各方面都對效率加以有意識地講求之後，於是才漸將注意力轉移到素不講效率的政府機關上面來。即如此，行政效率仍是不能與商業效率相比倫的。所以在整個社會效率水準遍低的中國，而單想講行政效率，總多少是含有一些高調性質的。

說到這裏或有人問道：君素主張樹立考銓制度，樹立現代政治機構，而今竟以爲行政效率不可積極求得，寧非自相矛盾？好，我們正要指出我們對於改革行政的主張與一般祇氾講行政效率的時賢所見，恰在此有不同！用實際的眼光看，我們深信在今日的中國，與其在正面積極講求行政效率，還不如設法消極地在反面先制止貪污。討論行政改革本是實際問題，那麼，討論實際問題便就最忌不切實際！我們要看一看整個社會已經洩鬆到何種程度，政府腐僞到何種程度，行政效率的準備在那裏？陞官發財的觀念未破除，親黨援引的慣例未去掉之前，試問行政效率又由何談起？

所以我們主張推行考銓制度，雖決沒有反對促進行政效率的含義，然而重心點却是放在制止貪污方面的。這証之歐美採取公開考試制度的歷史，也可見我們的主張是比較有根據的。試看英國在一八五五年成立文官委員會，一八七〇年正式採用文官公開競爭考試的動機，幾乎大部是爲防止營私的。當時的英國政海中所最流行的便是「援引」，英國自己有人曾說，做官幾乎成了貴族的一種戶外排遣。爲制止貪污而採用文官制度的最好實例，當推美國。美國自一八二零年「職員任期案」通過後，傑克遜在一八二九年便位置起私人來。因此便演成了著名的「分贓制」。葛菲爾總統因不善位置私黨在一八八一年方登台之初被刺，分贓制的弊端，算是達到了極峯。但自一八八三年通過了「文官法案」後，貪污問題立刻便解決了泰半。

中國的僚吏案由一系旁人奈何不得的書吏，及政務官員自己所攜帶的親朋所組成。書吏苛虐於虎狼，親朋著意在刮削，長官被此輩包圍，欲不貪污，每不可得；即自己不貪，也有人代貪。所以事務官制度一日不得樹立，吏治一日不得刷新，官邪一日不得避掉！惶論行政效率？

我們已經再次指明現在考試院的組織，立應擴充到各省區——即在各省區全要成立起考試委員會進行各當地的考試事宜。中央考試院則祇須先將政務官與事務官的界線劃淸，制定下考試銓叙的原則與法令，通飭各處考銓委員會遵行，而不必統辦全國各級官吏的考銓事宜。考試院之設施，每喜仿用我國陳舊方式。其實這種態度每足誤事。國人須認識明淸的考試，意在統制全國思想，與選拔政務官，而今日的考試祇在考取事務官，兩者性質之不同，有如雲泥之懸殊。認眞固都須認眞，然而集中考試在今日却決無必要！各地成立考試委員會足以促成考銓的使命，而決無損於他的尊嚴！政府若果有決心，自即日起決定全國上下各機關的甄別員吏辦法，依法樹起文官制度，則十年之內，可以解決幾千年來的吏治問題，安下未來政治機構的永久基礎！

總之，我們絲毫沒有反對促進行政效率的意思，我們也沒有反對省縣合署辦公運動的含義，我們祇願在這裏指明：在今日的政府下還更有迫切的問題——貪污與分贓的問題——在。我們不能忽略了這個最具體的事實，而於談實際問題時唱高調！我們以爲祇有分贓制解決後，方能再談到行政效率。若在今日一起始便盲論行政效率，則不但行政效率不可得，即分贓制亦必得到掩避，而無形中延長其罪惡。考銓制度與行政效率間有很微妙的區別在，兩者有許多相似處，但却不得混爲一談。辨淸這兩個概念後

，使對行政改革會有兩種不同——一種切合實際，一種近乎高調——的看法！

（錄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美俄關係與債務談判

美俄近因債務談判意見參商，美國務院聲明擬撤消駐俄領館，而蘇俄要人如莫洛托夫與李維諾夫諸氏近亦有對美不滿之表示。目前歐局方慶小康，而美俄又稍疎隔，此後演進如何，關係殊爲重大，茲故敘述年來美俄債務談判之經過，以爲判斷形勢之資。

債務問題久爲美俄懸案。自蘇聯政府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下令取消「由俄國地主與小資產階級政府」所舉之一切債務以來，此問題即成爲美俄復交之障碍。前年俄外長李維諾夫氏在華盛頓時，關於解決債務與要求賠償等懸案，雖與美方交換意見，然並無具體決定。迨復交實現後，美方對俄即提出書面節略，作爲債務談判之根據。此項談判由駐俄美大使與俄外部進行。然遷延六閱月，談判迄無眉目。至去年七月二十一日美政府宣佈債務問題由美國務卿赫爾與俄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氏直接交涉。交涉結果，亦因雙方意見懸殊過甚，而陷於悲觀。去秋俄使返國，與蘇聯當局協商赫爾之建議，以償還美債一部，作爲美國借債予蘇俄之交換條件，乃近頃俄使由莫斯科返任後携回之答案，未能予美政府以滿意，而談判遂告頓挫。此一年來美俄債務交涉之概況也。

據最近消息，美俄商定債務之數額爲美金五萬萬元。按蘇俄官方每年向美購買之貨物，其價値即達美金一萬萬元，占債務全額五分之一，又近年間蘇俄消費於美國之金錢，總額亦不下五六十萬萬元，超出債務全額十倍有餘。乃兩國政府竟以五萬萬元債務之爭執，至不恤出於談判僵化之一途，其原因乍觀之似頗難索解，茲就吾人所見，略加探討。第一，吾人須認明目前美俄談判之癥結，根本爲原則上的衝突。蓋蘇俄政府根本即否認革命前所舉債務，此爲自列甯以來一貫之主義。克倫斯基時代美國借予俄政府之借欵一萬八千七百餘萬元，即在其不承認之列。此外蘇俄政府對於沒收美人財產六萬萬元之要求，亦不願認可。因蘇俄對於此等債務，苟予以承認，則效尤提出債務要求者，將接踵而起，此蘇俄不得不顧慮之一端也。至於美方之原則，則適與此相反，美方所堅持者，爲此種債務，必須對方承認，美方所希冀者爲蘇俄之讓步，但蘇俄在原則上無從讓步。李維諾夫氏宣言中所謂俄方將嚴守適當之界限，意即在此。故吾人預料美俄欲打開目前之僵局，必須另闢談判之途徑，其今後交涉之演變如何，殊爲一饒有興趣之問題也。

雖然，謂美俄債務問題之難關完全在原則衝突一點者，亦非眞相，蓋此問題之眞正癥結，尙不在償還舊債，而在舉借新債也。何以言之？償還舊債之困難，在不易確定債務之數額與夫償付之方法，然此種問題，初不難以協商方法解決之。俄方今日之所以願開債務談判者，其目的無非欲向美國獲得長期之放欵。然美政府今日之着眼點則在確定前一事之辦法，而對後者則漫無計劃，政府旣不願向國內資本家對俄借欵者作信用之擔保，而美國一般銀行家亦不願冒險嘗試，借欵予俄。蘇俄對於舉借新債旣無把握，故對於償還宿債，亦不得不予以躊躇。美俄債務問題今日之未獲解決，其眞因殆不外此。

更有進者，發展對俄貿易，本爲美國對俄復交之主要動機。然據計數字所昭示，則兩國復交後，美俄貿易之數額，較預期者不及遠甚。最近蘇俄向美購買貨物，每月不出一百萬元，尙不及預期數額百分之五。現時兩國貿易總額僅及一九三〇年未復交前百分之十。近頃蘇俄因五年計劃之成功，普通工業用品已不向外國購買，其所需者爲製造機器之機器，故今後美俄商業將向何方面謀一出路，此時尙難斷言，此亦談美俄關係者，所不能不抱杞憂者也。

然吾人並不能根據此種情形，即推斷美俄關係從今將漸趨暗淡。觀蘇俄近頃對於遠東區之經營，不遺餘力，似頗注意於聯絡新舊兩大陸北太平洋之交通。且遠東一日無眞正和平之實現，則美俄之維繫，自爲一宿命的問題。總之債務問題解決之困難，至今日殆已成國際一般的現象，戰債問題即爲一例，故美俄債務談判，當不至影響兩國之邦交。李維諾夫本月三日之宣言，對於此點曾詳詳言之，吾人對此之感想，亦若是耳。

（錄二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甲戌重九諸公雞鳴寺豁蒙樓登高以杜集九日五首分均予初至閭門未及往會纕蘅代予拈得隨字　山腴

滬瀆。何。喧。喧。鼠壤。成。聲。嘶。褰裳。逝。之。去。自訪。滄。浪。湄。九日。閉。風。雨。把卷。吟。新。詩。（予是日有長歌一首）問訊。石。遺。叟。役車。出。未。歸。高作。雜。鳴。會。嘉與。蟹。鼇。肥。檻前。十。廟。荒。簾外。六。朝。非。登樓。羅。群。雅。擿藻。朗。秋。暉。佳人。遠。召。予。莫致。勸。追。隨。無匹。嘆。匏。瓜。蕭然。對。菊。卮。離合。顧。何。常。佳名。適。愛。茲。罷爭。饋。漿。席。還念。故。園。扉。

爲公渚題所作疊譴廣圖　次貢

詞賦。具。匠。才。手能。五。鳳。造。廣莫。心。可。游。尻輪。不。用。脊。寒士。賴。有。此。王侯。敢。肆。傲。蝸庵。富。才。藝。疊譴。寄。高。蹈。閉目。營。一。隨。擲筆。落。成。告。許我。以。意。游。到門。謝。通。報。蓋頭。無。把。茅。今儼。有。堂。奧。入厨。突。不。黔。顧多。燒。松。竈。積墨。支。卅。年。游戲。恣。揮。掃。刻意。圖。江。南。殘山。着。一。邏。貌人。法。寫。花。沒骨。投。衆。好。有時。畫。天。吳。故將。紫。鳳。倒。雖譴。幸。未。虐。聊用。抒。排。奡。爰題。當。拋。梁。拙訥。學。善。禱。億年。安。如。山。封塵。永。不。到。

夷叔以壬申合拍小照屬題　弢庵

六十。年。前。比。屋。時。我方。弱。冠。子。童。嬉。退朝。果。餌。迎。歸。騎。隅坐。棊。奩。覆。客。棋。甥館。已。非。過。必。式。王城。雖。舊。隱。猶。宜。兩頭。語。笑。成。今。昔。百感。兒。曹。或。未。知。

十一月十六夜作時將移居　梅泉

催盡。勞。生。碧。樹。雞。一聲。聲。促。月。痕。低。寒衾。覆。夢。無。恩。怨。飢鼠。窺。燈。作。笑。啼。四歲。三。遷。身。亦。贅。六張。五。角。命。難。齊。百年。等。是。空。桑。宿。莫問。潭。南。與。瀼。西。

歲暮寄懷纕蘅三疊潁人游虞韵　子威

安得。幽。歌。歲。晚。閒。不須。廣。廈。已。歡。顏。征車。建。業。城。邊。路。

兒子函告陪顯人諸君游虞車中與公相遇 勝侶虞陽郭外山戰鼓聲停殘
臘近江帆風帶片雲還衡游眞箇三秋隔吟事休嫌別
後慳

逍遙遊爲有明嚴氏別墅　顯人

倚山樓閣舊家遺竹翠楓殷想盛時閱世園林歸代謝
向陽草木自參差星臺喬幹無神檜丹井眞人有斷碑
小立荒亭獨惆悵鯤鵬何處是天池

奉題秋庭晨課圖　无量

季子當年有至情思親憂國淚縱橫久憑出處占時勢
況說興亡寄老成畫筆表恩秋浩蕩心光絡夢月分明
萬方飢溺須慈母早晚期君致太平

哭黃晦聞先生　樹人

闇筆卅年未報詩今朝何得更無辭攘胡早建尼山論
卻聘難酬佛肸知舊跡湖堧寧忍泝異時園坐可勝思
高風自有千秋在檢校遺篇淚暗垂

題弢庵師與夷假合拍小照　散原

住屋東西老味同依依形影託冥鴻一時童冠成耆舊
剩戀飄棲夕照紅

調劍丞並示呂塵雪江　拔可

燕巳添雛竹有孫耦耕眞欲老邱園只從牛矢尋歸路
此是康橋不二門
水厄前身浪自猜但愁魚鱉逐人來多情二客能車載
不學先生說避災

月下笛　留別燕京　叔雍

遶遍回廊千紅萬紫舊經行處斜陽外啼宇聲聲喚歸
去無多影事隨流水問斷梗飄茵幾誤儘芳時消受眉
痕片雲綺懷誰訴　凝竚重來路怕徑冷苔荒蝶憨蜂
妒天涯倦絮那回猶罥朱戶莫教孤負從頭約只橫雨
狂風易阻繭紙還雁書沈難寄離愁萬縷

菩薩蠻　倬盦

小窗閒守鑪烟歇凍梅吐萼霏香雪往事細思量惱人
更漏長　倦臨妝閣睡羞見如花貌穠豔石榴裙何時
得面君
錦衾重疊回文織夢餘寒浸牀前月攪影起褰濃歎
付玉杯　酒痕襟上浣愁壓溪流滿生小越江東承恩
誤入宮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 沅叔

校知非堂稿

余舊藏何太虛知非堂稿十一卷。爲小學樓藏舊鈔本。嘗欲從事校勘。苦無舊本可據。閣置頻年。前日在北平善本庫中。見曹倦圃家鈔詩集六卷。因假得手勘一通。訂譌補脫凡三百餘字。如卷二樟樹鎭五公寺詩。其末尙有移晷始知歸生烟滿林晚二句。卷四羅士從眞一酒歌。缺文十八字。皆賴以補完。其最甚者。卷三登峨眉亭後。有鄱陽湖中除夕一首。行樂一首。辛亥元夕一首。送吳主簿一首。贈李仲元一首。別唐仲謙一首。爲余藏本所無。而倦圃本則完然具存。蓋洪武丙子。永樂乙丑。兩次雕板。其書久爲罕覯。惟恃展轉傳鈔。以緜延一線。於是大者奪葉。小者譌文。謬種沿襲數百年於茲。設非曹氏留此副錄。學者雖欲從事攷訂。將何所據依耶。余嘗謂古人著述。其幸而留貽至今者。必賴後人爲之護持而傳播之。使其精神照耀於天壤。至其傳播之方。則刋刻爲上。鈔錄次之。或力有未逮。則校其文字異同。以竢來者。此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區區之意。竊有慕焉。倦圃藏書至富。所刋學海類編。錄取至數百種。皆世不經見之書。然其鈔帙存世者乃絕少。此集雖寥寥數卷。而刋謬正訛。有功於古人者至偉。故特表而出之。庶覽者知所寳愛。以無負昔賢露鈔雪纂之勤耳。按文淵閣著錄本只六卷。余此本乃十一卷。其後五卷爲文集。與自序所言十七卷者不合。疑出其孫雅言所纂輯。已非原本之舊。然視閣本已爲完具。雖傳錄之本。亦良足珍矣。甲戌嘉平月。藏園老人識。

校錄既竟。連日披覽永樂大典。得賀程承旨啓一首。寄程承旨五言排律一首。皆集中所無。因錄附卷末。可知公之文字遺佚正多也。沅叔又識。

校明劉大昌刻本華陽國志跋

華陽國志一書。自廖氏題襟館刋行後。世之讀者。意謂可無遺憾。以原書爲顧千里所手校。要爲定正可傳也。然余曩

見同年鄧孝先太史。收藏顧氏校本。爲付刊後所重勘。所據爲常熟馮氏空居閣本。其校語溢出刊本者至多。保山吳佩伯。曾假臨一本。今尙寄寒齋中。余偶披閱及之。卷中多識其疑誤。而改訂之處乃絕少。緣所見馮本外。僅有錢磬室寫本、何義門校本而已。於明代嘉靖以前舊刻。似未寓目也。頃北平館中。新收得嘉靖甲子劉大昌刻本。極爲罕覯。因從趙君斐雲許假歸。以廖刻對勘一過。自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三日止。凡兩閱月。僅乃訖功。行止不常。丹鉛屢輟。良用自恧。然全書訂正之字。多至四百有奇。咸前人所未發。又殊自憙矣。茲舉前數卷最勝之處言之。如卷一樹有荔支。支不誤芰。第二葉 儀貪巴道之富。不作巴苴。三 取商於之地。不脫之字。曰虎歷四郡。曰不誤白。從高祖定秦有功。秦不誤亂。均四 此武王伐討之歌也。此不誤比。五 家中無可與。與不誤爲。六 涼州羌反入漢中。不脫反字。貧者無以自支。支不誤久。均七 嚴子農代爲都督。農解後。二農字不誤豐。十一 朐忍徐慮。慮不誤惠。十三 大破之。闡沓退。不脫闡字。十三 人多驍勇。不脫多字。十五 李雄宕渠之廝伍。廝不誤斯。卷二 住字。如上昭於天。昭不誤照。一 文秀暐曄。暐不作瑋。二 姜濟陳巳。巳不誤巴。巳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不脫下過字。學道永信者。永不誤未。其供通限出五斗米。通不誤道。張脩攻固城。城不作成。均四下葉 城同 魯益驕恣。璋怒。不脫璋怒二字。皆以祭酒爲治民。不脫民字。均四 大姓李程趙氏。程不作鄭。五 更始即祚。祚不作位。六 諸軍足辦。辦不誤辨。八 梓潼郡。潼不誤橦。九下同 秦州遂荒無晉民。州不誤川。晉不誤留。十二 卷三 住字。如故多斑綵文章。斑不作班。一 魚凫王田於湔山。不脫魚凫二字。二 天奉我矣。奉不作承。二 蜀王哀念之。不脫念字。三 歌龍歸之曲。龍不作隴。三 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焉字不脫。四 玉帛戔戔乎梁益之鄉。戔戔二字不誤踐。八 英辯博通。辯不誤辨。九 則有元常元化程玦。玦不誤玦。九 火井江有火井。上火字不誤文。十二 拔雒城。援襄陽。不脫援字。援不誤拔。十四 漢時任安定祖。不脫安字。十四 省橋梁三津。不脫梁字。十六 有王喬彭祖祠。喬不誤橋。十七 孝子吳順養母。養不誤奉。十七 卷四 住字。如發迹興役費甚多。不脫興字。二 方爲先主問代。爲不誤亡。四 柔遠能邇。邇不誤爾。六 破壞郡縣役吏民。役不誤沒。九 人但焦草炙鼠爲命。焦不誤樵。九 遜使使督護雲南姚岳。不脫下使字。十 少威儀。儀不誤稜。十一 學圖緯通三才。才不誤材。十一 升麻縣。升不誤牧。下文即云山出好升麻 十四 俗妖巫惑禁忌。不脫惑字。十六 天所貴也。所不誤之。十六 度蘭滄水。滄不誤滄。下同 十七 謂諸耆老曰。不脫諸字。十六 大姓陳趙

謝楊氏。不脫謝字。十六此皆廖校所遺。其他各卷尙多不能悉舉也。又廖氏所附校語。有引據史傳以正本書之誤。今以劉本勘之。多與之合。如卷五、以功曹李雄爲大司徒。二廖校云、雄當作熊。見後漢書。此本。正。作。李。熊。卷六、先主還沛解。四廖校云、沛下不當有解。卽今之廨字。此本。正。作。廨。不可背之立効。四廖校云、之下當有要當二字。今本。正。有。此。二。字。盡封其物。五廖校云、盡上當有羽字。今本。正。有。羽。字。初飛勇冠三軍。倶萬人敵。十三廖校云、當有脫誤。今本。飛。下。正。有。羽。字。卷八、地名觀坂。上自觀下。三廖校云、當作自上。今本。正。作。自。上。廣漢太守張微。八廖校云、後賢志目錄皆作徵。今本。正。作。徵。字。卷十、同穴齋定。二十三廖校云、誤未詳。本或作窆。今本。正。作。窆。字。又葛穀二石。二十三廖校云、誤未詳。本或作蜀。今本。正。作。蜀。字。凡此皆廖氏所疑。而未敢遽爲訂正者。今得此本。若合。符。契。益可。恍。然。矣。至如人名之舛失。如祝苞、祝不誤程。賈栩、栩不誤栩。楊厚、厚不誤序。貞玦、玦不誤玦。皆見於卷十中先賢士女所關至鉅。賴有。此。刻。足以。正。其。差。誤。校竟爲之忻快無已。夫常志自元豐間。呂。微。仲。始。刻。於。成。都。嘉。泰。間。李。叔。廛。再。刻。於。臨。卭。然李。氏。授。梓。時。已言。其。多。所。缺。漏。迄明。以。來。幷此。臨。卭。補。葺。之。本。亦絕。迹。於。天。壤。惟恃。諸。家。傳。鈔。延此。墜。緒。據劉氏後跋言。笥、中、所、藏。出、於、舊、錄。祇取范史訂正十一。獻之郡齋。則、當、時、未、覩、宋、刋。可、知。尤可異者。楊經守成都。以此書授梓。在嘉靖甲子。而張佳胤有張四維序。亦署嘉靖甲子元日。以數。百。年。來。堙。鬱。不。傳。之。籍。而一。年。之。中。乃有。兩。刻。本。且皆。出。於。蜀。人。之。手。書之。顯。晦。信有。時。耶。張氏蒲州所刻。觀其自序。乃、得、抄、本、於、瀘、淵、晁、太、史、家。嗣在江陽。假、得、楊、用、脩、本。又在大梁。假、得、朱、灌、甫、本。交互取質。參證脫訛。余庫中亦藏弆是本。取以對勘。凡劉。本。改。正。之。字。張。本。一。一。皆。具。可。知。二。公。校。訂。之。精。審。覩後。世。所。傳。惡。鈔。迥然。大。異。宋本。既。不。可。得。見。得此。嘉。靖。初。元。善。刻。據以。糾。正。流。俗。之。失。雖與。天。水。舊。槧。等。量。齊。觀。可。耳。然余竊有未解者。聞廖氏題襟館開雕此書。本出孫淵如之手。而顧千里爲之一再經理。以成其事。孫氏。既。富。於。收。藏。顧。氏。夙。精。於。校。勘。宜其。盡。羅。衆。本。擇。善。而。從。藉。殺。靑。之。役。以竟。埽。葉。之。功。今觀。其。書。舛。譌。盈。幅。轉。不。若。李。氏。函。海。之。較。爲。審。愼。精。嚴。也。蓋雨村所據以付梓者。爲錢叔寶寫本。而又得此劉大昌本、及天啓李一公本。考訂其異同。而廖氏刻書時。不特嘉靖劉張二本。及天啓李氏本。均不及見。卽李氏函海本。亦似未經寓目。殊不可解。蓋右方所舉前四卷異文。檢視函海本。均注其異同於本字下。千里若見及之。必不致略而不采也。昔黃蕘圃校書。多兼收衆本。一書手勘，至於再三。不憚其煩。所謂遇本卽校也。余更爲之進一解曰。凡校。書。之。法。切勿。篤。信。前。人。世人。偶。得。名。家。校。刋。之。書。輙

篤守其本，謂已決無罅漏，豈知異鈔秘槧，海內方迭出不窮。吾輩覽玩之所及，或爲昔人耳目所未經，刻意尋求，往往後來居上，正不必譽於前賢而自畫也。此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前有嘉靖甲子知成都府昆明楊經序，後有大昌自序，鈐有尊生父、脩綆圖書白文印，又淮字朱文印。遍檢各書，自李雨村引校外，諸家均不著錄，洵可云罕秘矣。至張氏蒲州刻本，則並雨村亦未之覩也。余昔年曾得抱經樓藏本，缺第十一二卷，嗣與友人易得完帙，今竇藏於雙鑑樓中，異時當更取以覆勘之。

後梁春秋跋

後梁春秋上下卷，海鹽姚士粦編述，萬曆刊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前有萬曆丁未宛陵濮陽春序。收藏有石楷之印、西鄞石楷蓉裳收藏印、閩楊浚雪滄冠悔堂藏本、侯官楊浚內史之章、新昌胡氏問影樓所藏各印。序言督學合州李公與安成顏公激賞其書，命之鋟梓，其褒貶予奪之微，有李顏二公之大手在，則次書當有李顏之序，而今本佚之矣。案梁岳陽王詧附魏立國，傳子巋及孫琮，凡三世，保有宗祀，歷三十三年而入於隋。正史附紀其事於周隋二書及北史，姚氏以其記載簡略，因用編年之法，撰爲此書，準經書事，因事附人，纂取史傳，旁摭羣書，排比演繹，以存一代規模。其中於元帝則絕之於梁，於陳主則直書其名，皆寓春秋進退之旨，以示興滅繼絕之公，用心可云勤苦。然詧爲昭明庶子，本非嫡嗣應立之人，徒以骨肉猜貳，宗國分崩，遂因利乘便，據地自王，與昭烈存漢、莊宗繼唐，寧可並論。又況倚恃北國，備位附庸，崎嶇一隅，苟延殘喘。觀集中所載愍時賦有云：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又云：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其言悲憤沈鬱，覽者爲之悼歎。則詧之身丁頹運，隱忍圖存，終於憂憤發背而死，其志亦良可憫悼。論世者哀其人，存其事，以附於載記之列，庶彼艱難締造之業，不致埋沈。而姚氏乃欲創改史例，以中興之運屬之，微獨擬非其倫，抑亦悖於史例矣。嗚呼，當宗社覆滅、土宇淪潰之際，凡在藩侯宗子者，或倡大義以討亂賊，或收餘燼以復舊疆，縱事業未成，後之君子，常欽其志而假之以名。若夫乞援於強鄰，受封於上國，幸爲人所卵翼，稱帝號以自娛，政柄非己所能操，持存廢一聽人之措置，此石晉、劉齊之故轍，讀史者方憤歎痛惜之不暇，寧復從而崇獎之耶。余因觀姚氏之作，惜其矜奇立異之過，而正論之或淆也，特糾其謬失，志諸簡末。讀者試取南北史而覆案之，或知余論之非苛乎。

隨筆

凌霄一士

李鴻章之定江蘇，部將程學啓之功最多。其由湘軍改入淮軍，曾國荃遂失一健將。徐宗亮「歸廬譚往錄」有云：『程忠烈公初歸曾部，從克廬江三河，聲績已著。一日合肥相國將援上海，議招忠烈同行，屬吾鄉孫太守雲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義當終始，然下游亦國事，且熟習下游情形無如某者，曾若允行，願從之。」隨密謂太守：「吾輩皖人，入湘軍終難自立。丈夫當別成一隊，豈可俯仰因人？」太守頷之。合肥相國遂商於曾文正公，舉為前鋒。相國問入吳方略，答曰：「下游水鄉多橋，有一河即是一營，有一橋即是一將。得營得將，何功不成？」及功績大著，或問其學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後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勢得士心而已。」其軍法極嚴。入蘇城時，禁當街馳馬，犯者立斬，即合肥相國親軍亦不恕之。』又云：『忠烈不識字，然文義輕重得失，一聞便了。在浦東時，乞合肥相國以克城餘米賑郵難民，某友於函牘中用「哀鴻徧野」字，忠烈詫曰：「李公名，豈可犯？且太夫人在，亦豈可用哀？」此小事，亦見過人處也。』此學啓之軼事也。（學啓籍桐城，宗亮為其鄉人。）舍湘就淮，學啓當時隱衷，可於告孫雲錦語見之，蓋湘軍中於非湘籍者，難免畛域之見，學啓慮不易出人頭地，故願為沅帥效馳驅焉。吳汝綸「程忠烈公神道碑」謂：『李公新軍號淮軍，公本以隸曾公為湘軍，軍瀕行，文正令公軍改湘為淮，公曰：「無九帥命不敢。」文正歎異以為不倍本。九帥者，忠襄

也。』則其對故帥之盡禮也。（曾國藩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致國荃書有云：『余令開字營號補皖勇改淮勇，程云：「必待沅帥緘諭，乃敢改換。」亦足見其不背本矣。』）

學啓之投清軍，記載者多言由曾貞幹納之，如王闓運「湘軍志」曾軍後篇紀其情事云：『學啓先陷寇中，安慶圍合歸誠，曾貞幹約以內應爲效。未及期，夜率千餘衆叩貞幹壁門，呼曰：「今事發，與寇戰，突圍至此，追者即至矣。吾所將皆精兵，當入營助守，不能釋兵。公相信者開門納我，不信即發礮擊我，無兩敗也。」軍中大驚疑，報貞幹。貞幹屣履出視，下令開門，納其衆。追寇俄而至，亦遂還去。學啓由此願效死』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於貞幹傳云：『程公學啓陷於賊，爲賊將。公設計招降，程果以三百人夜欵營。賊覺，追急，程大呼開壁。衆疑其詐，公獨信之，令開壁門納入。』於學啓傳云：『曾公國荃圍安慶，知公在賊中有名，求得公族中老嫗，使入城勸降。約降有日矣，賊覺，公夜率壯士三百踰城出，敂曾貞幹壁門，大呼曰：「某來投誠，有追賊在後，信，公納我，不信，急擊我，無兩敗也。」貞幹大驚，遽納之。追賊返，殺其妻子，縣首城上。』要皆以納降之事屬之貞幹，罕聞有異說也，而朱福詵跋朱洪章「從戎紀略」，則云：『往聞程忠烈之自拔來歸也。軍門實受之。其後忠烈轉戰江浙，絫拔名城，手除大憝，東南恢復之機實由於此。軍門之功，斯爲偁首，而湘軍大事記乃屬之曾忠襄介弟；然聞忠襄總制兩江時，嘗與軍門言及之，以爲傳聞異詞，不妨兩存其說，則忠襄之不肯攘功，與軍門之實有其事，亦可見矣。』謂納程者非貞幹而爲洪章，可廣異聞，「從戎紀略」本文却未道其事也。

「歸廬譚往錄」謂；『忠烈臨危，若有鬼物乘之。忠烈告以「殺降負盟，爲國無私，此心可質鬼神」等語。』與薛福成「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所云「卒之數日，口中唸叩皆蘇城降酋事，

時奮拳作格鬭狀，忽瞑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瞀以至此也。」』可合看。蘇州殺降事，蓋學啓心實不安，故病篤時若所見耳。曾國荃攻安慶時，朱洪章亦有大殺降人之事，其「從戎紀略」云：『章收隊事，聽蓮湖邊有槍砲聲，問其故，乃知逆首帶四五百人出來窺探。章曰：「賊從不來，今來必有意。」令小心防守。次日該賊忽在營外喊自願投降。章往稟九帥。九帥曰：「賊情狡譎，勿可輕許。如果投誠，看有無器械。」章曰：「要賊繳出軍械何如？」九帥曰：「速往相機行之。」章回諭賊。次日繳來龍旂三千餘桿，洋槍六千餘，長矛八千餘，抬槍千餘，明火槍八百餘，騾馬二千餘。章專弁往請九帥來營面商，言曰：「悍賊甚多，如何籌之？」章曰：「惟有殺最妙。」九帥曰：「殺亦要設法。」章曰：「營門縱開，將逆匪十人一次喚進，只半日可以殺完。」九帥曰：「我心不忍，交子辦之。」章當時回營預備。自辰至酉，萬餘賊盡行殲戮，乃往銷差。九帥曰：「此次殺賊過多。」』屠戮之慘，洵可驚已。（洪章所叙，或有誇大。）

關於咸同間軍界畛域之見，「歸廬譚往錄」云：『類聚羣分，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在軍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軍，曾文正公繼募之勇名曰湘軍，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湘軍人材衆矣，楚軍後起如劉公長佑劉公坤一江公忠義亦彪炳一時，然自大帥視之，已不免親疏有別矣，而莫甚於川之與楚，湘之與淮。川楚之隙自廣西軍興已成莫解之勢。其後鮑軍門超以川人統三四十營，歸於湘部，卒皆湘人爲多。初爲分統時，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則本係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而自捻逆猖獗時，曾文正公督師北剿，湘軍已大半遣散，全倚淮軍爲用。淮軍既富而驕，夙樂合肥相國寬大，視文正公儒將約束，頗以爲苦，遇有調度，陽奉陰違者頗多。文正時與所親書，

有「撤湘軍一事，合九州鐵不能鑄錯」之語。部下氣類，由此愈分矣。厥後湘軍漸遠漸散，南北駐防悉皆淮軍。此之聲威彌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堅冰，蓋非一朝夕之故已。』亦可供研究當時軍事之參考。迨中日之戰，淮軍敗衄，當局復欲倚湘軍禦侮，倉卒召募，勢等烏合，湘淮威聲，一弩末同歎，所謂新軍乃代之而興，遂以促成國體之變更焉。

國聞週報 外交月報 聯合訂閱

本報與天津國聞週報特定於二十三年十二月份起，實行聯合訂閱，除由國聞週報另擬優待辦法，在本報公佈外，凡國聞週報訂戶持下列優待券向北平市府右街運料門裏本社訂購外交月報者，特照訂價八折收費，此券限在二十四年三月底以前爲有效期間，過期作廢，特此聲明。

外交月報社啓

價目表

定期	原價	八折
一月	四角	三角二分
半年	二元	一元六角
全年	四元	三元二角

優待券

敬啓者：今經國聞週報介紹，訂購貴報　年　份，特照優待折扣，寄上大洋　元　角　分，即希査照，發報爲荷！此致

外交月報社

訂戶

住址

海上

巨淵

生活到這島國來，個個人都覺得不舒適，不自由；雖然氣候好，風景也好，但不如在故國時的受禁錮，受到那非人的待遇，整天在暗黑，髒，臭，惡劣的處所住着，倒是覺得仍然能在故國，雖受禁錮，一切都順心。於今，移到這四面深藍帶黑色常漂起白沫的海水圍繞着的這不怎麽大的三座島上，雖然比較的自由，舒適，總是大家都覺着不自在，常憶念起西邊的國土，那上面有的是親人，有可親的曾經住過的地方。

來這裏——該說是被送到這裏，人是很多，偶然緊在一起，很談得來，三桂就認識了五個人。

五個人，連三桂數起該是六個，住在一起的只有四個人，這小團體裏的另外兩個，住得離這所大房子約兩百公尺遠。可是，工作被派的同樣，每天還可以見面，同在一起作工。於是當初就這樣相互地認識，而偶然也談得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來這裏，過的是流放的生活。

這六個患難朋友，每個人都有他特殊的身世。被流放到這裏來，六人中，要算三桂來得最早，而時期也遭受得比較的最長。說是要二十年的刑期。這悠悠的二十年喲！

到這裏來，起初是作搬運磚石修路開山的工作，近時，移到採礦那一處，雖然每天得在暗黑裏過活，可是比以先感覺到滿意。因爲，在不曾到這裏來以前，所聽得的在採礦工作裏可得一些金石子，這果然。雖則「白帽鬼子」査的嚴，可是弊他們還能作。所最苦的是這些金塊子免不了現。積起來又怕不便；積起多了，眞的，如同以前的人，還不是一沒收就完。完了以後，還要受罰。那些，他不願意作，也不必防到挨罰，他所滿意的是能得有時間讓他休息，讓他作一些他自己的事，還有時間可追憶他以前的種種。雖則夜裏休息下來時間儘有，可是白天能有這時間，在他是認爲滿意。只不過，追憶起以前的種種，常常引他傷心那過往，可是，這，他願意。在酸苦中，他會得到滿意。

從認識那五個人，三桂知道李文福五明和八平他們因爲是同夥，而且是從犯，只被判了十年。阿九則是同案中的主犯，時期爲十五年。他們這一羣裏，要算二台最受得短，他只有八年的刑期。他們前前後後地來，三桂已到這裏五年了。二台只兩年多，那另外的四

個人才一年半。等，等他們得自由的時期，那，還遠得很。他們就在悠遠中期待。

工作，工作，每天都令他們每個人疲累得可以。一休息下來，聚在一起，就相互地探詢各個人的遭遇，相嘆着這不好的命運，縐縐眉，他們就好像從這裏邊得到無限的慰藉一樣。

這生活，讓他們感到困頓 。實在的，日子多了，徒徒嘆息，這又濟什麼事。他們起初，只有聽天由命的辦法，在等着，等着，可是那悠悠的時日，要等到什麼時候！

在談天——在晚飯後，夜晚聚着談天的時候，有時他們看看天上的孤月，看風擣而在婀擺着的樹梢，看西邊落日的餘暉，這住在一處的四個人，就會勾引起家園的感念。有時也偶然談起，談到能逃出這無意義的悠悠歲月和這範籠就好，於是他們就感覺到那另外住在別處的兩個同伴不在一起是可惜。因爲少了可供給意見，可幫同想法子的人。人多了法子也多，他們想。

這時季，在熱國裏原不能分什麼節季，可是算起來，正是夏季的天。到這夏季， 多雨的季節， 在一天瀟瀟溼雨的夜晚，四個人團坐閒談，因了雨，又談到鄉園，鄉愁又罩住這四個流浪者的心。

談着，談到很晚，那潛在的求自由的心情志願，一致地鼓起他們的決心，決心去尋求現生活的解脫。他們辦法已談得個結果 ， 只須那住在另一地方的同伴加入商量後就可大致決定進行的步驟。

起初，他們會怕那個叫二台的掌不住， 因爲他只須再六年後就可離開此地，怕他不肯冒這絕端危險來加入這團體，怕因此會破壞他們這計劃。本來少一個人並不怎麼要緊，可是想到須實誠談的二台，就大家一齊解脫，少受這勞苦而得不到代價 ， 非人待遇的生活也好。於是決意邀他加入。商談到夜深，好像解脫， 得自由就在目前， 大家就高高興興地，爲這未來的憧憬的心所佔據，閃閃的電光，親引他們入於憧憬的夢中。

再得會晤， 在工作疲勞後的休息中，三桂秘密地將昨夜商談的計畫告訴阿九，乍聽後，阿九竟歡樂到拍手跳躍起來，可是高興後，想到未得妥當的辦法時，這團高興又沉下來。再招集李文福五明和八平會商後，才決定也總得邀二台來加入，於是六個人在一個樹蔭的角落裏喁喁密談。

這裏不會開闢的荒林叢籐到處都是，就利用他們已來這裏日子多，比較的可以自由散步的機會，還有禮拜天休息的工夫，於是他們就一致決定：「好：我們就振起本領。」

本編木筏的決定，他們就選定冬季有東風順吹的時候走。於是，集議着，各個人在每餐裏積下一些飯，晒着，作將來的乾糧。還決定在面前的『主日』開始。就算這麼積極準備起來。在分別再作工去時，各個人臉上都呈現着愉快的形容。新的希望就在各個心中開始。

有一天，從這各別爲他們的前途在餘閒中工作歸來的途中，二台告訴乍會着的李文福，說：

『剛才我在砍柴，竟碰到來林邊散步的，「白帽鬼子」，他問起我爲什麼這時候還在作這工作，砍這些柴幹什麼，爲什麼砍的這麼一邊長，一邊粗細的木柴。將作什麼用，幸虧我答得好，可是他還有點懷疑的樣子』。

李文福聽了，想一陣，同二台談到假如『白帽鬼子』，起疑時將怎麼辦；計議到要提防的方法；還商量由李文福回去告訴其他三人，二台也告訴同他一處住的阿九。以後他們還提心吊膽地怕有什麼事發生。心的打擊後的生活，他們過的眞不舒服，而且工作也不得不暫時停頓。

直到知道風聲不怎麼緊後，他們再安心工作一些時，渡海的工具已算齊備。這時候，東風已開始向西吹。可是糧食所積的還不够，而且東風並不怎麼穩，有時還會轉變，所以他們並不焦急。在等，等候着脫離這小島的日期的到臨。

冬的季節終於到臨，在將要發動時候，二台同五明竟病了。算是平安地給他們準備到一切，現在只差一個走，可是同伴病了，這叫他們眞急。會商時候，阿九曾這麼說：

『我們是倒霉，現在時候又急了，我以爲必要時只有放棄二台和五明。』

聽了這話的三桂，就不以爲然。可是他還沉着氣說：

『固然遲了怕把大家的事誤了。可是，這麼因他們病了我們不顧就走，這在信義上過不去，我以爲不應該』。

見到他的意見遭反對的阿九，向來是過慣發命令的他，有點火氣了。幸而各人都處危境，有所顧慮，不致衝突；可是，這一天後，這計劃上似蒙了一層灰塵。好在爭執過後不久，二台和五明病也都好了，他們之間又恢復從前的情景，就準備着實行他們的計劃。

木筏是等木柴乾了，籐也劈好，在一個『主日』的一天工夫裏，就給他們編成功。藏在週圍長滿小叢木豐草的小池子裏，只須要走時移出幾百步外就是大海，就是藍碧，風浪漫天的南中國海。他們製了粗糙的槳，斫了幾根長竿子，搓一些籐索，再尋找一根較粗大的木柴作桅杆，準備掛起帆，如能一帆風順，又順流，他們很快地就可回到久別的家鄉了。

是有那麽的一天。在東風發動了一些時，一切都準備妥當的時候。

夜。

是無月的夜天。繁星密密地，在閃眼，漆黑的夜。

這時候，約莫是午夜後零點，東風波浪似的，拂拂地在吹，捲起這熱國特有的冬季的風。

深夜裏，密林中濡濡地四個人影在動；從葉隙透進微微的星光，那糢糊的景象，還可見到那四個不同型的輪廓。他們在摸索，驚心地個挨個地在往海濱走。

他們在等那另外的兩個同伴，可是一邊又怕他們這行動受人發覺。他們走到藏着木筏的小池邊，那兩個已比他們先到。會齊了　，小心地把一切運到海邊，布置妥當，竿子一撐，木筏就在濱海淺處漂起。因爲是近陸，密林擋去了向西吹的風，水又在向小島方面湧掃，帆——其實只是平日蓋着的灰氈子——雖掛起，可是不受風　，只靠了槳在撥動，進行得極慢，這使他們焦慮。

慢慢地，這載着六個顛連命運在漂浮着的海上的木筏，已能不用槳，讓風吹送着向西邊推進　，離小島遠了的時候，這六個人竟歡呼起來。似乎只要他們離開這小島，一切都是好了。在溟濛中，六個懷着希望的心，都憧憬在他們未來光明的前途。

雖然是順風，可是水在逆流，掙扎了近兩個鐘頭，總未能擺脫去後面的三小島。想到假如天亮了，被發覺到他們在逃，如知道是走這一道　，有輪船追到，那他們一切都完了。在六人中最持冷靜穩健態度的三柱　，這時候也有點慌。

讓風的吹送，經了幾許掙扎，他們漸漸地把小島撇的遠了。起初雖然閃動的浪頭低下去時，在迷濛中，藉東天將白的微光，可顯明的見到汪洋一片，水接天際的大海中，東邊水平線上有三點黑影，漸漸地越走越小，到天大亮時，已完全遺棄在後頭。

天大亮後，太陽從深藍帶黑的海波頭溜起，起初是個半圓，成了個大紅盤後，刺眼的光線就大放射。他們回頭見不到島影，在清朗的晨光中，他們大呼：「天呀！我們得自由了」！

到中午，因爲是在無濱際的海上，辨不出水是向那裏流，所以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漂了多遠，離了他們的鄉國有多遠，只知道在海闊天空中，任它漂流。餓了，嚼着備着的乾糧，喝着小缸裏的淡水，一心只求快着陸。在這境地，是萬念叢集，也是萬念俱灰的消長，在各個腦海中起落。

也許感到無聊，感到四無拘束，在看望寥闊的海天後，阿九就首先發起議論：

「媽的，現在我們在這裏，他們——那些狗——還管得着我們嗎？十五年？關得住我嗎？×他媽的，我回去時，總要砍幾個鬼子，以後要死就死，死了還值得。以我們這種命，難道換不過嗎？哼」！

聽到這得意忘形的調子，在向背着的三桂轉回過頭來釘住阿九，他心裏也許不滿阿九的高論。他想，就算是將來能回到祖國，在他族統治之下，這生命也不見得有若何光彩；何況現在是處在這飄搖不定的環境裏，他覺得不是殺幾個敵人出出氣就算完事，這並不能分道揚鑣地去蠻幹，總要合力同心地去求生存，爲種族奪回那已受人踩躪的魂魄。如同這次的出逃，如果只靠他自己一個人是不濟事的。他想把這意思告訴阿九，可是只釘他一會，又轉向背望那水接天際的一線，呆呆地出神。

這時候，暫時沉默無聲。木筏在浪頭起落裏漂，當帆掛着的灰氈子受風吹的一面凹一面凸，凸起處，像是臃腫。風在吹，木筏仍在前進；木筏上除呆望着的三桂和躺着在吹口笛的阿九外，李文福正在嘜嘜地在動盪中向紙上寫的不知是什麽；其餘的人，因爲昨夜並不曾睡好，又是忙亂，大約是勞累過度了，都呼呼地在深夢中。

提起李文福，當初他們都知道他認識幾個字。這一羣裏讀書年數最多的算是他，會寫得很好的字的也是他；而且，在六個人中，大家都羨慕着的那管粗劣的自來水筆，也是屬於他的。他是一個身材適中的個子，長得還各部勻稱。他所受的教育，是特設的愚民政策，是專爲製造一些忘了他們本身的來歷的訓誨的教育。他對一切人，就是對於那統治他們這種族的人，並不怎麽恨惡。此遭來參加這逃走的事，他只感覺到受禁錮不方便，有可走，可得自由，自然無疑義地參加。他是個有點安命的思想的人。

木筏是任它自漂蕩，那起初醒着的三個人也漸漸地受到睡魔的愚弄而也都睡着了；直到偶然有一陣浪掃，濺起水珠，先前睡着的二台給涼濕弄醒來，見到東邊水面有縷黑烟，這才把大家喊醒。他們都以爲那是來追趕他們的島上的輪船。

近晚時候，見到黑烟蠕着長形越往南走遠，他們才斷定是往星加坡或暹邏那邊的船，這才把提在心口的擔慮消下。鉛塊般的重壓消後，他們各個的臉上才呈現着笑容。

夜來了，風漸漸地大，海也湧起高山尖般的浪，每個人都感到寒冷，大家就縮作一團。這說是挨在一起能夠暖一點，可是風浪掃來的水珠，把身上衣服濕了，受了風，更是冷。

六個人合作的木筏，當初就準備着

很齊全，怕風浪掃刮，有低的欄杆來阻擋，中間用水椰葉編成的蓬柵，算是六個人藏身之所，起初很緊密，經這一天多的東風的猛掃，已稀落了一些，竟有穿洞，所以浪花濺掃，就受侵襲。幸而並不怎麼嚴重，所可慮的是沒有遮擋的那兩面，雖用繩子綑住灰毯子擋風，繩子讓風吹斷，風吹起來一揚一揚的透着冷氣，有點不好受。

夜深時，繁星在頭上閃眼，天上無一片雲霞，風呼呼地在緊吹，比起昨夜，猛了一些。風一猛，浪更高大，這蓬柵就給風神支解了。

這時候，木筏播盪的更厲害，假如人一站起，準會給風刮倒。不經意的二台，差點兒就給刮下海去 。 感受到這害，八平開始悔恨他來參加這冒險。他說：『早知如此，他還是在那裏受禁的好』。

風是什麼時候小下來，他們不大知道。在這個風仍在吹拂的早上，大家一醒，就發覺八平沒了踪影，很焦急。猜想他是昨夜給犧牲了。於是，三桂才記起他夜裏矇矓中，好像有誰站起來幹什麼事的一些模糊印象。已是這個局面，大家只有為他們這個同伴傷悼 。 實在的，除此而外，他們還能夠怎麼辦！

在大海上飄蕩，每個人的心是空空洞洞；以前還有一些光明的影兒在心腦裏蕩漾，自從八平失踪後，大家雖曾在初發覺後議論了一陣，可是漸漸地大家都靜默下來，每個人都呆呆地，像是各在想些什麼。

木筏在飄，各個心兒也隨着這滔滔的海浪在起落；是前進或是後退，他們不知道，在這個四無邊際的汪洋的大海上，靠着眼力，他們怎能判別！飄，飄到太陽還不曾溜下西邊那水平線，剩着一圓輪血紅，給暮靄薄薄地裳着的日光時，就隱約地見到水接天處像是陸地的徵象。首先發現的是五明，他指給大家看時，還說到已看見了樹。於是，各個心就驟起了緊張。

可是，不一會，夜幕就襲來而遮住這希望着的心。

夜，在這海上的第三個夜，大約是潮漲時候，風浪就更大了。每到夜來，就像是黑暗一來，他們的苦厄就要遭受的更多。

夜裏，二台偶然由透隙處望到西邊他們日間所謂的樹影是更大了，更深濃了，似乎就要着陸了 。 他曾把大家喚醒，可是等了一陣，他們所期待的仍是個空。在不耐煩中 ， 大家埋怨着又睡了。

到早上，西邊是一抹烟；烟散後，希望就給他們換上了失望。

又是一天 ， 這一天就有點反乎往常，白天裏風倒大起來了。吹着猛風，捲起凶猛的浪，桅桿就在風浪裏給吹折

了。當作帆用的氈子，幾乎給浪吞噬去。而且，淡水也將完了，如果再不能着陸，以後他們就只有鹹的海水可喝了。

似乎到午後，風平而浪也靜了一些。

浪小了，似乎大家都歡喜，漸漸地就開始閒談。談到海上的風波，談到八平的不幸，而也漸漸計慮到那什麼時候，才可到達的目的地；而這茫茫的大海，筏子是只能任風吹浪漂，將來假如到達的話，着陸地點又不知什麼處所。幸而給漂到僻靜處，雖是『身稅字』沒有，總還可以設法生存——談到這『身稅字』上頭，三桂他有把握。假如能漂到他那故鄉，他總有辦法。因為那村公所的一些上下人員，他都能運動辦到那些——；假如在大口岸沿線——如西貢——靠陸，那他們就麻煩了。就算不至立刻抓去，那以後的行動，吃喝住等問題呢？

計慮到如果靠到生地方，三桂告訴同伴們一個故事：

十幾年前，三桂的幾位親戚，撑着小船在故鄉沿海岸線砍伐那將用來作燃料的水栁時，因為貪多，不乘潮漲時趕回頭進口，而在潮頭已潟海時才進口，而是湊遇到這冬季的大風，水又急，於是給漂到大海裏，這樣地在海上漂流，吃喝都盡了，挨了十幾天苦，結果是遇到在海上『討掠』捕魚的一艘漁船，隔了老遠就哀求他們救命。跪求的結果，給帶到岸上，一問起，已漂到叫作安南外的中圻的順和地方。計算起來，走旱路就該走個多月的路了。雖是着陸，可是問題就集攏來，後來是由那地方求乞到一些衣服，就這麼沿途乞食而回到家。在家裏呢，等幾十天不見回來，靈位已給他們安設好了，全家都掛孝。他們回到家時，家裏正在供祭號哭着呢。

於是，他結論着，說是假如他們碰到這同樣的情形，那就糟了。雖可蒙混一下，但他們的像片等都在人家手裏。還有他們都背着一個犯人的名，那他們非全功盡棄不止——因為仍然入在人家的手裏，生命也就完了。

因為事未臨頭，他們也就强自鎮定，互相安慰。說：『那裏會這麼倒霉，碰到這麼不幸』？於是，大家的話頭就轉了方向。

然而，在另一個方向還不曾轉過來之前，除了浪的奔湧的聲息外，筏子上面就暫時顯出沉靜。

好一會，偶然抬頭的阿九，見到大家都有所思般地在默默之中，他覺得應該細問三桂的一切遭遇，因為他靈感裏感覺到他們就將要分離了。似乎有千言萬語待說，而也應該敘述各個人的身世，以作一個詳明的認識。那另外的幾個，他已略知一二，惟有三桂是比較的

新安；於是，招呼了三桂。

聞起來，所聽到的，他記憶裏告訴他這些話似曾聽過，很熟識。於是又感覺到一切都熟識而且平常了。到他靜默下來，可是就引起三桂的話頭。

『我們眞是偶然的相聚，可是又將別離了』！說這話的是三桂，因爲阿九曾提過到達目的地後的聚散問題，於是他慨嘆似地說了這麽兩句。話完了又掙眼望望大家，似是在搜索答案，等協調的回響。

隨後，三桂見到大家又是沈靜，就追問阿九曾否計慮到以後的辦法。問過了又覺得這話似是多餘，就希望他能够說一些別的給他聽。

阿九是釘着望住三桂，呆着不說話。這表示是辦法在不言中，而也是不言就是沒有辦法的顯示。

於是，二台就搶着發言。也許他是見到大家都沒辦法，再談下去仍是沒有辦法，而也許是見到大家又是沈默，他應該說話似的，就這麽說了：『時到花就開，我們要先慮作什麽用！現在身在大海中，生死存亡上，說不定老天爺會挑了裏邊的某一個字來加臨給我們，算了吧，疑慮又有什麽用！我還是主張聽天由命，時到花就開』。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子，又接着：『就是我們靠陸時是西貢那一帶，或是給漂到安南外去，那也是命。自然漂到三兒的家鄉時是造化，不然的話，又有什麽辦法。到那時候是什麽我們再來想什麽的應付辦法。現在來計慮，是有點太早了。是嗎？三兒？』他的話說到結末，倒是回轉去問三桂，似是徵求他的贊同。而三桂呢，以及其他的三個，只有望着，誰都沒有回答。他們在想，想到實在辦法也是渺茫的，這只有除了如此以外，有什麽辦法。

於是，也許大家都覺得什麽意與了，就各自去想各自的心事。而也漸漸地大家都入夢。

醒來，起初是三桂先坐起，見到日已將給水平線吞了去，餓了，就把大家叫醒，吃起他們的乾糧。乾糧是給風浪收拾走，這一頓吃後，就只有足够一頓的吃用。水呢，雖不會完，可是已給浪花滲了一些海水進去，雖不太難喝，可是已有鹹味。吃到這乾糧，喝到這水，他們就憂慮以後的生活。

夜來後，大家一時睡不着，躺着閒談天。

閒談時候，三桂似是要試探各人的意見，用了慨嘆的語調獨自在說：『哼！想到我們這些人，眞是說不盡。本來祖先好好地過着我們的安靜日子，可是有一些雜種子去引那些狠來掠奪我們這土地，吞沒了我們的財寶，現在還這麽對待我們。你們看，不是人家把我們追到這步田地，我們那會作到這地步！

』他說着，似是徵求大家有回響，可是靜靜地，大家似是沒話，他就再說下去：『我麽？說我是革命黨，起初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本來麽，壓迫我們，使我麻醉，讓我對於一切都麻麻漠漠，這算是他們的功效大。欺侮我們，連氣憤都不讓我們氣憤。以前，不管犯什麽罪，就是犯了人命大罪，也只有終身監禁。現在，動不動就殺，這是迫我們要到最末的一層了。

這幾年，什麽捐，什麽稅，還有什麽國債，已把我們剝削到將近精光赤條條的地步了，稅又不給減。沒有吃，自然怪不得我們不能抱着肚皮餓，你們看，這幾年的搶案有多少，比起以前是多到不可計數。還有……

說到這，似乎是合了阿九的心事，不等三桂說完，搶着就說：『哼，眞是，可不是這麽樣』！可是又說不出下文，就又停住了。三桂見到已打動他們的心，可是阿九又不曾把話接說下去，他頓一頓，見到仍是沉靜，就再說：

『還有，動不動就說你是什麽黨。我不給說了，還算是萬幸。他媽的，我可要眞的加入黨來幹一下！』

他又似乎在等回響，可是並不曾有回響。於是望着阿九，問了他：『你知道有個高臺會嗎？』阿九只點了點頭，意思是表示知道，可不插進什麽話，三桂就補充下去：

『這個會說是拜神的會，你可知道？哼！外表上可是像個拜神的會，那會長還是離我們家鄉四十里地的擺草市的一個府官哩！他作了府官，後來官不要了，把田地賣了，就到西寧的一個山上去組織這個會。你猜是什麽，這裏可是有意思。我麽，我死不了，假如回到我們國土去，我什麽也不幹了，妻兒叫他們自己去生活，我是要加入這個會的。你看，我們過幾年見吧』。

說了，望着阿九，似是勸他也走他這條路，可是他並不明言。只望着他。而他自己，這時有點是得意忘形了。

他所希望的，正叫他失望。因爲大家對他這些話都不感興趣；而且，也許是疲倦，漸漸地沒聲息，似已是都入夢了。不一會，鼾聲也起了。他呢，還是不曾睡，想想這，想想那；想到他身傍的這些同伴，雖是身傍躺着這幾個共患難的同伴，可是他感到孤獨，感到這茫茫的大海，只有他自己孤獨地在漂盪。這時候，除了風外，就是浪聲。洶湧的浪似要把他吞噬似的。寂寞更來侵襲和打擊他的心。

這一夜，起初還好，到天將亮時，風吹的越大，而浪也來得凶猛，終於把他們播醒了。他們看看東邊，東邊仍是灰濛濛地，倒是西邊在濛濛中能見到一長列黑色的東西。

天亮了，他們更看得眞切，已能辨

出來剛才所見到的長列黑色的東西是樹林了。大家都高興地呼嘯起來。而木筏也漸漸地受浪的一湧一湧地推到長滿水柳樹的岸邊。

到了岸邊，因為有回擊的浪頭，將着陸時又給打出來，兩次三番地都這麽給打回頭。這裏是什麽地方，因為只是一些水柳樹，他們也無從認起。據三桂說，他有點眼熟，可是也斷不定是什麽地方。因為不知是什麽地方，而且岸邊——雖知道沿岸都是沙灘——在是潮漲時候，連水柳樹都給淹在水裏，他們莫測是多深，怕岸邊水勢猛，站不着陸，會給水刮走的，於是，大家都只有眼巴巴地在看。

結果，還是阿九急，不管多深，在潮頭將木筏又送回岸邊時，撲通一聲，跳下水去。到他跳入水時，浪又把木筏拉回，離岸稍遠些，他又站不到陸地，在水裏掙扎。會游泳給他佔了便宜，能跟浪爭抗，維持到浪頭又把木筏往回湧時，他擒住木筏邊沿，這才大家在呼嘯中停止下，而來拉他。他也趁勢在浪頭未打回頭時站到沙上，用力將木筏往岸邊拉。在木筏上的人們，也趁勢拉住叢生的小水柳枝，這才不至給再刮出去。

站到陸上，雖然脚都浸在海水裏，可是只及膝，他們已能站住，這才四處望。於是發現到剛才因慌張不曾注意及的向岸邊駛來的許多漁船，見到漁船，他們知道這近處有港口。

為了提防到形跡給敗露了，於是將已綑住在水柳樹的木筏上的東西，檢可用的搬上陸地，擺擋停妥了，拿起隨帶着的斧子，將木筏結聯着的籐條砍斷，於是木頭就一根一根地漂散開去，浪一衝，那曾經營幾許時日的木筏就支解了。大家都目送這運他們到這裏的木筏的片斷漂散後，就把身邊各物打點好，鑽入叢樹裏，尋路走向西去。

走了一會，聽到砍木的斧聲，尋向聲的發動處，見到幾個伐木的人。跟他們要一些吃的，有的還討烟吸，問起來，才知道這裏離美清江江口不遠，而離三桂的家鄉也只三十幾里地。三桂竟歡呼跳躍，還撲到濕沙的地上去親嗅他那認為親愛的土地。

這一來，倒把那幾個砍木的人看得呆了。到三桂他們向他們辭行，他們才微笑地告別，而目送他們這五個人穿出這長林，在尋路向北走去。



新生

J.Flamo著
杜秦譯

在港口一家汚穢的酒舖裏的一角上，我獨自坐着思索着並且周覽我四圍的一切。

笑談聲漸漸地高漲了。骯髒而又粗俗的人們走了進來，喝了一會，重又走了出去。酒瓶相碰地歡樂聲喜悅地歡呼，叫喚，詈駡，小調，淫笑，乾杯和怒顏——這些，在這時人們都能見着，聽着的。

今天啤酒的味兒使我感覺到有些不舒服。祗不在意地微微地喝了幾口。烟却是連接地抽着，我沉靜而冷淡地注視着，坐了有數小時，客人也時而堆滿，時而空空的。

一切都是混淆！這裏，那兒和更遠地方的聲音；圍着桌邊有些人强烈地辯論着上帝和信仰！較遠些的地方人們才結束他們的角鬥；後屋裏有些人正唱着水手歌和那不調和的口琴曼陀林伴奏着。

驚奇的感覺在這兒上下地起伏着。白蘭地啤酒和歌聲使他們的談話滔滔不絕，並且手舞足蹈。

穿着高統靴和戴了布巾的馬師走進來，他停着思索着打算着什麽般的，並且用力地站着，灌下了幾杯白蘭地，從盆子裏取了一小塊香腸，用袖管拭了拭嘴，很快地又出去了。

這些粗手黑皮的傢伙從那兒來？又到那兒去呢？這裏片刻消魂的時間引他們從街頭工廠或是海船來的嗎？……可是那坐在牆旁邊長久地望着天花板而向自己微笑着的……喝着酒的一個男子在思索着什麽？另一邊牆角裏有個人正酣睡着，他的下頤低垂在桌上，濕濕的長長鬢紛亂地垂着……在那右手一邊關着的側房裏酣醉的女子發出冰冷地淫笑……

我這樣地注視着思索着盤起膝搖着腿，我忽然看見像是從地下鑽出來似的一個不相識的男子站到了我的桌傍，他頭也不動一下地站着，他厭惡而冷酷地望着我，好像是找着了一個已經訪尋了好久的仇敵。在這片刻間，我這樣想着：這副模型多麽足够做藝術家的模特兒！……或許他是我已遺忘了的一個舊相識？……

但是他却冷酷地命令我說：

——買啤酒我可以把我過去一生的經歷告訴你……若不，那麽我會打你耳巴子……

起初，他却使我有些恐懼，我感受

着我的血液在波動，直衝入我的腦中……是個流氓？或者是被飢餓驅逐到這兒來的？或者是個酒鬼，或者是眞的瘋子！……但是，沒一會我鎮靜着。我把椅子指示了給他，看見他嘴裏啣着補掉半枝已經熄滅的紙烟，我連忙替他再點着，同時新叫了一瓶啤酒放在桌上。

他很熟鍊地倒滿了一杯，坐下來，他貪慾地都喝乾了。於是他好像享受了極大的幸福，用袖管揩了下他的下巴，隨後，他把他的視線轉移到地板上，絲毫不動地坐着，他的樣子冷酷而失了知覺，像是個活着的屍首。

他穿着的東西只是先前的衣服的殘留——補綻上蓋着補綻，他的那隻消瘦汚穢的手戰抖地撫摩着杯子，喝的時候甚至他那灰白的臉上的鬍鬚也戰抖着。他的多汗和生蝨的身上發出一種猩臭的味兒。

——先生，你打那兒來？——我沉靜的偵察之後問他。

在椅子上稍動了一下，他祇把那顆似血湖般的紅眼睛微微抬起。是喝白蘭地太多？還是失眠使他的眼睛像血色般的？這實在是個很難決定的問題了。

他喝乾了一杯好像企圖什麼秘密事情一樣。用手指在有水的桌上畫着各種圖形，他抑鬱地注視着這些圖形，直到這些水描的圖形失却了它的踪跡。

——我打那兒來？……——他緊壓着音調深思地反覆着問。好像他在這片刻間收集着——過去一年一年的——那些已萎退了顏色的生活中片段的印像。他長時間繼續地思索着這時，好像重覆地經歷着過去的事跡似的，他很簡短而又低聲地開始了：

——在這城裏一家貧窮的人家，那兒常來的客人就是「飢餓」，在一個春天的日裏，我第一次看見白日的光明……在我還年輕的時候母親因了肺病死去，她那時掙扎着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僅祇遺留下些不清晰的印像了……自她死後，更沒有人來照顧我的生活……我父親是個鐵匠，他又是酒鬼，他整個星期作極度地勞動——日夜都沒有中斷——最後他把所得來的工錢都送進了酒舖子……我想得出在母親死時的出喪埋葬；和在墓旁的祈禱的歌聲這一切情形……但是，同天的晚上，一個喝了酒的淫婦把我的酣醉了的父親帶到了她家裏……

——我在一個冬日，只這一天，我進了學校。後來，雖然我的康健和力量不能對這發生興趣，但為了要繼承我父親的事業，於是我也做了鐵匠……這兒眞是狗過的日子！

我願從這可咒詛而又虐苦的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那兒——即是一樣總之我也要離開這兒……

他中止了他的故事，他的頭低垂在他的胸前，好像他站在他所不能克服的

困難前面……當時我懷疑地思索着他或許是個騙子？……但是，不，這不像，爲的他叙述得這般懇切，他說故事的技巧他思想的簡明和清晰和那動人的清楚的音調，都使我驚奇。誰能想像得着這些在這位煩悶而又襤褸的傢伙的身上存在呢！……

喧囂的聲浪，又漸漸地從四周起來了。那些無力的腿搬進來而又搬出他那同樣無力的身子，低劣的烟草的臭味朦朧了眼睛，我懷着些惡意地望着那些生活的影片，直到我那位不可思議的鄰坐又重新從他嘴裏開始了他的故事：

——是的這個鐵匠老酒鬼……有一天夜間我在看見他悶死在他的床上的草舖上了。在他的頭上蓋着他底舊的外套……他不止的抽擊着臉上是紫青而腫脹……最後他終于找到了永久的沉靜……雖然他不是一個像樣的父親。然而，我却悲哭着他的死去，我感覺到一種誠摯的不安……他的屍尸埋去後，我却成了一個失去父母的流浪人了……

——我把他所剩留下來的東西都賣了。當然，那些東西沒有一件是好的！母親的衣箱櫃子和鏡子還有一些父親的鐵具——差不多値不了一個錢。

——我的朋友們勸我去做水手——我愚蠢的相信在旁的地方將遇到幸福。於是——我做了水手。最足以引誘我的就是——離去這無一點快樂事情値得留戀的地方的慾望。

這時我用了手遮着他的眼睛。使自己陷入于幻象中，他又講到了他航海的經歷，在五大洲的海岸上的生活。其間他咒詛上帝，又讚賞或者咒詛那遠處的城市和海港。像每個典型的水手一樣。

他自身的故事也使他自己漸漸興奮起來，於是用了粗拙的線條他畫出了他在塔斯馬尼火山火奴魯魯和日本的圖形好像再在遊歷着他每一處曾漂浪過的路徑。他熱烈的讚美着水手們的精明勇敢工作和嚴肅的生活。他很自傲地在他的面頰上指出以前給刀傷了的創痕。那每一處的創痕都有着特別的有趣味的歷史：——這塊大的是一個比利時水手弄出來的。而這兒——在那眼上——是個日本妓女做出來的——在他帶泥濘的胸前刺着一個大的青色的錨形的花樣，一個水手要是沒有這個就不能眞實地是一個「水的兒子」了……

他正在興奮地叙述他的故事的時候，忽然地中止了。他摸着那瘦削的肩頭，並且——好像是證實他的故事從這裏也開始將下降——從他舊的襯衫裏爬出來一個胖大的虱子……

——朋友這樣漂浪繼續了十年！你能想像嗎？是什麼意味？——繼續了十年——這不息的遊歷暴風雨艱苦的嚴寒的日子?!和祇但做着伴侶，我漂流了許多地方海島城市和海洋……但是，最後一切都使我惹厭。於是我帶了二袋所剩餘下來的錢，稍稍思索了一會之後——我便把我生命的小艇上的錨抛到了這該

咒詛的地方……

他的毫無顧忌的敘述，是這般的真摯，生動，悲觀和愁苦。既不是電影內的一幕，也不是感傷的羅曼史中的一章。但，它是真實的，是殘酷的人類的生活。

說是爲了「祖國」在那殘酷的刀林的戰場上他作戰了好多年。在那兒他奮力地殺戮縱火直到那受許多人讚頌的戰爭，奪去了他的人類的知覺。他又講到件殘酷的事情，當他由戰場來到家裏時，又怎樣地在因酒和嫉妒而生的一時的瘋狂中，殺死了他的破壞了信約的妻子。這些愁苦的音調的敘述似針般地刺着了我的心。

於是接着他就坐了幾年牢獄。那兒，把他生活中最後的願望奪去了。這樣地過了七年受虐待的生活之後，人才把他這病了的身體踢了出來。

——魔鬼，這一種「自由」是對於誰需要？做什麼呢⁉吃什麼呢⁉精光的身子穿什麼呢⁉——他奮怒地問我。

——我找不着工做，身子也病了！衰弱了！起先，我在這海港上搬運木材炭塊……但是——若誰曾經有一次掉落進沼池裏去——真的，撤但也常不會來救的……每個小孩老人和一些流氓都惡意地對別人說「他是殺人的」……相熟的人當然也不願和我接近了……

——然而若我拋棄了這工作……除了去討飯，做小偷，還能做什麼呢⁉……「公道」從這世界上落到那兒去了？……誰來助我呢？……伸出手嗎？……用自己的力量我已不能救我自己……唔，我是個狗……惡狗……

熱的淚水從他的眼眶裏流在桌上，滴在他那襤褸的外套上，使他的音調也降低了。但是沒一會他又鎮靜了自己，帶了像戲笑般的音調似的說：

——感傷，流氓的心情！………只要稍許想到了一點什麼，這可厭的淚水便會在眼睛上現出來了。但是因爲什麼，又爲了什麼我還顧慮到這些呢⁉……唔，即是我已經失去了船隻，用了槳我還是可以走同樣的路……遲早人們在那運河的岸邊上將會找着一羣蛆虫來生活的……再見，祝你康健！

過去一瞬間的傷感他已全都消失了，他祗深深地喝了一杯，倒滿了，喝了，又倒滿……在臉上也顯出了如先前一般的嚴肅，他沉重地思索着，他凝視在一點經過了有幾分鐘……

忽然他用拳頭擊着桌子，咒詛上帝，而奮怒地吐唾。每個喝酒的人，甚至那些已經在牆角上酣睡了的，都好奇地看着。他站了起來，咒詛這個地方和整個世界，並且發誓要重新開始他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善良」而重新做成一個人……

他即刻取了他的破帽子，感激地握着我的手——眼眶裏充滿了淚水——於是就很快的離開了酒店。

肥胖的老板中止了一下他的閑談，對着另一個更肥胖的客人用了很傲慢而煩惡的音調說：……窮鬼，壞蛋……

隔了一會，先前的酣醉的淫笑和無聊的閑談又開始響動了。人們還開了留聲機奏着黑人舞的音節伴着了在另外一間屋裏的嘔吐的「嘔」，「嘔」的聲音。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八，譯自世界語。

原文献残缺